

伯吉斯野外生存系列

THE BOY SCOUTS  
OF WOODCRAFT CAMP  
森林探险

[美] 桑顿·伯吉斯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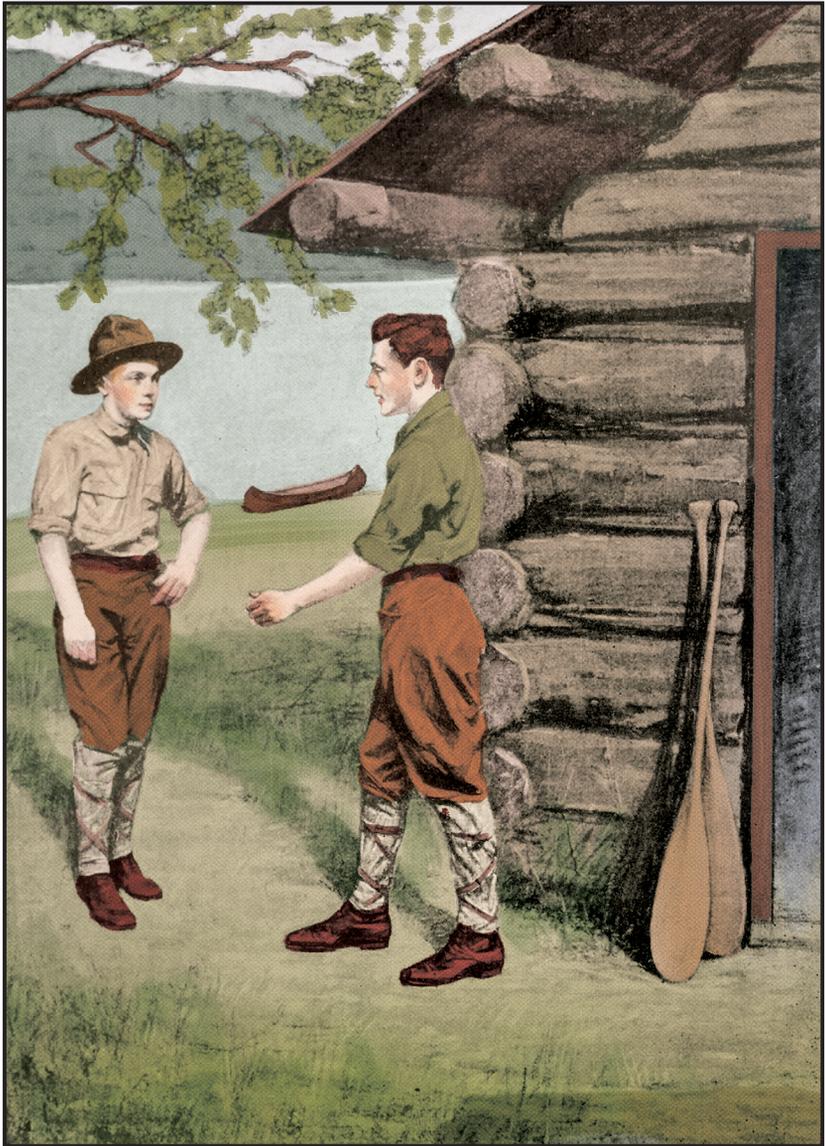
南来寒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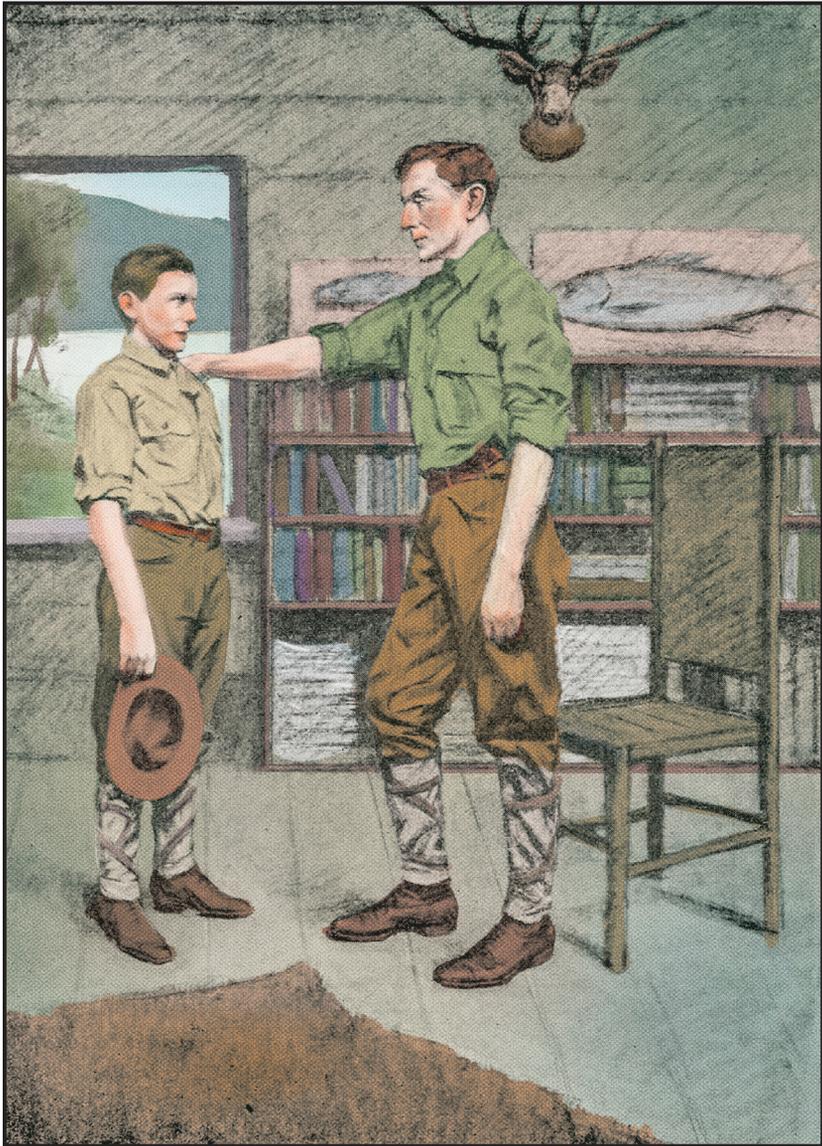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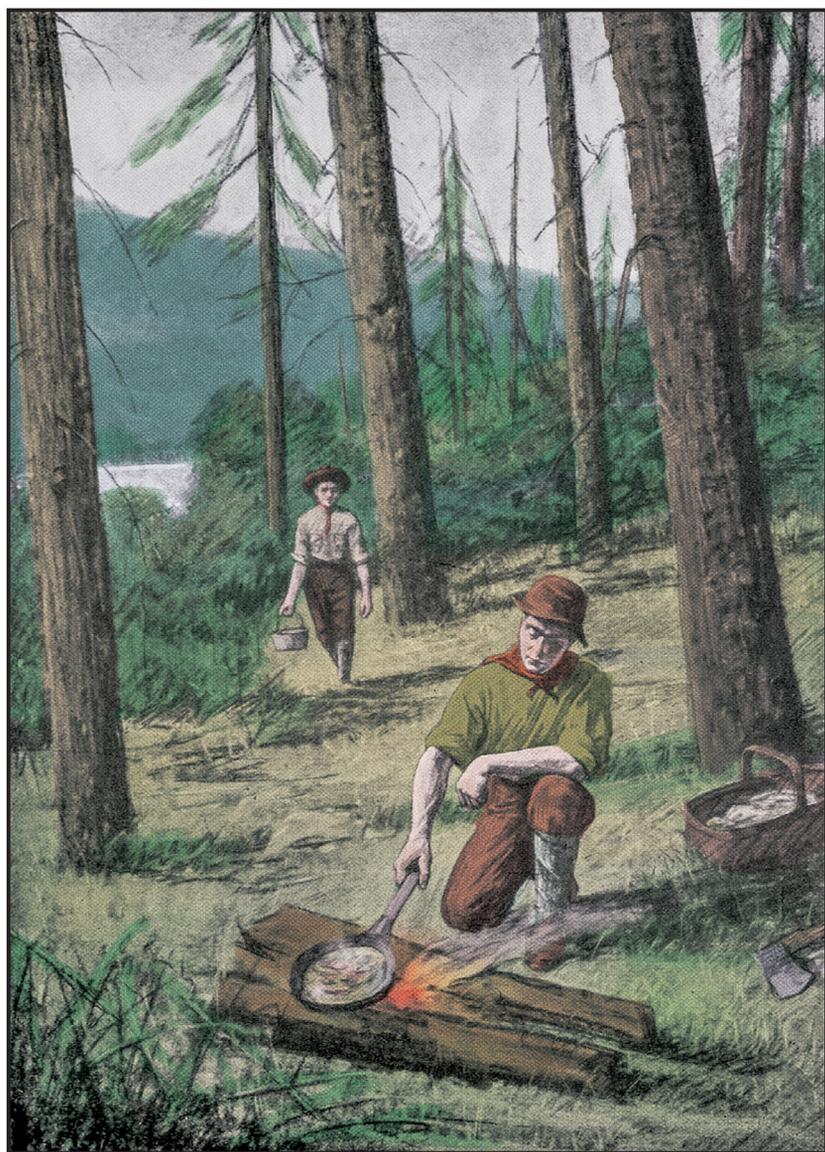
美国  
“国宝级”  
文学大师  
伯吉斯经典力作  
写给少年儿童的  
野外生存秘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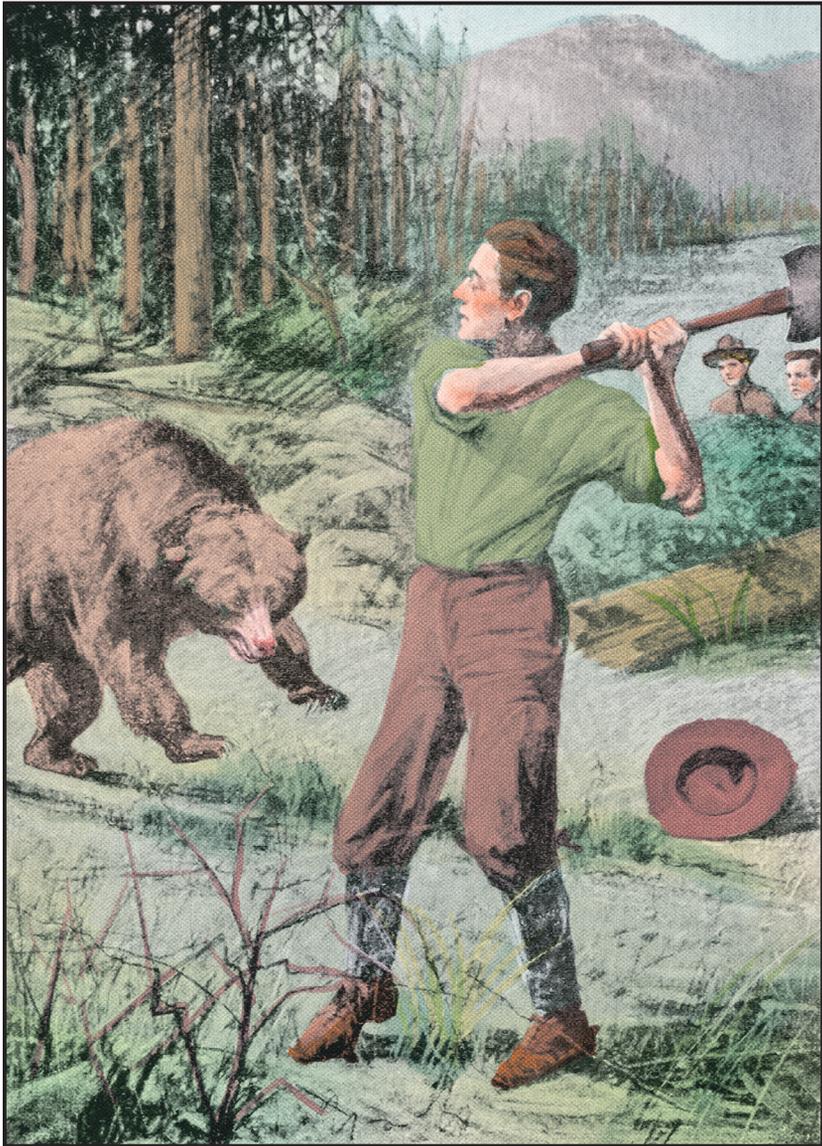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COL 中文在线









伯吉斯野外生存系列

THE BOY SCOUTS  
OF WOODCRAFT CAMP

# 森林探险

[美] 桑顿·伯吉斯 著

南来寒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拥有渊博的知识，并且有能力去运用  
这种知识，这样的人，永远不会输。



## 前 言

---

从一开始，童子军运动就吸引着我朝正确的方向跨进了一大步。它意味着让全世界男孩的青春期中能有组织有计划地度过，它致力于培养男孩子的性格，让他们进行体育锻炼，它包含了让男孩子变得更优秀更强壮所需要的基本原则，这其中能够进行冷静思考和自立精神是至关重要的。

这项运动的弱点就在于，很难找到优秀的领导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如此，这些领导人应该了解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对他们给予充分的同情，能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户外运动，而且对于户外运动和森林生活都有丰富的知识。

甚至在童子军运动开始之前的很多年，我就梦想着有这样一个森林夏令营，这种夏令营无论在设备还是环境方面都能激发那些爱冒险的热血孩子的想象，同时，它还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关于森林知识的学校”，孩子们在这里可以学到森林知识和在大自然中生活的常识，这其实也是童子军运动兴起的初衷。

在这本书以及接下来的几本书里（《孤筏漂流》《荒野迷踪》《雪地狩猎》），我的目标就是要向读者们描述孩子们在童子军规则管理下的营地生活，而我创作《森林探险》

这本书的目标却有两个：其一就是要激发读者们的热情去揭开大自然的神秘面目，去了解河流山川的秘密；其二就是要通过例子让大家知道，其实童子军誓言就是培养他们性格的一些原则。

书里面的很多事情都来自于我的亲身经历，要是读完本书之后，又有一个孩子受其影响，要去那个杉树王国去参加夏令营，去闻闻营地篝火辛辣刺鼻的气味，或者去学做烙煎饼，那我的书就算没有白写。

桑顿·伯吉斯

## 主要人物介绍



- 
- **莫利安博士**：森林夏令营的创办者，科学家、探险家。
  - **莫利安太太**：孩子们可爱可亲的莫利安妈妈。
  - **吉姆·艾弗利**（大个子吉姆）：森林夏令营教练，精通森林知识，足智多谋。
  - **路易斯·伍德哈尔**：德拉瓦队队长，身材瘦小，肌肉结实，总是静静地微笑着。
  - **沃尔特·由普顿**：德拉瓦队队员，来自纽约，正直、善良。
  - **比利·巴克斯比**：德拉瓦队队员，热心肠，大大咧咧。
  - **塔克·本森**：德拉瓦队队员，游泳明星，在水里跟鱼一样自由自在。
  - **鲍勃·西弗斯**：阿岗昆队队长，身材健美，肤色黝黑，非常幽默。
  - **哈尔·哈里森**：塞内卡队队员，百万富翁的儿子。
  - **帕特·马龙**：杜伦特营地伐木工，表面上看上去很粗鲁，内心正直。
  - **雷德·皮特**：法裔加拿大人，偷猎者。

# 目录

第一章	初来乍到	1
第二章	森林夏令营	12
第三章	第一印象	21
第四章	营地生活的开始	33
第五章	紧急集合	43
第六章	营地上空的幽灵	54
第七章	第一个教训	65
第八章	静静池	76
第九章	傍晚的枪声	91
第十章	为荣誉而战	108



第十一章	比利的夸夸其谈	124
第十二章	迷 路	135
第十三章	蜂蜜小组的遭遇	150
第十四章	最严峻的考验	164
第十五章	滑头麦克	175
第十六章	静静池的偷猎者	189
第十七章	鬼 屋	200
第十八章	值 班	211
第十九章	为团队的荣誉而拼搏	222
第二十章	回 家	234



## 第一章 初来乍到



黎明前，光线半明半暗，一个十四岁的男孩从普尔曼卧铺车上跳了下来，往一个脸色忧郁的搬运工手里塞了一个铜板，后者把他的行李递给了他。

“你确定这就是上街吗？”男孩不放心地问了一句。

“应该是吧，少爷。不过我不敢肯定。”搬运工说着，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

那孩子使劲睁大眼睛打量着四周，想找一个列车员或者司闸员问一下，可是周围的一切都灰蒙蒙的，他看不了多远，甚至连后一节车厢都只能看清楚一半，这时，车头开始隆隆作响，提醒他得马上拿主意了：要么留在这里，要么立刻上车，而且要快。

这一晚的旅行对他来说是件意义非凡的大事，整整一夜，他只迷糊了一小会儿，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乘卧铺车旅行，非常新鲜，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真的动身去北方的森林了，他感到非常兴奋，那可是他做梦都想去的地方呀。所以，男孩的作息时间和列车运行的时间保持一致，就一点都不奇怪了：在火车飞速奔驰的时候打个盹，可是车一到站，立刻就醒了过来。据他估计，这时应该是到了上街，之前，他曾严格嘱咐车上的服务员在他到达目的地之前的二十分钟叫醒他，不巧的是，这个服务员还得为别人服务，其他乘客叫他去找司闸员询问具体到了什么地方，回来时只赶得上替他帮行李拿下来。

火车猛地一抖，准备出发了，那个男孩又看了一下手表，下定了决心：要是火车准点的话，这肯定就是上街没错，他应该就从这儿转车去目的地，于是他决定就待在这里，不上车了。

列车缓缓前行，黑漆漆的卧铺车也过去了，不一会儿，这孩子就发现自己只能看见车后面闪烁的灯光了，很快，连灯光也消失在了沉沉的浓雾里。男孩有些发抖，他第一次意识到，身处在这个海拔高度，在黎明前的这个时候一定会很冷，而且，不能不承认，他还觉得有些孤单。他望向一侧，隐隐看到浓密的绿色植物形成了一堵厚厚的墙，而另一侧则是空空的火车轨道。前面的黑暗中，火车发出一声长鸣，在空荡荡的群山之中不断回响。这孩子不由自主地又抖了一下，



不过很快，他就嘲笑起自己的懦弱来，接着便义无反顾地把行李往肩上一背，然后又拿起了自己的鱼竿。

“这儿肯定有候车室什么的，我一定能找到。”他大声说，“那个笨蛋服务员，真不知道我为什么还要给他小费！爸爸一定会说我糟蹋钱，我确实有点大手大脚，唉，算了。哦！好冷啊！谁说现在是七月的？”

他大步向前走去，很快就到了出口的尽头，从朦胧的光线里可以看出，右边有栋房子，那应该就是候车室了，他很快走了进去。候车室里空荡荡的，中间有个很大的火炉正闪着亮光，叫人看了觉得心里暖暖的。

一端的长椅上坐着两个人，穿着都不讲究，男孩一进来，他们就不住地上下打量他。其中一个男人正值壮年，宽肩膀，身材高大，像所有专业的营地教练那样瘦削——他们的职业原则之一就是，只要是在林地里派不上用场的东西，一样也不能带，所以身上一点多余的肥肉也没有。他身着一件灰色法兰绒上衣，脖子处的扣子敞开着，露出了喉结，就连那里也晒成了古铜色。

那男人有一双灵敏的蓝眼睛，这眼睛在善意地眨巴着，男孩匆匆一瞥，就把他看透了。他本能地觉得这个人就是他的头脑里经常想象的那种人，精通森林知识，经常和危险打交道，头脑清晰，足智多谋——正是那种典型的猎鹿人，他们的枪声会经常在附近的森林里响起。

他旁边的那个人则身材矮胖，黑头发，眉毛粗短。他的

黝黑肤色表明他有印第安血统，身着那种法裔加拿大伐木工经常穿的短外套，在他旁边，一把双刃斧头斜靠在长椅上，他那双犀利的黑眼睛好像直接看到了这孩子的心里。他的眼神并不友善，相反倒像是充满了仇恨和邪恶，以及无言的威胁。他上下打量着这孩子崭新的卡其色上衣和一尘不染的钓竿，嘴里不屑地嘟囔着，往火炉旁边的盒子里吐了一大口烟末儿。孩子的脸红了，他向旁边那个眼神友好明亮的人扭过脸去。

“请问，这里是上街吗？”他问道。

“是呀，没错。”那男人说道，“我们肯定是坐同一趟火车来的吧，不过我们的车厢在前面。你是不是也要去森林夏令营？我也是的。来，我们握一下手吧！我叫吉姆·艾弗利，大家都叫我大个子吉姆。今年夏天我要在莫利安博士那里当教练，要教像你这样的小家伙们一点关于森林的常识。你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的？”

“我叫沃尔特·由普顿，我家在纽约。”那孩子回答道。

“那你还从没来过这么大的森林吧？”高个子教练一边问，一边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还没有。”沃尔特答道，他很快又加了一句，“不过我读了很多关于森林的书，别看我是个城市的孩子，我相信自己能在森林里找到路。我以前经常划独木舟，那些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惯我也都知道，我还会生火，还会……”

“孩子，快别说了！”大个子吉姆打断了他的话，“你应



该把那些都忘掉才是，把所有从书上看到的東西都通通忘掉。有关森林的经验可不是从书里学来的，你永远也不可能从书里学来。嗯，咱们俩应该能相处得不错。等秋天回家的时候，你就能把你爸爸带到大树林里，给他讲很多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了，但是这些东西呢，北方森林里的兔子在出生的第二天就都知道了。所以呀，你还是赶快把书里看来的东西都忘掉，只要跟着我就行了，我们俩肯定能合得来，我要教给你很多狩猎的知识，你爸爸肯定会为你骄傲的。不过现在让我们先看看外面的天气怎么样吧。”

沃尔特跟着这个大高个来到了外面的平台，他两颊滚烫，因为自己那些书居然被贬得一文不值，那可是他视为珍宝的书，其中有本《森林知识百科丛书》就在他行李的最上面，一伸手就能拿得到。沃尔特对这个高个子教练有种本能的尊重，因为很显然，那些山峰啊、湖泊啊、森林啊对这个人来说就像是翻旧了的书一样熟悉，他也很高兴能给教练留下一个好印象，尽管如此，沃尔特还是不愿意这么快就把自己以前所尊崇的书籍给彻底放弃，在亲眼看到自己的理论失败之前，他打算坚守自己的观点。

“你读过书吗？艾佛利先生？”他恭恭敬敬地问道。

“我？读书？”大个子吉姆大笑起来，“读那些书有什么用呀，孩子？我在森林里见过那些写书的人，见到他们我就什么书也不想看了。哦，天哪！”吉姆放声大笑。

沃尔特也附和着笑了两声，不过他在心里暗暗发誓，一

一定要让吉姆知道，那些被他小瞧的书里也有一些有用的东西。为了改变话题，他询问起了火炉旁边那个眉毛短粗、旁边还放了一把斧头的家伙。

“他？那是雷德·皮特，他是个法裔加拿大人，还带点印第安血统，那可算是这一带山区最卑鄙的家伙了。”大个子吉姆说道。

这时，晨雾在渐渐散去，他们可以看得见大团大团的雾气朝着对面的山峰飘过去，太阳也逐渐露出了笑脸，沃尔特可以看清周围的东西了。他好奇地打量着四周新鲜的景色，不过对他的同伴来说，这一切肯定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这种时刻我们肯定都经历过，因为那种感觉会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让人很难忘记。沃尔特兴奋得浑身战栗，他紧握双手，指甲都快掐到肉里去了。自从会读《猎鹿者》《探路者》之类的丛林和草原探险故事以来，他就常常沉浸在想象中的美妙世界里，在那儿，他可以穿越广袤的荒野，在河流上自由自在地漂游，爬上冰雪覆盖的高山。现在，他终于来到了这茫茫森林，这么多年的美梦终于成真了。

确实，这幅景象会让任何一个热血少年都为之感到激动。轻柔的微风在开阔的湖面上吹拂，它的力量越来越大，渐渐掀起了汹涌的波涛。太阳从东方的群峰顶上露出了头，雾气迅速四散，一大团一大团地相互追逐、合在一起，接着又分开，很快飘进了群山之中，眨眼间就变成了薄薄的、透明的轻烟。而在那些深山之中，太阳光线照不到的地方还是云雾缭绕，宛如

## 森林探险



仙境。沃尔特面对如此美景，深深吸了一口气。

“哦！”他忍不住叫了起来，接着又是一声“哦！”

大个子吉姆好奇地看着他，蓝色的眼睛里闪烁着对这孩子的喜爱之情。

“还没见过山里的日出吧，孩子？”他问道，“什么时候带你到巴尔迪山上看看日出，那里有四十个湖泊呢，一眨眼的工夫，齐刷刷地从漆黑一片变成闪闪发亮，那才壮观呢！”

阳光越来越强烈，周围的一切也越来越清晰，现在可以看到四周那些脏乱不堪的东西了。这些都是人类文明的污点，人类把生意做到了森林里，随之而来的就是这些副产品。铁路两旁横七竖八散布着十来间木头盖成的房子和几栋样子极为难看的建筑，这些建筑大部分都没有刷漆，不过有一间却是鲜艳的火红颜色，还有一间是蓝色，但已经很破旧了。不远处，一条窄窄的河被木头拦住，河上锯木厂铁架子高高伫立在粗糙的屋顶上，屋顶下存放着机器和锯子。在他们右面，湖水和小河交界的地方，一大堆木材乱七八糟地横在那里。空气中充满了潮湿的锯末的气味，一条铺满了锯末的小路延伸到这些散乱的房子前面，路旁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木板、树皮或者锯末。

但是对于沃尔特来说，这样的景象却很新奇，与这些用苔藓和泥巴糊成的房子相比，他家乡的高楼大厦差远了。他偷偷掐了一下自己，确定自己没有做梦，这一切都是真的。这时，一辆脏兮兮的马车来到眼前。

“这就是我们要坐的车，孩子。”他的同伴说道，“最好先把你的行李放上去，这车要再等半个小时才能开呢，它在上街就得待二十分钟。我得到那边的商店去看看汤姆·穆里根，等一会儿再上车跟你会合。”

听他这么一说，沃尔特立刻将他的行李装上车，放在他朋友的包裹旁边，他则在街上随便转转，打发时间。许多人家的烟囱都在往外冒烟，并且散发出烤香肠或者烤猪肉的气味，这说明他们都开始准备早餐了。偶尔，他还看到几个女人，一个个脸色疲惫，穿着褪了色的印花棉布长裙，其中有一个就站在家门口，光着脚，一个脸上脏乎乎的小孩从她的花裙子下面探出头来，好奇地盯着沃尔特看。沃尔特发现这里的男人大都邋里邋遢的，但是看样子脾气很好。他们穿着法兰绒的上衣，裤腿都扎在带花边的钉靴里，看见这个脸色兴奋的男孩，有几个还友好地点点头，说了一句“早上好”。

回来的路上，当他走近一个比较偏远的木屋时，听到里面传来愤怒的争吵声。拐过一个角落，他刚好看见一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男孩，正在殴打一个哭泣着的驼背，那男孩子很高，比沃尔特几乎高出一头。不过，沃尔特还是勇敢地冲过去，站到了这个小流氓的面前，他的眼睛里满是怒火，双手握紧了拳头。

“你这个孬种！”他大叫着，“你这个胆小鬼！你居然打一个比你个子小的小孩，而且他还是个残废！”

刚开始，那个男孩被这突如其来的指责弄得不知所措，



他愣愣地看了一会儿，很快就脸色一黑，恶狠狠地向前走了一步。

“快滚开！关你屁事啊，你这个城市佬！”他狠狠地叫着。

“你欺负这样一个小孩子，我就是来管。”沃尔特毫不退让，他往那两个人中间站了站。

“你想打架吗？”欺负人的男孩傲慢地说。

“我不想打架，”沃尔特说，“不过我希望你不要再打这个孩子了。”

“呵呵，你希望，是不是？”那个男孩冷笑一声，猛冲过来，对着沃尔特的脸就是一拳，一场恶斗就这么开始了。

那个打人的小流氓向来都只有他欺负别人的份儿，这一次可算叫他吃了一惊。他本来对对手很不屑，以为轻而易举就能把他打败，可叫他失望的是，他的鼻子被对方一拳打个正着。他一时惊呆了，不过很快，疼痛和愤怒涌来，他又开始了新一轮进攻。

从外表上看，战斗的双方力量相差悬殊，那个在森林里长大的孩子不仅个子高得多，体格也很健壮，长期的户外劳动锻炼出了结实的肌肉，而且艰苦的生活也让他养成了坚强的性格。相比而言，那个城市孩子的个子要小得多，一看就不占优势，不过那身卡其色外套裹着的小身板体格匀称，肌肉发达，这都是在健身房里锻炼的结果。不仅如此，沃尔特的爸爸一直认为，一个男孩子首先要学会自我保护，所以沃尔特从小就学习了拳击和摔跤。

和平常一样，沃尔特轻轻地移动步子，他左手飞快出击，接着右手“呼”地一下，对手的左眼下面就起了一个很大的包。那男孩后退了几步，不过很快又卷土重来，只是这一次就谨慎多了，他甚至对这个打架高手产生了几分敬意。同时他更加小心地避让着，不让自己再挨打。这对他来说可是一次全新的经历，结果完全是个未知数。

他们就这样小心翼翼地转着圈，两人都在寻找合适的出手机会。突然，沃尔特一不小心踩到了湿锯末上，滑了一下，他的对手趁机狠狠地一拳击来，但是沃尔特紧紧抓住了他右边的胳膊肘，然后两个人就扭打在了一起。这下正中那个小恶霸的下怀，他现在只要把自己的对手摔倒就好了——只要对手一倒下，这场战斗就算结束了，他的观念就是这样的。

不过这回又叫他失望了。“科学摔跤”这个词他压根儿就没听说过，但是远在纽约，沃尔特可是获得过两次摔跤冠军的。他们两个抱在一起，左扭右扭，沃尔特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他使劲猛地一扭，那个欺负人的坏家伙就被翻了过来，摔倒在地。

这时，一只大手轻轻地扶住沃尔特的肩头，大个子吉姆的声音响了起来：“孩子，我本来不愿意打扰你的晨起锻炼，可是我们在上街还有事呢，还有两分钟车就要开了。”

沃尔特赶紧跳了起来，他向被自己打败的家伙伸出了手。“能握个手吗？”他问道。

人们看热闹正看得兴高采烈，叫他们惊讶的是，那个让

全村人都害怕的坏家伙站了起来，他的神情有些不自然，不过他还是很有气概地握了握那只伸出来的手。看来，在他的内心深处，并没有坏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你打得我心服口服，”他嘟囔着说，“希望有一天你能教我几招。”

“有机会我就教你，你应该参加童子军才对。”沃尔特一边大叫着，一边和大个子吉姆跑去坐车。

### 知识加油站



#### 如何看雾识天气

看雾识天气需要从时间、浓度、季节这几方面与前几天的天气进行比较分析。凡是大气中因悬浮的水汽凝结，能见度低于一千米时，气象学称这种天气现象为雾。雾的种类有辐射雾、平流雾、混合雾、蒸发雾、烟雾等。

“久晴大雾雨，久雨大雾晴。”也就是说如果前几天的天气晴朗，出现了大雾，就预示着将会是阴天或下雨天。这种雾是由于地上的暖湿空气侵袭，这种雾叫平流雾。如果前几天是阴雨，而出现了大雾，就预示着天气即将晴朗。这种雾是因为夜间空中云层裂开，促使地面降温强而形成的雾叫作辐射雾。

## 第二章 森林夏令营



吹走了上街雾气的微风，现在完全停了，马车把沃尔特带到上湖的时候，平静的湖面上见不到一丝波纹。沃尔特觉得，整个湖面就像一面巨大的魔镜，静静地躺在那里，岸上茂密的丛林倒映其中，水下的树木和水上的树木一样真实，你看不出一丝区别，真像神奇的复制品。在湖的四周，群峰连绵，从山脚到山顶，树木的颜色深浅不一，错落有致。高高的山坡上，高大的云杉生长得郁郁葱葱，苍翠的颜色映衬着桦树和枫树的浅绿和暗黄，向大自然展示了它们旺盛的生命力。二十年前，这片广袤的土地曾被砍伐得见不到一丝绿意，现在又恢复了勃勃生机。附近一座山的山顶却光秃秃的，岩石暴露在地面，上面还有烧焦了的树桩，这些都在无



语地诉说着一场山火带来的灾难。

在一天中的那个时刻，由于光影的角度而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光学效果，水中漂浮的物体都显得比实际大上好几倍。他们一下车，就被一艘汽艇的“突突”声给吸引住了，那艘汽艇离他们大概有三千米，但是现在看去，距离连一千五百米都不到。

大个子吉姆把手罩在眼睛上面，一眨不眨地盯着汽艇看了半天，突然叫道：“那一定是‘森林女孩号’，它肯定是来接我们的。孩子，你在这里好好待着，我去旅馆弄点吃的来，我们到达营地之前肯定会饿的。”

沃尔特在桥墩上坐了下来，欣赏起周围的美景来。在他旁边，有一只小邮船正冒着黑烟，船员们忙着往船上装运包裹以及沿岸各个营地和旅馆所需要的供应品，五六个乘客也已经上了船，两个强壮的向导各拉一个阿尔岗金族印第安划艇，一个渔夫悠闲地坐在船尾处，开始了垂钓之旅。船上的这些繁忙与喧嚣，正好与平静的湖面和宁静的群山相映成趣，有一种奇特的和谐。

大个子吉姆很快带了些三明治回来，他们一边等着汽艇到达，一边就把三明治给解决了。汽艇已经走得很近了，船头上的蓝色旗子随风飘扬，沃尔特能够清楚地看到上面的几个大字“森林夏令营”。不久，船上就响起了一个愉快的叫声：“啊，那是吉姆！”接着，就听到了扩音器里传来的声音。

“啊，是你呀，鲍勃！”大个子吉姆也高声喊道，并起

劲地摇着他的帽子。

汽艇很快就到了，并轻巧地停在了岸边。两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从船上跳了下来，他们都穿着卡其色的裤子，法兰绒的上衣，还带了软帽檐的帽子。这两个人直接冲到沃尔特的同伴身边，照着他身上就是几拳，热烈地握手后，他们也各自挨了几拳。

闹哄哄的见面仪式完成之后，被吉姆叫作鲍勃的那个人向沃尔特扭过脸来，并伸出了手。“你应该就是由普顿，对吧？”他愉快地微笑着说，“我是鲍勃·西弗斯，这个是路易斯·伍德哈尔，他是森林夏令营最好的小伙子了。莫利安博士让我们来这里接你，不过看来你已经有一个很不错的旅伴了。博士有点担心，他怕你在上街错过转车了，要是早知道你有这么一个熟门熟路的旅伴，根本就用不着担心了。吉姆，你真像根风干了的木材，看着让人舒服。你先把这孩子和他的行李带上船吧，我还要去取信，顺便干点杂事，然后再走。整个营地的人都在盼着你呢，大家都很需要你，不过他们都以为你明天才能回来。爱德·穆里根要到大鹿地去培训，今年不会在这里了，不过他弟弟汤姆接替了他，我想汤姆也很不错。”

鲍勃的差事很快就干完了，所有的供给品、行李、信件也都装上了船，船头倒转，鲍勃开船，路易斯操纵着引擎，沃尔特站在船首，就像鲍勃所说的那样，在“欣赏湖上的美景”。如果说让他站在那个位置就是为了让它欣赏湖景，无疑，这个决定非常正确。

## 森林探险



小船飞快地向前驶去，湖上的美景不断呈现在沃尔特眼前，令他目不暇接。这里的湖面不足一千米宽，可是突然之间闪现的几处湖湾，让两岸之间的距离足足变成了刚才的两倍。他真想去那些洞穴和湖湾好好看看！路上，他们经过了两家外表很华丽的夏日旅馆，只是看上去生意寥寥，也许是夏天还未真正到来的缘故吧。在水浅的地方，或者是半隐蔽的洞穴里，沃尔特瞥见了几处夏季营地，这些营地大多是用木头建成的，但是外表仍然不够朴素，这孩子的嘴角不屑地翘了起来，觉得这违背了简单生活的原则。渐渐地，营地越来越稀少了，偶尔才能见到一两个帐篷，紧靠在森林边缘，这是人类进入这片荒野的痕迹，沃尔特现在才觉得他是真正来到了野外。

从同伴们友好的玩笑和聊天中，沃尔特得知，自从森林夏令营这个著名的营地开设以来，大个子吉姆一直都是这里的首席教练，而这两个小伙子都是他最早的学生。沃尔特认真地倾听着他们讨论的种种话题：钓鱼、鱼饵、驯鹿、猎枪和狩猎，唯恐错过一个字。偶尔，当船经过一个岛屿或者绕过一个暗礁时，他们总有人想起一段轶事，比如有谁曾在那里捉到过硕大的鲈鱼或者鲑鱼。

这两个年轻人中，鲍勃更健谈一些，他肤色黝黑，黑眼睛闪闪发亮，总是带着愉快的笑意，惹人喜爱。不过尽管他非常幽默，性子很好，却总也掩不住脸上坚决的表情，这表示他性格非常坚定，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他肩膀很宽，

体形优美，可谓是优秀美国年轻人的典型。

他的朋友则身材瘦小，但肌肉结实，头发颜色很浅，脸颊瘦长，表情严肃，让人感觉他身上有种巨大的力量，只是不轻易爆发。他很少参与大伙儿的谈话，在鲍勃和教练开玩笑时，他只是静静地微笑着，显得非常可爱。这种稍微内向的性格很是吸引沃尔特，他本能地觉得这个人值得深交。

汽艇在湖面上开了大概有二十千米的样子，突然，鲍勃指了指东岸上一个突出的桥墩——一棵巨大的松树的左边，一面旗子在微风中飘来飘去。风儿乍起，将湖水吹得泛起了涟漪。

“沃尔特，看见了吗？那就是森林夏令营！”他叫了起来，“真希望你……”

但是沃尔特没法儿知道他到底希望些什么，因为他的话被打断了。只听一阵“欢迎城市来的新手”的叫声，只见一艘由两人驾驶的独木舟从汽艇经过的小岛上冲了过来，那两个驾驶员和沃尔特差不多年纪，都穿着运动短裤和毛线衫，他们发疯似的拼命划船，想要截住汽艇。突然，船头的那个男孩看见了教练吉姆，他一下子停住了手里的动作，脸上满是惊喜，大叫了一声“嗨，吉姆，是你呀！”就更加拼命地划了起来。

鲍勃把方向盘往旁边一打，笑着说道：“不行，你不能这样，比利！这船上有萨姆叔叔的信，而且我们也不能停下来装你们的东西。”

“啊，路易斯，你慢一点行吗？”比利央求道。

路易斯好脾气地笑笑，但是汽艇还是照样高速往前行



驶，根本没有慢下来的意思。

“哈哈，”鲍勃笑了起来，“比利，印第安人的脸都让你给丢光了，我真为你感到羞愧！你的划船技术太差了，就这还想得第一名呢？拜拜了！”

就在这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那两个孩子使劲挥动手里的船桨，拼命向前划，可是眨眼间，独木舟就来了个底朝天，一个孩子脸色煞白，满脸惊恐，紧紧抱住船头，另一个则满不在乎地笑着，在船尾游了起来。

独木舟翻倒的一刹那，鲍勃就猛打方向盘，汽艇划过一道短短的弧线，掉头朝独木舟驶去。沃尔特的心都悬到了嗓子眼儿，可是其他人却都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路易斯停住汽艇，教练过去把独木舟扶好，把它翻了过来，而路易斯和鲍勃则一起把两个落水的捣蛋鬼拖到了船上。

“你这个倒霉鬼！”鲍勃咬牙吼了一句，使劲抓住比利的衣领，“我要把你按到水里，让你好好喝两口，直到你求饶。你肯定是故意把船弄翻的。”

比利咧嘴笑笑。“难道你以为我会让你们把大个子吉姆送上岸，而我自己又不现身？”他说道。

“没关系，比利。不过这件事一定得上报的。”路易斯插了一句。

“哦，求你了，路易斯，千万别上报！”那个捣蛋鬼一下子就软了。

“很抱歉，孩子，我们爱你，可是我们必须得上报，就

是因为爱你所以才必须上报。你这个糊涂的小笨蛋，难道你不知道吗？不管自己怎么冒险，都不能让别人也跟着冒险！你这样叫艾伦突然掉到水里，你怎么知道艾伦能不能照顾好自己呢？他才来我们营地三天时间，你知道他的水性怎样吗？这样不行，孩子，我们也不愿打你的小报告，可是我们有义务这么做，所以你还是准备好接受处罚吧。”

汽艇把独木舟拖在后面，重新出发了。沃尔特和惹祸的比利以及那个无辜的受害者哈利·艾伦相互认识了一下，艾伦和沃尔特一样，也是新来的，当然也算是一个新手了。

好几个孩子聚集在桥墩上，都在等着看汽艇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人，沃尔特觉得自己一下子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不过比起晚上将要发生的事情和早上打的那一架，这种关注就不算什么了。现在才九点钟，大部分的孩子还都在忙着值班或进行其他活动。

停放汽艇时，比利放低了声音飞快地说了一句：“莫利安博士过来了，他是不是很棒？”

沃尔特满怀敬意地抬起头，看着这位鼎鼎大名的人物——他是个科学家、探险家，写过很多书，也做过很多演讲，曾被国内外的科学机构和组织授予过很多荣誉。他创办了这所世界上最独特的学校，而这个学校的宗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让小男孩长成真正的男子汉”。

莫利安博士经过多年对于男孩子生活的观察和研究，建立了眼下这个营地；另一方面，全国这么多的孩子每年暑假都

## 森林探险



有三个月的时间无所事事，整天东游西逛不干正事，所以他们也需要这样一个地方。实质上，这是一所假期学校，但是形式和夏令营一样，所以，除了一些年龄大些的孩子，很多学生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其主要目的是要培养男孩子们的男子汉气概、自立精神，学习生理和心理健康知识，培养性格，减少对物质的依赖，热爱大自然。课程包括各种体育运动，主要有游泳、划船、垂钓、射击等，还有林业、土木工程的基本知识以及森林知识的各个分支，比如如何搭帐篷、如何建造一个坡屋，甚至如何做饭，总之就是要教会他们如何在荒无人烟的地方生存。另外，植物学、鸟类学以及生理学的基本知识也是必学的内容，如果在森林里受了伤，了解这些会有很大的帮助。当然他们所学的内容还有很多，只不过男孩们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接受系统的正规教育，还稀里糊涂地以为来这里只是玩乐呢。夏初刚来的时候，很多孩子都很腼腆，很胆小且发育不良，但经过几个月的学习，他们个个都被晒得黝黑，性格爽朗了很多，身体健壮了，更有自信了，各方面的技能都很娴熟，受到了伙伴们的肯定。不仅如此，他们都会在内心深处暗自崇拜着同一个偶像，他们希望自己能成为这个人——正迈着轻快的步伐朝着沃尔特走来的这个人。

他大概五十岁上下的年纪，中等个子，身材消瘦而结实，一看就是精力充沛的样子。他的胡子刮得很干净，太阳穴处的头发有些花白，方方的下巴显得很坚定，嘴巴很大，鼻梁高挺，一双眼睛好像能看透一切，但同时又好像随时都

带着笑意。这张脸远远看算不上好看，但显得很有力量，值得人爱，让人一见难忘。

大家见到大个子吉姆都很高兴，教练很快走上前去跟博士打招呼，两个人都对对方非常尊重和爱戴，这种感情是发自内心的，并非由于社交需要而虚与委蛇。

与教练见过面后，博士又朝沃尔特伸出了手。“沃尔特·由普顿，”他带着和蔼的笑容亲切地说，“欢迎你成为我们森林夏令营的一员。巴克斯比，”他扭头对比利说道，“你带沃尔特到一号小屋，告诉他行李放在哪里，在哪里洗漱。咦，不过，比利，你浑身都湿透了，独木舟也是，怎么啦？发生什么事了吗？”然后，不等比利回答他又说道，“今天晚上你可能要在营地值班，比利，千万不要粗心大意或者满不在乎，否则是要受到惩罚的。沃尔特，你一个小时后到我的办公室报到，比利会带你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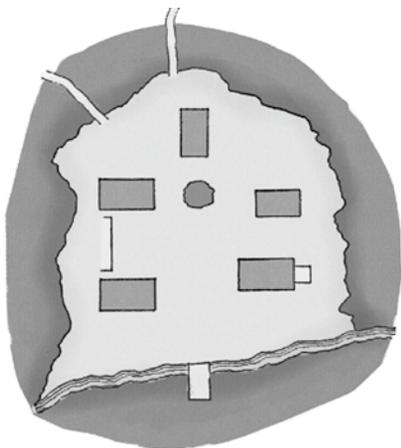
“我还一个字都没说呢，真是的，什么都瞒不过博士的眼睛。”这时路易斯悄悄对他说道，尴尬不已的比利弯腰拿起行李。

比利一声不吭地做了个鬼脸，他一点也不生气，只是背起沃尔特的背包径直朝一个小木屋走去。

### 第三章 第一印象



**森**林夏令营所在的地方本来是那一带最大的伐木队驻扎的营地，那个位置的选择很有讲究，哪怕是拿来给战场上的将军充当驻扎地，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地方相当宽敞，高度也很合适，排水没有问题。一泓清泉保证了充足的水源供应。一条由硬木铺成的大道直通东方，像是小诺布地区的一条木头腰带；还有另一条路和这条路相连，向西北方向一直通到西维尔山；第三条路蜿蜒曲折通向北方，使得斯科拉各山东南一带的林木都处于伐木队的掌握之中。这样，统帅只需要置身营帐之中，就可以指挥这三支队伍，只有临湖的一面才与外界隔离开来，不仅如此，它离湖的出口只有不足一公里，用木筏向河里运送木头也就容易多了。



森林夏令营示意图

由于营地的规模较大，而且有些年头了，自然会有一些漂亮的建筑。事实上，这里的三个木屋，还有马厩、储藏室以及铁匠铺都展示了木工们高超的技艺。另外，还有一个长长的桥墩伸进湖里，营地周围的灌木也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使整个营地显得非常宽敞明亮。

伐木队工作结束撤离之后，这个营地曾有一段时间非常荒凉，只有猎人或者渔夫偶尔路过，当莫利安博士偶然在这里露营时，这儿还到处都缠满了覆盆子藤，几个木屋也都破旧不堪，几近倒塌。但是博士一眼就认定，这里将会是他实现梦想的地方。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购买了这方圆三千多亩的土地，修缮了房屋，周围的灌木也都被清理了，另外还把桥墩也修理了一下，做了这些修缮工作之后，条件就足以开办他理想中



的那个学校了。莫利安博士认为，这个地方的外表和格局还是少做改变为好，尽量保持其原有的风貌，这也正是野外营地的魅力所在，男孩子们一眼看到，就会被它深深吸引。

沃尔特紧跟在比利后面，被带到了一号木屋，屋里的摆设几乎和外面一样粗糙，但同时，他也体会到了那种森林木屋所特有的难以用语言表达的舒适感和安全感。为了更好地通风，他们把阁楼和屋子分开的那个低矮的屋顶已经去掉了。屋子的两边，放满了双层床，每张床上都铺了干草、床单、灰色的毯子、薄薄的枕头，散发着浓郁的杉木香味，每张床铺都标上了号码，贴在床头。屋子后面有个巨大的火炉，能一次放进去约两米的木头，在另一边有一组柜子，每个抽屉上都标着号码，和床铺上的号码相对应。

比利把沃尔特的行李往最近的一个床铺上一扔，让他拿出自己的肥皂、毛巾、牙刷和梳子，沃尔特照做了。然后，沃尔特拿着东西，温顺地跟在比利后面，来到了后面一个狭长低矮的浴室，这个浴室位于他刚离开的那个屋子和另一个同样大小的屋子中间。后来他才发现，另外这个屋子里面的陈设和前面的那个一模一样。

浴室里，一个宽宽的架子贯穿其中，架子上放着三桶水，桶上面各有一个勺子，而架子下面则挂着一长排的洗手盆，毛巾和折叠小镜子都用白铁钉挂在墙上，这些就是那些男孩子的全部用具了。这确实挺原始的，非常原始，但这正是莫利安博士的意思，沃尔特也不得不承认，这正好符合学

校的宗旨和理念。

沃尔特在洗漱的时候，比利就在旁边问东问西，等他洗完，沃尔特就觉得自己在他面前简直一点秘密也没有了，那个喋喋不休的比利已经了解了 he 全部的历史。于是，他也试着问了比利几个问题。

“这是你第一年在 这里吗？”他问道。

“我？还第一年？切！我看上去像个新手吗？”比利颇有些义愤。“你真是没见过世面，还从来没离开过百老汇呢，是吧？先生，我在这里已经有三年了，你要是想学点森林知识，只要跟着我一阵子就行了。”

“要是你所说的森林知识就是指在营地值班，”一个声音突然从他们后面响了起来，“那沃尔特还是免了吧。”

两个孩子同时回过头去，原来是路易斯·伍德哈尔，他踩着护林员那样悄无声息的步子走了进来，那两个人根本没有注意到。

“木头堆周围有很多碎木片，比利，厨房正需要呢。我们得快点，走吧。”他继续说道。

“可是博士说要我照顾沃尔特呀。”比利反抗道。

“我看沃尔特完全能照顾他自己。”路易斯不冷不热地说，“劈柴火这活儿需要一个身体强壮并且对森林生活非常了解的人，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他要知道怎么去挥动斧头。”比利做了一个鬼脸，乖乖地向装木片的篮子走过去了。

路易斯不由得笑了。“比利是我们营地里最热心肠的一



个孩子了，可他做事老是马马虎虎的，而且他也确实不怎么喜欢干活，你可得小心别让他把你带坏了，沃尔特。噢，对了，大个子吉姆告诉我你已经开始征服这个蛮荒之地了，而且打败了当地的一个坏小子。你的功夫都是从哪儿学来的？”

“我差不多刚会走路，我爸爸就开始教我怎么保护自己，后来我又在体育馆学会了拳击。不过今天早上的事根本算不得什么，要是他知道我会拳击，就不会那么大意，我也赢不了那么轻松了。”沃尔特非常谦虚地说。

“哦，孩子，”这个年龄大不了多少的男孩诚恳地说，“成功和失败的区别就在于你掌握知识的多少，你得知道怎么去做，什么时候做以及为什么那么做，知识就是力量，它比空有一身蛮力要强多了。你知道怎么去充分利用你的肌肉，所以你就赢了，其实在生活中，这也是所有问题的答案。拥有渊博的知识，并且有能力去运用这种知识，这样的人，永远都不会输。比如说这个大森林——一个从城市来的新手，只有一杆枪和一条毛毯，你觉得他能在这里过上多久？要是大个子吉姆的话，以他对森林和野外生存知识的了解，他会在三天之内找到住的地方，并且还会生活得非常自在。好了，现在你要是准备好了，我这就带你到办公室去。还有，我要跟莫利安博士说一声，让你分到我那一组，我喜欢你这种类型。”

所谓办公室，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木屋，只不过离其他的木屋稍微远些，它原本是伐木队队长的办公场所。办公室用麻袋帘子隔成了两间，前面的屋子里有一张书桌，一张

很朴素的饭桌，三把质朴的椅子，几个书柜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二的墙面。一个有十个角叉的公鹿头标本在火炉上俯瞰着下方。书上面放置着鲑鱼、鳟鱼、鲈鱼和梭鱼的标本，还有很多珍稀的鸟类和蝴蝶标本，沃尔特连见都没有见过，他怀疑这些都是从遥远的地方弄来的。另外，从附近山上采集来的石头和矿物标本，也都叫人十分着迷。火炉前面有一张巨大的熊皮，两张晒干了的鹿皮就铺在地板上。屋子的一角散乱地摆放着一些机枪、步枪、船桨以及钓竿、渔网之类的东西，沃尔特刚一进来，就立刻被这些东西吸引住了。

帘子半开着，沃尔特往里瞥了一眼，里边的寝具也同样简单，一张小床，和他放行李的那个屋子里的小床一模一样，要是他能再往里看看，就会发现里面还有一张整洁的铁床，铺着床垫，上面罩着洁白的床单，一个精致的白色衣柜，一个舒适的矮摇椅，一台缝纫机，还有其他一些女性日常用品，尽管莫利安博士坚持认为，自己应该和他的“孩子们”一样艰苦朴素，但是莫利安太太的舒适却不容忽视，为了让她生活方便，莫利安博士可是一点都不含糊。对于营地里所有的孩子来说，莫利安太太是可亲的“莫利安妈妈”。事实上，不仅那些孩子们，甚至教练们和其他人也都非常喜欢她，总是找机会为她效劳。

沃尔特和路易斯一进屋，莫利安妈妈就走过来迎接他们。路易斯先和博士谈了一会儿话，而这边，和蔼可亲的莫利安太太已经巧妙地让沃尔特放松下来，五分钟前海进屋时



还十分紧张呢，可是等路易斯离开时，他已经感觉自由自在，可以轻松应对博士的谈话了。

“沃尔特，”博士说道，“路易斯刚刚要求把你分到他的小组，这可是很难得的事情，也许现在你还不知道你有多荣幸，不过往后你会知道的。我们这个营地主要分成四队，每一队都由一个年龄稍大一点，并且值得信赖的人领导，大伙儿把他们称作是头儿。路易斯是德拉瓦队的头儿，你在汽艇上见到的鲍勃是阿岗昆队的头儿，这两队都住在一号木屋里，也就是比利带你去的那个木屋，二号木屋住的是塞内卡队和胡伦队，这两队的领导是阿弗里和罗伯特森。营地的规定不多，也很简单，我们相信每个孩子都能遵守这些规定。周一到周六，每天早晨五点吹响起床号，只有星期天是六点；平常的早上五点半、星期天的六点半吃早餐，两队先吃，半小时后另外两个队再吃，四个队分组轮流。

“每个木屋的具体工作就是值班，也就是说，要清理垃圾、保持营地干净、洗盘子、劈柴。午饭从十二点到一点，晚饭从五点半到六点半，到了九点半，熄灯号就响了，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要赶快熄灯，上床睡觉。

“每个孩子都要自己铺床。岸上和湖面上都有一定的区域，到这些区域之外的地方去，一定要经过头儿的许可，最后由我来拍板。

“营地里严禁生火，除非由头儿或教练跟着才可以，吸烟也不允许，违反这两条规定的学员立即开除。不会游泳的

学员，如果没有水性很好的人陪同，不允许上船，直到他们学会游泳为止。除了打靶场内，其他地方不允许带武器，而在打靶场内会有专门的教练指导。偶尔我们还会有‘特殊任务’小组，比如测量小组、森林小组、伐木小组等等，这些小组都由学员们自愿参加，他们在执行任务时会学到很多和森林相关的基本知识。

“今天下午你可以到麦德克拉夫先生那里去体检，他是我们的健康指导员，他还会给你一些对于日常训练的建议，你得好好听着。我从大个子吉姆那儿听说了你在上街的英勇表现，我很高兴你能这么勇敢，而且心怀正义，能够保护弱者。不管什么人，欺负别人都是一种卑鄙行径，在我们这个营地是绝对不允许的，而且，沃尔特，一定要记住一点，千万不要打架，除非别的解决方式都不管用，然后，要打也要带上拳击手套，在营地所有学员面前，在裁判的见证下，来一次公平的搏斗。不过这种事情只发生过一次，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出现了。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你的好身手已经名声在外了，但是这种名声常常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有点担心。

“我们很高兴你能到这里来学习，我希望能把你培养成一个一流的童子军，一个精通森林知识又爱运动的丛林小子。我没说要教给你礼节，让你长成一个绅士，因为到这里来的每一个孩子都很懂事。要是你对哪方面的学习感兴趣，只管来问我就行，我会尽力帮助你的。



“好，现在你可以去你们的头儿路易斯那里报到了，告诉他你愿意加入他的德拉瓦队，他会告诉你有关营地的一些详细规定，还会给你讲一些从大自然中学习的最佳方法。等你秋天回家时，希望你会觉得在这里过得很快活，而且学到了不少知识。”

说完，博士亲切地微笑着和沃尔特再次握了手，就让他回小木屋去了。能够加入路易斯领导的德拉瓦队，他心里非常高兴。到了小木屋，他发现路易斯已经在等他了。路易斯很愉快地跟沃尔特打了个招呼。

“嗨，那么总头儿——我们都这么称呼博士——已经把你分到了德拉瓦队，是吧？我真的很高兴。”

“我也很高兴。”沃尔特说道。

“好吧，那你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熟悉一下小木屋，把你的行李放好。我们德拉瓦的队员都在东边，阿岗昆队在西边，你的床铺和柜子号码都是二十三，希望你会把这个数字变成我们队的幸运数字。现在去把你的行李放好，然后我带你到营地转转，让你见见别的孩子们。对了，沃尔特，你除了学过拳击，还学过其他体育运动吗？”

沃尔特说他偶尔也跑跑步，其中一千五百米跑最好，其次跳远也行，曾经在一次男孩独木舟比赛中得过奖，还练过近距离掷标枪。

头儿听到这些更加高兴了。他解释道：“我们八月份就要举行一次大型野外运动会了，四个分队的竞争非常激烈，两



“告诉他你要加入德拉瓦队。”



个木屋的竞争更是如此。今年夏天，哪个木屋在运动会和森林知识比赛中得分最高，就会得到一个鹿头，大家都希望这个鹿头能挂在我们屋子的火炉上面。你抓到的鱼是一天中最大的，就能得五分，是一周中最大的，就能得十五分；拍出了这个夏天营地中最棒的鸟类或动物照片，可以得二十五分；找到罕见的动物或植物标本，各得十五分；能认出的小鸟或者树木最多，或者捉到的昆虫最多，也是各得十五分；另外，在森林知识方面做出了其他的成绩也有额外的奖励，得分最多的木屋会获得一面锦旗。胡伦队去年获胜了，但是，今年我们一定要赢。除了这些，还有个人荣誉也非常值得一提，希望你为我们队和我们木屋争光。我们木屋现在暂时领先，但是阿岗昆队比我们只少了二十分，就指望你来给我们队获得荣誉了。顺便说一下，要是今天晚上有什么有趣的活动，你别太惊讶，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露怯。”

可是，路易斯只暗示了这一点，丝毫没有透露其他信息，到底是指什么事就只能靠沃尔特自己去猜了。

参观营地也包括参观餐厅，餐厅后面是厨师的卧室，他们在那儿看见了比利和他的柴堆，然后他们又去了三个教练的木屋，大个子吉姆在悠闲地休息，另外两个则和钓鱼组一起出去了。接下来沃尔特又被介绍给了麦德克拉夫，那个健康指导员，以及莫利安博士的助手——伯恩哈姆先生。这两个人和教练们一起住在同一个木屋里。随后他们又去看了看

船只和独木舟，几个钓鱼队的队员刚好到了这里，于是沃尔特又被介绍给了这几名队友，还有另外几个队的学员。

等他们回到木屋，午餐的铃声刚好响起，男孩们好像变魔法一样从各个方向蹦了出来，冲向了浴室。很快，沃尔特就发现他已经坐在餐厅的一张长桌旁了，他的面前摆着一个玻璃盘子，一个杯子以及一大堆食物，食物的卖相不怎么样，味道却很好，其中那美味的鳟鱼就是营地里实训课的成果。



The man with knowledge and the power to apply it is top of the heap every time.

拥有渊博的知识，并且有能力去运用这种知识，这样的人，永远都不会输。



## 第四章 营地生活的开始



吃完饭后，路易斯和鲍勃分别站在门的两边，沃尔特发现，每个孩子从门口经过时，都会向他们两个敬童子军军礼，同时也会得到他们的回礼。这种礼节在营地随处可见，这对于维持这里的纪律起着重要的作用，让尊重长官的礼节深入人心。出了餐厅，沃尔特就可以自在地仔细观察整个营地了，因为他还是第一天到，所以什么任务都不用干。

包括四个头儿在内，营地里共有五十二个孩子，他们来自于全国各地，其中有两个甚至是从遥远的芝加哥来的。他们差不多代表了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几个家庭特别富裕；据比利讲，也有一个孩子是波士顿的一个报童，博士对他很感兴

趣。但是一来到营地，他们就全都是平等的，这里讲究的是民主精神，只有成绩最突出的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关注。

这个营地在美国童子军成立前三年就已经存在了，但是莫利安博士敏感地意识到这种新运动的价值，这种运动的原则正和他办校的宗旨相符合。今年，营地已经正式纳入了童子军的阵营。博士的愿望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夏天以后，每个孩子在回家的时候都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童子军，能够担当起在家乡巡逻的任务。

沃尔特从木柴堆后面过来，到了比利正在忙的地方，他听到有人提到自己的名字，就停了下来，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继续往前走。因为比利正在跟一个厨师讲述沃尔特早上的英勇事迹呢，这可是他缠了大个子吉姆半天才听来的。

“据说，他的拳头非常厉害。”多嘴多舌的比利最后说道，他想了想，又说，“不过今天晚上他们肯定会把他整得够呛。”

沃尔特听不下去了，他不是没注意到那些孩子在悄悄使眼色，调皮地眨眼睛，尽管他强撑着没表露出来，可是只要一想到今天晚上要经历的折磨，心里的担心可不是一星半点。路易斯的暗示，还有那些孩子们的神秘神情，都预示着一点——今天晚上，他将经历一场艰苦的勇气大考验。

所以，那天晚上熄灯铃响后，沃尔特忐忑不安地爬上了自己的床，五分钟后，灯就全熄掉了，整个营地都准备好了要进入梦乡。沃尔特心神不宁地侧耳倾听，看有没有什么声响，因为那意味着一场针对他的秘密行动要开始了。可是他



什么也没听见，除了二十五个生龙活虎的孩子劳累了一天后发出的均匀鼾声。这一天确实很长，发生了很多事，整个白天都没怎么休息，所以沃尔特不由自主地睡着了。

不过他突然一下子惊醒了，有人把他身上的毯子“唰”地拿了下来，尽管他尽力挣扎，还是很快被绑了起来，连嘴巴也被堵上了。随后，胳膊被松开了一点，有人给他穿上了法兰绒上衣，然后又穿上了裤子和鞋子，包进了毛毯，被抬到了外面的黑夜里。就这样，他被悄悄地抬到一条高低不平的偏僻小路上，偶尔会有一根沾满露水的小树枝挠到他的脸，透过头顶盘根错节的枝条，他看到了天上的星星。他不知道有几个人抬着他，尽管他们不停地换人，可他不知道每次都换了新人，还是只有两组人在来回替换。

有一次，抬他的人绊了一跤，差一点害他掉到地上；还有一次他们好像迷了路，停下来嘀咕了好一阵子，沃尔特只能偶尔听到其中一两个字。很久之后，沃尔特听到远处有猫头鹰的叫声，近处也响起了一声同样的声音，过了几分钟，他们来到了一个开阔的地方。

“独木舟准备好了吗？”一个压低了的声音问道。

“准备好了，头儿。”另一个声音回答。

“那好，把人抬上来吧。”

沃尔特被小心地抬到了船上，他感到船被轻轻地推开了，在湖面上漫无目的地漂着，听声音可以知道，其他的小船也很快下水了，然后，从船后面传来一声命令，许多船桨

一起放进水里，小船飞快地向前飞去。

沃尔特仰躺在船上，除了繁星闪烁的天空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他还从没见过如此明亮的星星，而且它们似乎近在咫尺。有一次他使劲抬起头来，看到前面一个孩子的背影，当他想试着再看一眼的时候，有人发出了警告。用左眼的余光他能看到一条胳膊在使劲划着船桨。沃尔特所看到的只有这些了，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被队友所捉弄呢，还是落到了其他队的队员手里。

小船就这样飞速地向前行驶，除了船桨划动的声音和船头流水发出的“汨汨”声，其他什么也听不见。沃尔特永远也不会忘记这神秘的一晚，他躺在这北方森林腹地寂静的湖面上，在静悄悄的黑夜中随着小船漂浮。他嘴里塞住的东西已经被解开，除了手脚还不能动弹以外，也没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就这样莫名其妙地遭遇“绑架”，也不知道前面等着他的会是什么，这一切都让这神秘的森林之夜显得更加神秘。

突然，一阵青蛙的合唱传来，这表明附近有一片湿地。一些小动物奇怪的声音在岸上响起，小船旁边一阵“哗啦”的声音让沃尔特的心剧烈跳动起来，好一会儿他才明白过来，可能那只是一只受惊的麝鼠，在这样的夜里居然发现了蛤蚌盛宴。接着，当他们继续沿着岸边在浓浓的夜色里行驶时，岸上的灌木丛里发出了“咔嚓”的声音，不知道是不是一只鹿。这真是怪异极了，让人心一直悬着，紧张不已，但同时还有一种奇妙的刺激感，让这个城市来的孩子非常兴奋。



沃尔特不知道这样的旅程持续了多长时间，但他觉得至少有半个小时过去了。这时，他听到前面一声尖叫，那声音毫无疑问是人类的声音，但是非常狂野，听了让人汗毛直竖。忽然，湖面上又响起了尖利而疯狂的笑声，声音不断在岸上回响，非常瘆人。沃尔特突然脑子里灵光一闪，也许这是潜鸟的声音，他经常在书上读到关于这种鸟类潜水家的故事。这一次，小船后面也响起一声叫声，不一会儿，小船就来到了岸边，沃尔特被抬了下来，他的眼睛被蒙上了，腿上的绑带却给解开了，抓他的人一边一个，拉着他来到了一条木头铺成的路上。

头儿一声令下，船就停了下来，沃尔特眼睛上蒙的布也被解下来了。他好奇地左右看看，但周围光线太暗，什么也看不清楚。很显然，他们现在在森林里的一块空地上，黑夜伸手不见五指，把他们包围在其中，五六个裹着毯子的身影呈半圆形蹲在他面前。

其中一个裹着毛毯的人站了起来，向前走了几步。他个子很高，而且特别苗条，脸看不清楚，不过感觉有点像印第安人，头顶那络头发上，一根羽毛直插天空，他的毛毯松松垮垮地披在身上，但显得相当优雅。他骄傲地挺直了身子站在沃尔特面前，向沃尔特伸出裸露在外的胳膊，用低沉的声音对沃尔特说起话来。

“你这个住在砖石屋里的白人，我们都知道你已经摒弃殖民地，一心向往广袤的森林，想成为以乌龟为图腾的德拉

瓦族一员，希望被由昂卡斯和钦加哥领导的德拉瓦族部落收养。我们知道你希望追逐红鹿的踪迹，愿意躺在湖水的旁边，希望能读懂清风带来的信息，能了解每片落叶的意义。

“你来到我们中间，英勇的事迹在我们这儿流传，这让我们德拉瓦队的所有队员，甚至阿岗昆队的队员都庆幸不已。我们的年轻人对你都很佩服，都希望能跟你学习，跟你一起共事和玩耍。但是为了检验这些事情的真伪，我们决定考验一下你的勇气，也就是说，你要先通过鬼魂的考验。

“你必须独自待在有鬼魂出没的木屋里，据说，每个月第五天的晚上，一个英年早逝的英雄冤魂就会来这儿寻找自己的仇人——你要在这个木屋里待上一夜，这样我们才能知道你是否真的勇敢，是否配得上一个真正的德拉瓦勇士的称号，才能知道我们听到的传言是真的，还是一些无聊者的瞎编乱造。

“要是你能勇敢通过这一关，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一动不动，也不发出任何声音，那么德拉瓦人就会张开双臂欢迎你，你也不再是一个白人了，而成了名副其实的神龟后代，一个热血青年，我们的理事会愿意随时欢迎你。”

接着，他向那群默无声息蹲着的灰色身影转过身去，演戏一样地张开双臂，

“德拉瓦的子民们，我说的对吗？”他大声问道。

从灰色的身影里发出了一阵低沉的赞同声，那个说话的人又向沃尔特转过身来，问道：“白人，你准备好要接受考验



了吗？”

在那个人长篇大论、滔滔不绝的时候，沃尔特想起来，下午的时候，他曾模模糊糊听到有人说起一个闹鬼的小木屋，现在那种说法被证实了，他即将独自在闹鬼的小木屋度过一夜。这一夜会十分神秘，十分恐怖，想到这里，他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浑身掠过一阵恐惧。不过，他很快就镇静下来，他知道，如果独自一人的时候真的胆怯了，一切都逃不过周围那些睁大的眼睛和支着的耳朵，他将会成为一个笑柄。他很清楚，周围一定有人在监视他，他绝对不会是孤单单一个人，这只是一种表象而已，于是他回答道：“我准备好了。”

然后，头儿给众人下了一个简短的命令，很快，除了两个人之外，其他人都静静地隐没在阴森森的密林里。没多久，沃尔特就听到了船桨划动的声音，他暗想，肯定是那些同伴们回营地去了。几分钟后，小船驶去的方向就传来了猫头鹰的叫声，两个看守他的人似乎一直在等着这个信号，他的眼睛又一次被蒙上了，他被带到了远处的一条路上。

走了很远之后，他们终于停了下来。沃尔特的腿又给绑上了，他被人抬起来，又往前走了一段，尽管他看不见，不过从气味上可以闻出，他们现在肯定是进到了一个屋子，他怀疑这就是那个闹鬼的木屋。他被放到了粗糙的地板上，头下面枕着的好像是一团破麻袋。看守人说他手脚上的绑带都可以解下来了，但是他一定得守信，半个小时之内不能解掉蒙眼睛的布条。

“一定要冷静，孩子，不要突然坐起来。”一个声音在耳边说道。

他觉得这说话的人就是路易斯，但是他不敢肯定。他又一次暗暗发誓，不管发生什么事，绝不露出一丝害怕的样子。接下来，他听到那些人都出去了，周围一片死一样的寂静。

沃尔特小心翼翼地往四周摸摸，发现地板上到处都是树皮和小棍子，他的一边有粗大的木材挡着，另一边，就他能摸到的，应该是空着的，再往头顶摸摸，他发现头顶根本没有空间让他坐直了，所以他很感激刚才那位不知名的朋友给了他忠告。

周围的寂静真是可怕，但这时，头顶上一阵轻轻的拍打声打破了这种寂静，接着，好像又是动物爪子飞快奔跑的声音。“肯定是松鼠。”沃尔特开始一阵惊恐过后，他突然想了起来。渐渐地，他有一种感觉，这屋里好像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有一次，他听到一个声音，好像一个人在叹气，他使劲屏住呼吸，仔细倾听，但这声音又没有了。

关于这个闹鬼的小屋，他下午听到了些什么呢？他竭力回想起来。他现在离营地又有多远呢？早上是有队友来接他，还是自己摸索着找回去呢？

尽管周围的环境古怪，而且他自己的想象也非常活跃，可是沃尔特还是觉得睡意沉沉，生物钟开始起作用了。二十四小时以来，他几乎没怎么合过眼睛，所以现在，不管自己的处境多离奇，他还是忍不住昏昏欲睡。事实上，他连



蒙在眼睛上的布条都没有解下来，就进入了梦乡。

但是他的眼罩突然被解开，他一下子清醒过来，一时之间反应不过来，只是傻傻地眨着眼睛。这时，整个木屋突然响起了一阵叫喊声：

“哦，英勇的战士，  
我们欢迎你！  
我们喜欢你的智慧，  
喜欢你的勇气。  
你成为我们的一员，  
依靠你的实力。  
你当之无愧，  
是一名真正的德拉瓦战士！”

接下来，一大群不同程度光着身体的孩子叫着笑着，把沃尔特又拉又拽，在他背上又拍又打。这时天已经大亮了，沃尔特惊奇地发现，他并不是在闹鬼的屋子里，相反，他就自己的小木屋里，只不过在自己床铺下面的地板上睡了一夜。那些孩子们看到他脸上的表情，再次大笑起来，更加起劲地取笑起他来，沃尔特很快意识到他被耍了，慢慢地，他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

起床号响了，比利洗脸的时候凑到了他身边，一起去吃饭时，他跟沃尔特解释了他们捉弄他的经过。沃尔特被放进小船以后，他们只是在营地附近来回划了半个小时，然后把他带到营地外一片空地，在那儿，路易斯扮演成了印第安头

领，进行了长篇的演讲，等他演讲完，所有人就都回到了木屋，很快就上床睡觉了，只剩下了两名卫兵，其中一个卫兵先下到湖里，划起了船桨，又学起了猫头鹰叫，发出了信号，后来他们又把沃尔特带回了木屋，把他放在了自己床铺的下面，当然，地板上早就放上了木棍和树皮，就是等他向四周摸索时，好糊弄他一下。

“你表现得很不错，沃尔特。不过，你觉不觉得路易斯很棒？”爱说话的比利说道。

到了吃饭时候，沃尔特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昨晚确实表现不错，这群被太阳晒得黧黑的快乐小伙子已经接受了他，他和他们打成了一片，然而二十四小时以前，他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呢。不过他最为看重的还是路易斯在门口向他敬礼时轻轻说的那句“干得好，孩子”。

### 知识加油站



#### 猫头鹰是色盲

猫头鹰的视觉非常敏锐。在漆黑的夜晚，能见度比人类高出一百倍以上。

不过，猫头鹰却是色盲。因为它的视网膜中没有锥状细胞，所以无法辨认色彩。

## 第五章 紧急集合



“噢，你这个德拉瓦人！”  
“跟我们讲一讲那只会唱歌的鸟吧！”

“你看上去这么苍白，见到鬼了吗？”

“你有胆量吗？”

“快去跟那些孩子一起去点篝火吧！”

一大群孩子蹲坐在岸边的一个帐篷前，看见沃尔特过来，七嘴八舌地打趣他，沃尔特只是好脾气地笑笑。

“篝火在哪儿？”他问道。

“什么？”塔克·本森叫了起来，“他现在还是一个小白人呀？！”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手伸到了一堆灰烬上面，像是要烤火似的。“我们就在这儿，”他用很受伤的语气说，“我

们在这儿坐了一个小时，把他昨天晚上听到的那只潜鸟烤熟了，想让他跟我们一起分享，可是他居然连火都没看见！”他说着，夸张地叹了一口气，“真是刚刚好。”

“谁刚刚好？”比利不解地问道，“沃尔特还是这只潜鸟？”

“两个都是！”斯帕德·伊莱断然说道，“对了，沃尔特，给我们讲讲那次打架的事吧。”

“没什么好说的。”沃尔特说。

“你这是谦虚，不过也很大度，确实像是一个神龟的子孙。”塔克说道，“不过沃尔特，他是不是头发稍微有点卷，而且还缺了颗门牙？”

“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确实是这样。”沃尔特答道。

“那是帕特·马龙没错了！”塔克兴奋地叫了起来，“一点不错，朋友们，帕特这三四天一直都在营地周围转悠，你们猜他在找什么？”

“找机会偷东西吗？”比利瞎猜道。

“去你的吧，比利！帕特的确是爱打架，不过那也不能说明他爱偷东西呀。”奇普·哈利说道。

“有一天傍晚，我看见帕特在崎岖路上跟哈尔·哈里森说话。”耐德·皮斯里突然插嘴道，“他们的样子偷偷摸摸的，好像很怕被别人看见。想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也许哈尔是想让当地人看看他的钱有多大魔力。”斯帕德说道。



“别乱说了，斯帕德。”塔克说道，“哈尔人不错，总有一天他会忘了自己是百万富翁的儿子。他人品还是不错的。”

“当然了。”奇普说道，“嗨，你们知道吗，他今天早上又钓了一条破纪录的鱼？那是一条小嘴鲈鱼，四斤多重呢。看，他过来了！他还是个新手呢，可是他比有些来了两三年的人都强，他帮塞内卡队提高了不少分数。哦，对了，我敢打赌，帕特·马龙要么帮他找了新的钓鱼点，要么是弄了新鱼饵，反正一定帮了他的忙。”

“别说了，他来了。”比利轻声说道。

沃尔特和大家一起抬头望去，只见一个十五岁上下的男孩子正沿着一条小路从湖边走了过来，他穿着普通的营地制服，但是他的举止却与众不同，他向帐篷前的一群人点头时，那神情很有些屈尊的意思，沃尔特觉得他从心底里认为自己比别人高出一等。不过，除此之外，他的脸很招人喜欢，只是嘴唇薄了些，眼神也有些过于精明。沃尔特看着他，本能地觉得塔克说的话是正确的，这个男孩高傲的外表下面有一颗诚实的心，只不过出生于富裕家庭，就像塔克所说的那样，他被惯坏了，有点管不住自己。

“听说你又领先我们了几分呀。对了，哈尔，能不能告诉我们你在什么秘密地方钓鱼？”那个说话不经大脑的比利说道。

“你自己去找找就知道了。”哈尔冷冷说道，一直沿着小路往前走。

“我知道了！我们就去考察考察吧，跟着他，看看他到底在哪里钓鱼。你们大家说怎么样？”

“我们决不干这样的事情。”

这话说得轻描淡写，但是口气却很有权威，有一种不容许任何人反驳的斩钉截铁的意味。孩子们回头一看，发现路易斯正在他们中间站着呢。他来得静悄悄的，正好及时过来听见了比利的这句话。孩子们向他们的头儿敬了礼，然后，那个总是喜欢跟人争论的比利又提起了这个话题。

“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他问道，“我认为监视敌人的动静是我们的责任。”

“那么谁是我们的敌人呢？”路易斯问道。

“当然是哈里森了，他不是塞内卡队的吗？塞内卡队不是我们德拉瓦队的敌人吗？”

“你又错了，比利。”头儿严肃地说，“塞内卡队是我们的竞争对手，而不是敌人。我们是要赢，但要赢得公平才行。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和我们一样也是这个森林夏令营的学员。一定要记住：在所有可鄙的事情中，窥探别人是最为卑鄙的，当然，在真正的战场上除外。我们绝不能这么做，孩子，绝不。如果哈尔真有那么聪明，能找到大鱼藏身的地方，把我们所有人打败，那他就应当享有这种荣誉。你还是把自己的精力用在工作上，自己去找到大鱼吧，但是千万别去跟踪别人。”

“塔克，你带沃尔特去竹筏上试试他的水性，你知道上星期来的哈姆普顿为胡伦队挣了不少分。比利，我要去凸凹



路调查点东西，需要有个助手，你去吗？”

“你知道吧，路易斯？你让我跟你去北极我也会去的。”比利一边说着，一边欣然起身。

塔克和沃尔特向他们的竹筏走去，而其他人在帐篷周围懒洋洋地晃来晃去。

“头儿说得没错，”斯帕德若有所思地说，“监视哈尔的确是很不公平。不过我确实很想知道他从哪儿钓来那么大的鱼。难道你们不认为……”

“不认为什么？”奇普问道。

“没什么，只是……”

“你怎么吞吞吐吐的，斯帕德？你到底在想什么？”

斯帕德把双手在膝盖上重重一拍，凝视着火炉发起了愣。

“哈尔花那么多钱都干什么了呢？”他突然冷不丁问道。

奇普抬头看看他，非常吃惊：“你不会是说，斯帕德，你认为他……”

“没有，我没那么想。”斯帕德打断了他，“我不认为我们营地会有谁那么卑劣，居然用买来的鱼充数。但是他会不会是雇了什么人去……去指点他什么呢？”

孩子们都默不作声地想了一阵子。

“唉，还是别想了，斯帕德，”奇普说道，“哈尔肯定不会那么做的。他钓到了大鱼，我们都嫉妒了，如此而已。我们还是划船去找找那天你没抓住的那条大鱼吧。”

“好吧。”斯帕德很快说道，“这次决不能让它再跑掉了。”

这时，沃尔特和塔克已经在水面上划起小船来，那里有很多的孩子都在快乐地嬉水。沃尔特可是个游泳健将，不过他很快就发现塔克的水性比自己要强多了。事实上，塔克是队里的游泳明星，在水里就跟鱼一样自由自在。他带着挑剔的眼光，盯着游泳的沃尔特看了好几分钟。

“你要是长距离游泳应该会游得更好。”塔克最后下了结论，“那你就参加四百米游吧。你蛙泳不行，但是百米游靠的就是蛙泳，回头你得好好练习一下。击水的频率太快，但是没有用力，这样就把力气给浪费掉了。来吧，我给你示范一下。”

随着一个漂亮的翻身，塔克跃进了水中，沃尔特满怀敬意地看着，心里不无嫉妒。他击水的动作轻松而有力，一下子就游出了很远，整套动作非常自如，但那速度又是自己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等塔克重新上了岸，沃尔特注意到他的呼吸非常平稳，就好像根本没游过那么远一样。

“对了，塔克，你愿意教我吗？”他急切地问。

“绝对没问题！要不我在这儿干什么呢？”塔克热心地说，“但是你要学就得天天练，绝对不能装病，还有，就是我嚷你你也不能生气！要是你在这次比赛中得个第三名，那我们也差不多能赶上胡伦队了。阿岗昆队里让我们害怕的只有一个人，塞内卡队在水里成绩不行，不过，他们在水上面很厉害的。”

“是划船吗？”沃尔特问。

“没错，”塔克说道，“他们的团队合作很不错，恐怕我们根本赶不上。而且，你也知道，因为哈尔，他们在钓鱼方



面的成绩也领先很多。老天，我真想知道他从哪儿钓来那么大的鱼，还有，他用的是什么鱼饵，可是他什么都不肯说。”

两人上了船，正准备回营地，这时候嘹亮的号声响了起来，在水面上传出很远。

“哎哟！”塔克叫了起来，停下手里的船桨向营地看了看，“这是紧急集合的号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赶快回去报到才行。快点！”

小船刚到岸边，两个孩子就飞快地跳上了岸，撒腿朝营地跑去。一路上，他们碰见很多孩子正从四面八方飞跑而来，每张脸上都满是好奇，因为这种号声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会响起。

听到号声的最后一个孩子也跑进来后，莫利安博士从他的办公室进来了，他仔细看看眼前的每一张脸，神色非常严肃，大家立刻就噤口不言了，嗡嗡声立刻停住。

“森林夏令营的各位童子军们，”博士说得很慢，每个字都经过了深思熟虑，“一个小时前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吹响了紧急集合的号声——这件事情，在我们森林夏令营的历史上，还从没发生过呢。我们中间出了小偷——”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一双锐利的眼睛扫视着面前每一张惊愕的面孔，然后他温和地笑笑，又加了一句，“但是我相信我们营地的学员肯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听了这句话，那些紧张的面孔立刻就放松了。博士注意到这一点，又微笑了一下，可是很快，他的脸又绷紧了，非

常严肃地接着说道：“有好几天的时间了，总部总是会不见一些小东西，我们不愿相信这是有人偷走了，一直认为是谁把它们放错了地方。可是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们没法儿再往好处去想，营地里肯定出现了小偷。你们大家都记得莫利安太太经常带的那个金坠子吧？它的形状是个马耳他十字，上面镶着三颗钻石。”

孩子们都点点头，要是谁没注意到莫利安妈妈经常带的这个饰物，那他可真够差劲的。

“今天早上，莫利安太太把坠子放在她房间的窗台上，五分钟后，她再去拿的时候，坠子已经不见了，可是地上也没有，到处都没有。坠子值不了多少钱，但它具有纪念意义，它所包含的感情价值是没法用金钱来计算的，对莫利安太太来说，这个坠子是无价的，多少钱都换不来。我现在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告诉大家这件事，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加留意，尽量找到这个小偷，如果可能的话，把这件珍贵的纪念品找回来还给莫利安太太。有什么可疑的情况，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悄悄告诉我，就是这样。”

孩子们激动得立刻就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他们中可能有人是小偷，这可是想都想不到的事情。然而，营地里陌生人很少，只有两三个教练，偶尔有几个伐木工人会从这里经过，这些人都是无可怀疑的。

奇普和沃尔特以及塔克走在一起，他们默默无语地走着，最后，奇普打破了沉默。



“对了，伙计们，”他说道，“你们还记得今天早上说过的关于帕特·马龙的话吗？他那时还在营地呢。”

“你怎么知道的？”塔克忍不住问道。

“我看见他了呗。”奇普说道，“你们两个家伙游泳的时候，他来了，给提姆·穆里根捎了一个口信。他走的时候，就是沿着去总部的那条路走的。”

塔克和沃尔特很认真地思考着这个信息。

“是有点不妙。”塔克说道，“你要把这件事告诉总头儿吗？”

“我不知道。”奇普说道，“不过这件事怎么看都值得怀疑。”

“先不要告诉他，”沃尔特说道，“毕竟你没有确切的证据。而且，我们也先别告诉别人。这件事确实很让人怀疑，可是他被我打倒以后，很快就站起来了，还跟我握了手，我总觉得这样的人不会去偷东西的，我们先悄悄调查一下再说吧。我们三个一起解决这件事怎么样？”

“好呀！”塔克立刻赞同，“每天晚上我们都交流一下自己发现的蛛丝马迹。哎哟，老天，我真想找到那个坠子，还给莫利安妈妈。”

“当然了！”沃尔特说道，不过他又暗暗地想：“我也想为帕特挽回清白。”

三个男孩握手盟誓，然后就分头各自去找线索了，他们都遵守着诺言，谁都没跟别人提起帕特的事。但是，在营地里看见帕特的并不止奇普一个人，这事传来传去，到了晚上，

几乎每个人都相信帕特就是那个小偷，怀疑很快就被传成了事实。有几个爱冲动的孩子甚至商量第二天就要抓住帕特，逼他承认不可。不过另外一种明智的观点占了上风，最后大家决定，还是先不要打草惊蛇，等到有证据了，再把他一举抓获。晚饭后，奇普、沃尔特和塔克三人在一个偏僻的角落聚到一起，开始交换各自掌握的情报。

“怎么样啊，伙计们？”塔克说道。

“找到了脚印。”奇普说得相当简洁，“脚印从办公室的北边那条常走的小路上离开，朝着莫利安太太的窗户去了。脚印大小和帕特的差不多，右脚靴子的平头钉印记非常明显，其中有三个钉子不见了，他还专门在脚印上撒了泥点，这样别人就看不见了。你发现了什么，塔克？”

“没有什么，就是帕特从这里直接去了杜伦特伐木营。”塔克说道。

“那你呢，沃尔特？”

“只有这个。”沃尔特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根乌鸦的羽毛，“我发现它夹在窗户上面。”

“这就更糟糕了。”塔克嘟嘟囔囔地说道，“帕特经常在他的帽子上插着一根羽毛，你们记得吗？”

“记得。”奇普说道。

他们默默无语地坐了一会儿，都在认真地考虑这证据的含义。

“看样子事情不妙。”奇普沮丧地说。

“是不妙。”沃尔特表示赞同，“但是脚印和一根羽毛也不能证明这个人就是小偷呀。我们还是等等看有没有别的证据，到那时再说吧。”

“那就这样吧。”塔克说着，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我要去睡觉了。那明天早上九点准时在竹筏那儿见了，沃尔特。”

“一定。”沃尔特说道。

这时，熄灯铃响了，孩子们都各自上床睡觉。



### 生存小贴士

#### 童子军的由来

童子军是一个国际性的、按照特定方法进行的青少年社会性运动。

童子军的形成最早源于1907年在英格兰棕海岛（Brownsea Island）上举行的一次实验性营区活动。该活动的组织者贝登堡把自己童年的一些户外活动经验和在军队时训练士兵的一套经验方法用于训练20名十几岁的男孩，结果深受训者的喜爱。这次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青少年开始纷纷效仿并自发组织起来进行类似的活动。

童子军运动的目标是：帮助青少年增长知识、掌握技能、完善自我，使青少年成为有责任感、能自立的公民与未来的领导人。

## 第六章 营地上空的幽灵



最近，森林夏令营里似乎笼罩着一层阴影，日常生活还跟以前一样继续，但好像比平时少了什么东西。孩子们不再随意地嬉闹，无论工作还是玩耍都没有以前起劲了，欢声笑语不复存在，几个分队之间相互竞争的敌对情绪也变成了一种冷漠。即便是斯帕德·伊莱钓到了一条十斤重的鳟鱼，把钓鱼冠军从哈尔·哈里森以及塞内卡队的手里夺了过来，引起的轰动也只是暂时的，很快就消失了。

人与人之间互相不信任，这是所有破坏因素中最糟糕的一种。怀疑的阴云在森林夏令营上空盘旋不去，每次几个孩子聚在一起时，这个魔鬼一样的东西就出现在他们头顶，用它尖尖的手指扼住他们的咽喉，欢快的笑声停住了，美妙的



歌声唱不出来了，诙谐的玩笑也没人开了。吃饭的时候，甚至晚上在木屋里睡觉的时候，这个魔鬼也冷冷地横亘在孩子们中间。到底是谁偷走了莫利安太太的坠子呢？是谁呢？小偷真的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吗？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帕特·马龙始终没有出现。对于很多喜欢轻率下结论的人来说，或者想要赶快摆脱营地这种沉闷气氛的人也认为，这就是帕特犯罪的证据了，可是，这种相互怀疑的气氛仍然没有消失，孩子们不仅精神上消沉，他们的脾气也变差了，他们变得敏感、暴躁，很容易发脾气。

每天晚上，塔克、奇普和沃尔特都会碰个头，相互交流一下白天的进展，可惜，他们的进展很慢。终于有一天，也就是那次紧急集合的一星期后，奇普有事去了趟杜伦特伐木营。晚饭一吃完，他就暗示塔克和沃尔特到木柴堆后面去。他们见面时，奇普虽然脸上装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可是眼睛里却闪着得意的光芒。

“怎么样啊？”塔克问道。

“绝对是帕特，这次没问题了。”奇普开门见山地说。

“你确定吗？绝对不会错？”塔克和沃尔特异口同声地问。

“肯定不会错，要不然就让蚊子咬我。”奇普说着，他狠狠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脖子。

“那你找到那个坠子了吗？”沃尔特急切地问。

“没有。你不会认为他那么傻吧，偷了东西然后把它放在显眼的地方让你看见？”奇普的语气显得很不屑。“不

过，”他继续说，“我敢肯定是他拿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可是你还没有告诉我们发现了什么呢，我们怎么知道？快告诉我们吧，你这个吞吞吐吐的家伙！”塔克不耐烦地叫了起来。

奇普耸耸肩膀，笑笑说道：“今天下午，总头儿让我到杜伦特营送个信，我送完信后就想随便转转，观察观察。帕特不在，事实上，他们那儿除了老板和厨师，其他人全都出去了。我就跟厨师聊了起来，我们聊得很投机，他打开话匣子，跟我说了很多事情，包括他自己的烦恼，这让我了解了不少事情。”

“他说好像孩子们对他不是太尊重，尤其是帕特·马龙，这本来也很正常，我觉得。只是帕特老是捉弄他，经常把他的饼干吃得一干二净。那些饼干很不错，棒极了。”他又加了一句，回味无穷的样子。

“就这样，我跟他聊了很长时间。”奇普继续说道，“一边聊一边在营地转来转去，好像第一次见到伐木营一样。不久，我就看见一双尖头靴子在那里挂着，我就问他，‘拿什么可以换你这双靴子，饼干吗？’他就笑了，说，‘那不是我的靴子，是那个小混蛋帕特·马龙的。我猜这靴子不是买来的，商店里卖得贵得要死，好像它们是金子做成的一样。可能是你们营地里那个小伙子送给他的。’”

塔克吃了一惊，他抬起了头。“什么意思啊？”他尖声问道，“你是说……说……你觉得是不是哈尔·哈里森给他的？”



奇普咧嘴笑笑。“当然了。”他说道，“一只靴子上面有他的名字呢。”

塔克和沃尔特茫然地相互看看，奇普继续往下讲他的故事。“我趁那个厨师不注意，仔细看了看那双靴子，还用绳子量了一下，大小正和我们在莫利安太太窗下发现的脚印一样，而且右脚鞋底上的三个钉子也掉了。”他用非常夸张的语气说道，“现在你们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

塔克坐在那里一语不发，只是不停地掷小棍子玩：“确实不妙。”他半天才憋出一句来。

“不妙？”奇普愤愤地说，“这证据还不够确凿吗？简直是板上钉钉！帕特就是偷坠子的小偷，要不是的话，我就把我的衬衫吃下去。”

“你还是吃杜伦特营的饼干吧，那会好吃一点。”沃尔特不冷不热地说。

奇普被这话闹得有点不好意思，他突然把手伸进身上超大的口袋里，拿出了三块新鲜的褐色饼干。“很好吃的。”他给每人分了一块，“我承认这是跟着帕特学的，专门把它们带回来就是为了证明我确实去了那儿。沃尔特总是那么不相信人。”他认真地解释道。

三个孩子大口地咀嚼着，品尝着美味，好一阵子没有说话，等最后一口吃完，奇普又回到了原来的话题。

“沃尔特，现在我们做什么呢？”还是那个问题。

“什么也不做。”

奇普从他坐的地方站了起来，猛地往沃尔特前面一站。“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他问道，“你是不是到现在还觉得帕特不是小偷呀？”

“除非真的找到证据，不然我决不相信帕特会偷东西。”沃尔特很倔强。

“证据？”奇普简直是叫了起来，“证据！我跟你说的证据还不够吗？你还想要什么证据？”他气呼呼地往旁边一坐，满脸的不屑。

“可是你的证据都不确凿，而且……”沃尔特犹豫了一下。

“而且什么？”奇普催道，“快说呀！”

“事实上……”沃尔特还是欲言又止。

“怎么啦？快说呀！”塔克也等不及了。

“好吧！我们营地里还有一双一模一样的带钉靴子，而且右脚的鞋底也少了三个钉子。”

奇普和塔克满脸不可思议地盯着他，然后，塔克不由自主地吹了一声口哨。“你到底在撒什么谎呀？”他问道，“你敢再说一遍吗？小福尔摩斯！”

这话可把沃尔特给惹恼了，他大声说道，“我说，我们营地还有另外一双这样的靴子，这脚印也可能是另外一双靴子留下来的。”

“那你说是谁的靴子？”奇普追问道。

说到这里，沃尔特又犹豫了，脸也红得很不自然。“童



子军的荣誉是什么？”他突然问了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我们有权力去怀疑另外一个童子军吗？关于莫利安妈妈的坠子，我相信这另外一双靴子的主人也不知道它到底去哪儿了。可是如果我告诉你们那是谁，你们就一定会好奇，结果这种好奇就会变成怀疑，这是很自然的，那样的话，直到这件事情水落石出，你们看待他的眼光肯定会和现在不一样。我不想多说什么，但是只发现了帕特的靴子，证据还不算确凿。顺便问一下，奇普，你知道帕特的靴子上缺的是哪三个钉子吗？脚印上缺的又是哪三个呢？”

对于这个问题，奇普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没有注意过。

“那么这个脚印的线索就算断了，”沃尔特说道，“我们真不是称职的童子军。现在脚印早就不存在了，就是我们把两双靴子都拿到了，那又有什么用？不知道脚印上到底少的是哪三个钉子，我们没法判断它们到底是哪双靴子留下来的，这只会增加我们对第二双靴子主人的怀疑。”

塔克站了起来，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去。“握握手吧，老伙计！我现在也不想知道谁是靴子的主人了。哦，老天爷！这案子看来是越来越麻烦了。”他说道。

“我也这么觉得。”奇普插了一句，“怀疑营地以外的人已经够糟的了，我真不愿意怀疑我们营地里的任何一个同伴。”

三个人郑重地握了握手，沃尔特的脸色恢复了正常。“我很高兴你们两个同意我的看法，”他说，“那这件事我们就不往下追究了，行吗？”

“当然了！”塔克重重地说，“说话算话。我们还是要悄悄地调查线索，什么都不要说，要是有什么同伴怀疑我是小偷，我一定会被气坏的。当然喽，我很想知道那另外一双靴子是谁的，不过你现在就是想告诉我，我也不愿意听了，因为那样的话，我一定就会怀疑他就是小偷，我可不愿意别人那么怀疑我。帕特有这么一双靴子也够幸运的哈！你们觉得哈尔为什么要把那双靴子给他呢，是不是为了报答他——噢，没错！这跟他钓到的鱼一定有关。因为他在钓鱼比赛上完胜我们，我们不喜欢他，所以就怀疑他不地道，弄虚作假。我们可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对了，我有个好主意！”

“唷！是吗？这还真不像你的风格呢，塔克。”奇普慢吞吞地说。

“双手抱头蹲下，让沃尔特看看我怎么收拾你。”

塔克说着就把奇普的双臂扭到背后，把这个倒霉蛋一下摔倒在地，毫不费力就骑到了他的头上，奇普赶紧求饶，说话都不清楚了。

“这下知道要尊重你的学长了吧？”塔克大声呵斥道。他使劲扭住奇普的胳膊，仍然骑坐在他的头上。

奇普咕咕哝哝地说了些什么，那意思好像是同意，塔克这才把他放了。

塔克继续讲起他的好点子来。“你们还记得那天路易斯跟比利说的话吗？我们三个人就不能努力一点，在钓鱼上打败哈尔吗？我们都那么喜欢钓鱼，这湖里的鱼说不定比哈尔



钓出来的鱼还大呢！他能钓得到，我们为什么不能？我们以前总是只靠运气，不够努力，我们队的其他队员也都是这样。我的主意……”

奇普咳了一下，清清嗓子，塔克扭头瞪了一眼他的手下败将，但是奇普一副无辜的样子，认真问道：“你的主意是什么，塔克？”后者立刻收回了一脸好斗的神气，继续说道：“我认为我们应该了解一下这里的鱼，摸透它们的习性，喜欢吃什么，什么时候吃，喜欢在什么地方睡觉等等。总头儿那里有很多这方面的书，我们愿意看书，他一定会很高兴的，然后再跟着大个子吉姆和提姆·穆里根学学——当然我们学的是如何捕鱼而不是如何抓小偷。虽然哈尔现在赢了咱们，可到时候咱们一定会把他打个大败。”

“太好了！”沃尔特激动地叫了起来，“熄灯之前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可以看看小嘴黑鲈鱼的习惯，明天早上天一亮咱们就可以进行第一次练习了。我现在就去总头儿那儿借书，塔克，你去找找路易斯，求他同意让我们三个晚饭前划一条小船出去一下。奇普，你去哄哄厨师，让他给我们留点饭。”

三个人都同意了，于是分头行动起来。等他们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夜色中，一个头发乱蓬蓬的身影从木柴堆后面走了出来，朝着他们消失的方向看了半天，一张平时很和气的脸此时脏兮兮的，眉头恶狠狠地皱着。“你们认为我是个小偷，对吧？”他咬牙说道，“我不知道你们认为我偷了什么，我来得晚，没听到。不过要是你们哪个家伙单独行动让我碰到，

我一定要让你们向我讨饶，让你们收回刚才所说的话，让你们……”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只是向那些已经消失不见的身影气愤地挥挥拳头。他的目光在沃尔特宽宽的、结实的后背上停留了一会儿，好像又听见了他的那句话，“除非有确凿的证据，否则我决不认为他是个小偷”。

他的脸渐渐变得柔和了。“那个孩子心地真好，他人不错，确实不错。”他自言自语地嘟囔着。

男孩很快走进了茂密的丛林，沿着去杜伦特营的小路走远了，他心里涌动着的念头和周围的阴影一样让他不快。

“小偷？我是小偷？”他嘟嘟囔囔地说，“看来这个营地的人看我很不顺眼呀！他们有什么权力把我叫作小偷，就因为穷，我住在森林里吗？凭什么他们说我是小偷，我还连为自己说句话的机会都没有？像我这样的孩子得到什么鞋子了？那个沃尔特打败我的时候，他说我应该成为一个童子军，我也觉得自己不应该光干坏事，谁知道他们背后竟然这么做，竟然认为我是个小偷，可是我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偷了什么东西。我不想再去他们营地了，不想再当什么童子军了。不知道沃尔特他们一直在谈论什么。我要去问问那个口袋里装满石子儿的孩子，看他知不知道。”

不过，他的思绪很快转到了自己偷听到的那个钓鱼比赛上，一丝笑容爬上了他的脸庞。“你们想要打败哈里森，对吧？”他把一只手插进口袋，里面有一些零钱叮当作响，“你们知道想赢有多难吗？你们知道自己在对付谁吗？不过我还



是希望那个沃尔特能赢。”

突然间，他又想起了一件事情：“不知道现在他……”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硬币，把它举到眼前，月亮的光线照在上面，硬币闪着耀眼的光芒。“不，”他说道，“我不相信他会这么做的，不过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不相信，不知道为什么。”

他大踏步向木屋走去，连要捉弄厨师的事都忘了，遭了不少罪的厨师总算是逃过一劫。

月亮越升越高，月光洒满丛林，白桦树的树枝笼罩在月光下，发出一片惨白的光。它高挂在空中，俯身看着人间，就在这个晚上，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悲剧。银色的月光静静地照着我们说过的两个营地，它完全不知道人类的心里能埋藏着什么样的悲剧，只是爱抚似的轻轻亲吻着莫利安太太坠子上晶亮的钻石。

但是没有人看见这一幕，在这寂静的夜里，即使是那个木屋里的幽灵也睡着了。



### 生存小贴士

## 野外辨别动物足迹，分清是敌是友

### 熊类

熊掌留下的印迹长约三十厘米，宽十八厘米，前端有五爪，趾间靠近，爪印清晰。后足印后端渐细，易被误作人的脚印。熊几乎可以捕食一切动物，可以追捕猎物，将猎物撕成碎片，也可轻巧地踏翻蚁穴，寻找食物。



### 鹿

两个长方形的偶蹄印。鹿的跳跃和奔跑的姿势被人类形容为是动物中最优美的，但速度比不上人类手中的子弹。用脚印来迷惑猎人是鹿们最擅长的，它们会在成功逃脱猎人追击后，然后又令人意想不到地折回，躲避起来。那些傻里傻气端着猎枪的家伙会一直顺着鹿的脚印追，结果自然是无果而归。



### 野猪

偶蹄印，有点类似于鹿科动物。野猪有大有小，外貌也各不相同，它们主要生活在林区。当你看到一头野猪的时候，你多半很快会看到更多，因为它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成群生活的。

## 第七章 第一个教训



沃尔特在摄影方面的本领逐渐给他带来了“营地最佳摄影师”的美誉，所以，他踌躇满志地告诉路易斯自己想要照几张野鹿的照片。路易斯赞许地听着，并保证要把他的意思传达给莫利安博士。果不其然，第二天，总头儿就把沃尔特叫了过去，经过仔细询问之后，总头儿告诉他事情已经安排好了，让大个子吉姆带领他去静静池，待上两天，拍一些野鹿的好照片。沃尔特听了心里别提有多激动了。

对于第一一年来的新学员来说，这可是个史无前例的荣誉。一般情况下，只有老学员才能和教练单独出去探险，因为他们有一定的经验，而且经过了训练，这样的人才适应野外艰苦的生活。沃尔特从博士那里出来，去找大个子吉姆的

时候，他简直都要飞起来了。到了教练屋，他发现吉姆正在修理一台照明灯。

“莫利安博士说……”沃尔特说道。

“我已经知道了，孩子，”教练打断了他的话，“我们俩会有好几天待在一块儿。明天早上天不亮就得出发，你要把你的照相器材准备好。看来这次我们要拍长腿先生了，它可是有点害羞，不过只要你不惹它，它会乖乖让你拍的，所以能不能拍好就看你自己了。现在你去厨师那儿，告诉他我需要两条面包，一块熏肉，然后在敞口瓶里放点黄油、面粉、盐、可可粉和糖，得放够两天用的量。我们得尽量少带行李，所以你除了钓鱼竿、毛毯、运动鞋和毛巾之外，其他什么都不要带。今天晚上早点睡觉，我们明天早上四点整就出发，再让厨师给我们准备一顿午餐。好，快去吧。”

第二天早上四点一刻的时候，沃尔特悄悄溜出了木屋。月亮还没有落，但是东方的天空已经微微泛红，天就要亮了。森林里黑漆漆的，一片寂静。从温暖的屋子里出来，外面的凉意让沃尔特忍不住打了几个冷战。教练屋里亮着一盏灯，他朝着那个方向走了过去。

门外面，一个行李包已经准备好了，最外面是一个卷得结结实实的行李卷，一只平底锅的把手露在外面。大个子吉姆最喜欢的一支船桨也斜靠在上面。沃尔特刚一走近，门就开了，教练走了出来。

“你好呀，孩子！”他说道，“我正想去把你叫起来呢。



快过来喝杯热可可吧，还有点心！把它们装进肚子里就好带多了。”

沃尔特大口大口地喝完可可，把厨师准备好的饭都吃光，这时他觉得完全准备好了。

他们沿着小路向湖边走去，一只猫头鹰的叫声突然打破了沉寂，在空旷的夜空中不住地回响。

“呼——呼——呼——”

“这只可怜的猫头鹰昨天晚上肯定没捉到多少食物。”教练说道，“你能看见它吗，孩子？”

沃尔特往附近的树上看看，但是没见到什么像鸟儿一样的东西，教练接下来的一句话让他更加懊恼了。

“你的书本可能教会你往哪儿看，但是它没教你怎么使用自己的眼睛。出生在森林里的孩子，五岁就能一眼看见它那张得大大的翅膀。你往右边那个高高的松树树桩上看看。”

“呼——呼——呼——”猫头鹰的叫声又响了起来，就在一刹那间，松树树桩上面，一只鸟张开了巨大的翅膀，轻快而无声无息地飞到了一棵低矮的铁杉后面。不一会儿，它又出现了，这次它朝着一片沼泽飞去，爪子下面有一只野兔在拼命挣扎。大个子吉姆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向沃尔特传授起森林知识来。

“记好了，沃尔特，”他说道，“刚才是一堂很棒的森林常识课，如果光靠我讲给你听，可没有这么生动哦。你瞧，如果那只兔子不想被看见，就应该一动也不动，这是丛林生

活的第一法则，也是从娘胎里出来就应该要知道的常识，那只兔子如果不多跳那一下的话，现在应该还安闲地在那儿坐着呢，绝不会变成猫头鹰肚里的美食。它可能是有些紧张，被猫头鹰吓了一跳，所以不由自主就动了；也可能它只是踩住了一片树叶，猫头鹰的耳朵非常尖，听力极好，孩子，它什么都能听得到。它听到树叶的‘沙沙’声，立刻就飞了过来，这你都看见了。所以在树林里，千万不要突然做什么动作，要是不想被看见，就得一动不动，或者动作轻一点，让别人注意不到。这一点千万不能忘了，不然，刚才的一幕你也看见了，你知道动一动的代价是什么。等我们到了那边的森林里，一定要保持肃静。”

到了岸边，他们把背包和行李放进了小船，沃尔特在船头坐下了，教练则习惯性地跪在船尾——他以前接受培训时，独木舟还没有座位，大家都是跪着的，他的这个习惯延续到了现在——独木舟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很快就到了湖中心，等他们来到长满苔藓的河口时，太阳的第一缕光线已经照到了西沃德山上。

到了河流的主干道，他们明显感觉到了流水的阻力，吉姆使劲划船，他们仍然保持着很快的速度。沃尔特也出力不小，他的划桨技术不错，不过现在，教练让他丢下船桨，拿起相机，去捕捉河流两岸或者浅滩急流里一些有趣的镜头。

他放下船桨，将胶卷装进相机，把焦距设为三十米，然后用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放在调焦螺旋上，预备随时调整焦



距，这才开始从镜头里仔细观察两岸的风景。

“记好了，从现在起，不要说话，也不要突然地动起来。”教练提醒了一句。

可是对于沃尔特来说，这项丛林守则还是需要记得再牢些才行。不到五分钟，独木舟拐了一个弯，悄无声息地沿着逆流往后滑去，几乎同时，大个子吉姆发出“嘘”的一声，让沃尔特立刻警觉起来。独木舟好像失去了方向，只是在随意漂浮，不过，只要见过教练划船的话，就会知道这是教练在展示他的划船技巧呢。他把船桨深深放进水中，然后轻轻划动，动作很轻，几乎看不到一丝涟漪，但其实整条船都在他的掌控之下。

沃尔特这时却非常紧张，他往岸上四处查看，却一点也没发现教练在向他“嘘”什么。独木舟在缓慢地滑行，可沃尔特除了平静的水面，以及两岸茂密的森林之外，什么也看不见。突然他听到右面有微弱的声音，闪电般地扭过头去，相机也跟着晃动起来，可是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因为这时，随着一声惊恐的尖叫，一头母鹿从眼前不到十五米的地方“哗啦啦”地向岸上跑去，原来它一直都在睡莲丛里站着呢。从它看见独木舟的那一刻起，就一直一动不动地站着，再加上它身上的保护色和周围的颜色非常相似，难怪沃尔特一直没有看见它。

但是，一等那孩子转身，它就拼命向岸上跑去，弄得水花四溅。男孩惊讶地大张嘴巴，眼巴巴地看着它飞快地跳过

一根木头，白色的尾巴轻轻一甩，就消失在了一片灌木之中。

错过了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而且错全在他身上，沃尔特懊恼得说不出话来，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看也不敢看大个子吉姆一眼，而且吉姆慢条斯理地讽刺了他一番，叫他更加觉得无地自容了。

“真是可惜了，孩子。你那猛一转身是从书上学来的吗？我怎么觉得你和那只被猫头鹰捉住的兔子一样呢？你转得挺灵活呀，要是你的记性也这么棒才好呢，我们现在一定拍到了那头鹿，也就不用在这儿浪费时间了。也许还是等你将来多学点森林里的知识，我们再来试一次吧。”

这话真是太伤人了，不过这也正是吉姆的本意。其实在心里，他几乎和那孩子一样失望，不过他觉得这一次一定要让沃尔特记牢这个教训。他的这些话，字字都像鞭子，敲打着懊恼不已的小摄影师，他连一个字都回答不出来。沃尔特心里的懊悔真是难以言喻，他一直觉得自己很懂得保持冷静、屏息不动的意义，他还想着有机会的话要让教练看看自己在这方面有多出色呢，可是现在，机会来了，他却输得一塌糊涂，他觉得自己真是笨极了，完全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笨蛋。

沃尔特要是回头，可能就会看到教练的一双蓝眼睛这时正同情地看着他沮丧的背影呢。但是他一动不动地盯着正前方，所以没能看见这一幕，同时，他手里还在机械地划着船桨，心里在不停地反思着自己犯下的错误。

现在他们重新又返回到了激流中，教练很诚恳地让沃尔



特放下船桨，拿起相机，看看岸上还会有什么东西。孩子在调整相机的时候，暗暗下定决心，这次不论发生什么事，一定要让大个子吉姆知道自己已经记住了这个教训。

很快机会又来了，快得简直让沃尔特想不到。独木舟冲向东岸，沃尔特一眼就看到一根木头上面有一个棕色的影子，他向教练点点头，表明他看见了，然后就全神贯注地去做他要做的事。这时，小船离岸上已经很近了，吉姆控制得很好，他看见一棵倒着的树，可以在这棵树的掩护下前进，来到离那根木头大约六米的地方。

吉姆轻轻地划着，保持着不让急流把小船冲走的速度。他们离那棵倒着的树已经很近了，吉姆绕着树的外缘划动小船，不发出一丝声响，沃尔特也把相机的焦距调成了七米多。他们距离目标越来越近，他兴奋得浑身抖了起来，全凭意志的力量，才能把相机稳稳地拿在手里。小船一点一点地从树旁经过，沃尔特盯紧着木头上的那个棕色的东西，兴奋得快喘不上气儿来。哈！木头的另一端终于露出来了，一只麝鼠稳稳坐在那儿，对他们的到来还一无所知呢。

沃尔特小心翼翼地慢慢转过身，慢得简直像是持续了好几年。教练把小船控制在离木头不到六米远的地方，沃尔特也相应地调整了焦距。现在，他能在镜头里清晰地看到那个小动物了，它的爪子上还有一个河蚌呢。灯光闪了一下，快门“咔嚓”一响，沃尔特松了一口气，那只麝鼠吃了一惊，慌里慌张跳进了水里。这时，沃尔特才想起来，在相机曝光

之前，自己忘记把滑动门给打开了。

这是新手经常犯的错误，即使是专家，偶尔也会忘记，沃尔特在这么兴奋的状态之下，忘记了也很正常。不过，才刚犯了一个大错，现在又做了一件蠢事，这真让他有些受不了了。

可是大个子吉姆对于这次成功非常高兴，他笑着说道：“那只麝鼠以前肯定还没有照过相呢！他的样子还挺开心的吧？孩子，你这次做得很不错，刚开始有些激动，是吧？我都看见你发抖了，不过没关系，我曾经见过一个人，他离一只鹿只有十五米远，抖得浑身跟筛糠一样，我看啊，他周围最安全的倒是那头鹿了。好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拍点别的。”

沃尔特实在没有勇气把第二次错误告诉教练，但是他决定，晚上到了住的地方，他一定要实话实说，这样才像个真正的男子汉。接下来的五千米路程，他们一无所获，可是很快，第三次机会就来了，这次是一只硕大的蓝色苍鹭。它单脚站着，另一只脚藏在肚子底下的羽毛下面，长长的脖颈歪在肩膀上，尖尖的嘴半藏在胸前的羽毛下面。这只鸟好像在睡觉。光线正好，并且在水面的反射下，沃尔特相信这次照出来效果一定不错。

渐渐地，小船一点一点滑了过来，十五米，十米，五米……“咔嚓”一声！这一次沃尔特没出任何错误，他的动作准确而谨慎，他迅速地按动快门，当那只大鸟张开翅膀准



备飞走时，第二次“咔嚓”一声，抓住了这难得的瞬间。快门设置为百分之二秒，所以，尽管目标离他们很近，沃尔特还是有理由相信，这个细微的动作一定被他抓拍到了。

“拍到了吗？”吉姆问道。

“拍了两张。”沃尔特说道，语调里带着掩饰不住的骄傲。

“你确实进步很快。”教练赞许地说道，然后又一次把小船划进了急流之中。

这次的成功抵消了以前失败所带来的不快，沃尔特的心情愉快起来，他开始兴致勃勃地欣赏起两岸的景色来，自从吓跑了那头鹿以后，他还没这么轻松过呢。一千米一千米过去了，清澈的河水在两岸连绵不断的青山下缓缓流过。他试了好几次，可始终照不出那种青山滑行的感觉，也就是水快速流动时的光学效果。

后来，水流的声音变大了，而且这声音越来越大。小船转过一个急弯，他们发现前面的河水变成了白色，水流湍急，就像有什么东西在搅拌一样，河面上不时有黑色的礁石露出水面。水流阻力加大，独木舟不停地左右颠簸，沃尔特的心跳不由得加快了。难道吉姆想从这奔腾咆哮着的急流中穿过去吗？

“坐稳了，别乱动！”教练简单命令道，他的口气很严厉。

好险啊！独木舟擦着一块灰色的石头冲了过去，很快，就在前面的水里，离水面不到一米的地方，沃尔特又发现了另一块石头，这次一定躲不过去了——他惊恐地闭上了眼睛。

等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小船仍然在乱石中左右摇摆着前进，已然度过了刚才的危险。这时他才真正意识到，身后的那个人确实是河流和船只的主人。沃尔特好奇地睁大眼睛，开始兴致盎然地看着危险一次次地迎面而来，然后又在他还没反应过来之前，又一一被化解。

水流的“哗哗”声特别大，其他的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沃尔特很快意识到小船已经偏离了河道，来到了支流里。教练奋力划了几下，把小船划往水流比较缓慢的地方，眨眼间就冲上了一小块沙滩，然后由吉姆控制着小船，沃尔特跳上了沙滩，把小船给拖了上去。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教练一边把他的背包从船上拿下来，一边大声问道。

“很不错！”那孩子答道，他帮助教练卸行李，眼睛兴奋得闪闪发亮。

大个子吉姆背上背包，把船桨横着插在小船上，然后用船桨往肩膀上一放，小船就翻过来罩在头顶了，不偏不倚，正好。沃尔特拿着其余的行李跟在后面，两人走进了一片长满了枫树、桦树和槭树的地方，那里的树木盘根错节，枝叶茂盛，乍一看上去，根本就不可能从那里通过。

但是走近了看，沃尔特才发现那里居然有一条路，虽然路很崎岖，但总算方便多了。这条小路沿着河岸蜿蜒延伸，有时路上横着长满苔藓的树干，路面有时非常湿滑，有时很硬实，有时又像是沼泽地，沃尔特踩上去，整个膝盖都陷了



下去。就这样走了大概一千六百米，他们才来到了瀑布下面的河岸上，急流到了这里就算是结束了，水流开始变得平缓，他们立刻把独木舟放进水里，继续向下游划去。

划了五千六百米左右的路程后，他们再次上岸，这次他们来到了一个湖边，在湖的出口处，一条浅浅的溪水哗哗地流过了三个池塘，最后一个就是静静池，那就是他们的目的地。

### 知识加油站



#### 动物们神秘的保护色

保护色是指动物把体表的颜色改变为与周围环境相似，这种颜色叫保护色。很多动物有保护色，类似蜥蜴的变色能力，还有不少动物进化为与环境相似的皮毛。

自然界里有许多生物就是靠保护色避过敌人，在生存竞争当中保存自己的。颜色变化最多多样化的还属于海洋生物。八爪鱼，又名章鱼。章鱼在恐慌、激动、兴奋等情绪变化时，皮肤都会改变颜色。根据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章鱼在为自身生存与大自然抗争的过程中，进化到了可以依据周围环境的不同变换为与环境相一致的各种颜色，甚至能通过改变身体形状模仿多种动物。

## 第八章 静静池



**静**静池果然名不虚传，它有一千六百米长，最宽处大约有八百米。四周群山环绕，山坡上目之所及，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云杉和松树。在群山的映衬下，静静池就像是镶嵌在翡翠中的一块绿松石。除了南端的入口处，岸上靠近水边长满了高大的桦树、松树、水曲柳，偶尔也夹杂着几棵松树和榆树，不远处有一片沼泽地，稀稀拉拉地长着几棵漂亮的美洲落叶松，一直延伸到池塘出口的两侧，渐渐形成了一片宽阔的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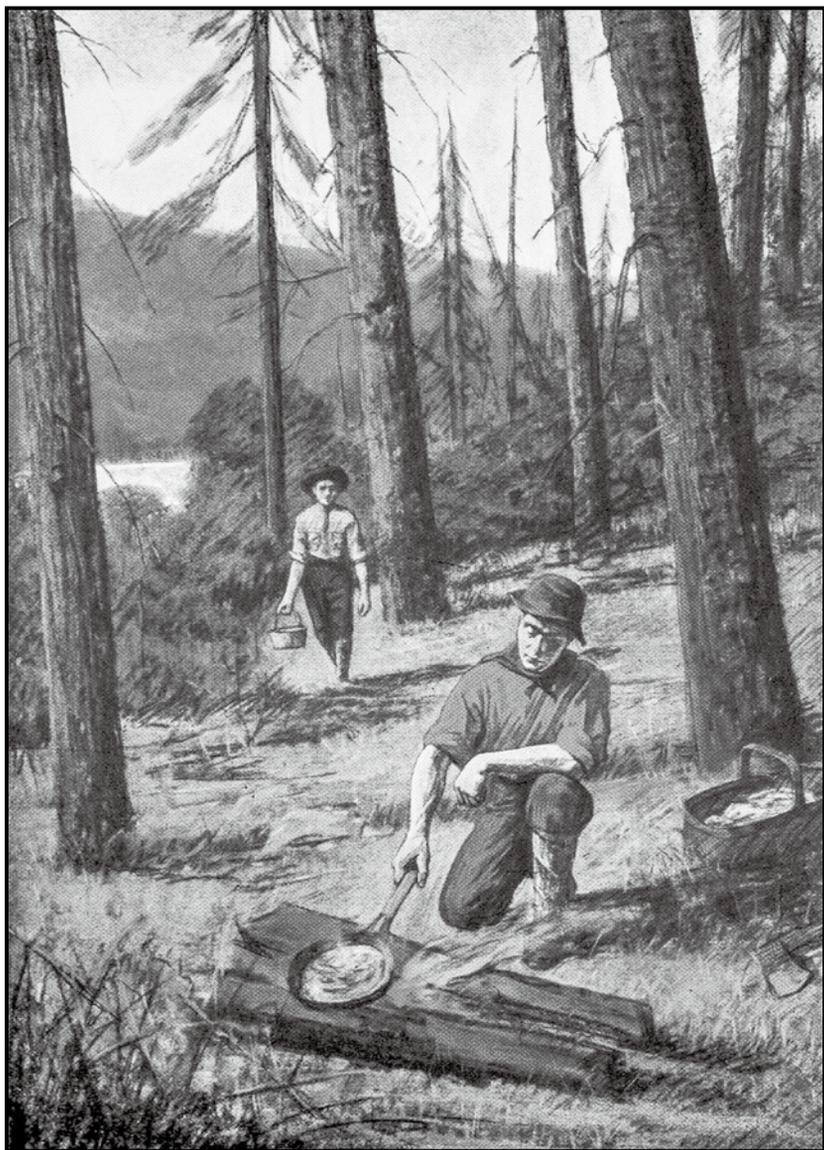
池塘的南端水很浅，长满了大片的睡莲，白色黄色相间，煞是好看，与这里平静的水面相比，上游的水流过于湍急，到处都是礁石，且长满了树木，有点阴暗。就在这里，



他们在乱石滩中找了一小片安全的地方，把独木舟停了下来。一条小路通向三十米外的一片杉树林里，这片杉树林相当隐蔽，正是大个子吉姆他们经常驻扎的地方。这里有两座舒适的斜顶小屋，面对面站着，相距约三米，两个屋子中间有一面结实的防风墙。小屋是用杉树皮搭成的，盖房子的人选用了粗大的杉树，剥下树皮，把表面弄平，一张一张的树皮面积都很大。屋子的侧面、背面和屋顶都是用树皮建成的，屋子的前脸和其他斜顶小屋一样，都是敞开的。两个屋子中间，有一堆篝火留下的灰烬。棕色的杉树枝在屋子中间各铺了厚厚一层，无言地诉说着在这里驻扎过的学员们曾享受过多么舒适的床铺，火炉旁边还有一个粗糙的木板桌。

“我们到了，孩子！”大个子吉姆说着把背包往地上一放。“你拿着这个东西，沿着旁边的小路，去取点泉水来，我在这里生个火。你肯定饿了吧！我们先吃点熏肉，到晚上再好好吃上一顿。”

吃午饭的时间早过了，旅行的兴奋劲一过，沃尔特这才意识到肚子里已经空空如也。他毫不费劲地找到了泉水，等他回来时，吉姆早已把背包里的东西拿了出来，正在生火呢。他劈好两段长两米，直径为二十厘米左右的圆木，并把木头的一端和一侧削平，并排放在一起，让削平的两侧相对，一头分开六七厘米远，另一头的距离加宽到二十五厘米。在木头中间，他先用桦树皮把火点着，然后又放上了杉树皮，桦树皮跟火油一样，特别适合用来生火。过了一会儿，他又放上了一些燃着



他正在生火。



的煤块儿，把平底锅放在火上，锅里很快就“嘶嘶”作响。煎熏肉的气味在此时简直是世界上最好闻的气味了，肉味混合着柴火的刺激气味，向着急不可耐的沃尔特迎面扑来。

大个子吉姆后来解释说，这样生火，平底锅才能放得平稳，下面的火势也会很均匀，而且人也可以舒服地蹲在一旁，而不会被烤得很难受，熏肉能够煎得很均匀，不会有的地方生有的地方熟。

接下来，他们又在炭火上放上了一壶水，等吃完饭后把刀叉和盘子洗一下。天哪！熏肉、面包和黄油拌着凉凉的泉水吃下去，味道有多美呀！饿了半天肚子的沃尔特觉得这辈子还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呢，唯一的缺点就是肉太少了，根本不够吃。但是大个子吉姆大笑起来，他说这只是午饭而已，等到日落的时候，他们会好好吃上一顿。

清理好盘子，大个子吉姆就带上斧头去了森林深处，很快就带着一些树杈回来了。其中有两根约一米五长，他在篝火两边各插了一根，并在这两根树杈上横放了一根笔直的小树苗，吉姆称之为“横杆”，然后他又取了一根树枝，在分叉处以上削掉了大约七厘米，形成一个抓手。他从分叉处把这根树枝的一个叉削掉了十厘米，把另一个叉留下足够的长度，以便可以用小钉子钉穿树杈短边，树杈在横杆上倒转过来，在钉子上挂一个桶，而桶就可以悬在煤炭上。他用同样的办法处理了其他树杈，但长度不一。营地范围算是划定好了。

那些长树杈枝（他们的名字叫挂锅钩）的用处是要尽量

把水壶挂得离火近一些，而那些短树杈则是用来文火慢炖食物，不至于使食物煮沸或烧焦，而且，使用抓手举起挂锅钩，就可以把水壶沿着横杆移动到任何位置，可以远离火最热的部分，还不会烧到手。这非常简单，很快就能制作完成，却和在家里使用燃气灶效果一样好，沃尔特觉得又学到了野外生存的重要一课。

盘子清洗完后，吉姆领着路来到了一片香脂树林里，带了两根大约一米五长的棍子，棍子的下端都带着钩子。他用斧头飞快地砍下了一堆香脂树枝，并教给沃尔特怎样把这些树枝都串在大树枝上，这样，等他们砍完以后，他们就可以带回去两大堆香气扑鼻的绿色枝条了，并且枝条的顶端还都穿在长木条上，抬起来很方便。回到小屋，吉姆很快就做了两张床，他把一些稍大的树枝放在下面，枝条纵横交叉，顶端都藏了起来，接着，他又在上面同样摆放了一些细小的、柔软的树枝。看！一张连国王都会嫉妒的床就这样做好了！

大约四点钟的时候，教练让沃尔特准备好钓竿，他们该去寻找晚餐要吃的东西了。他们把独木舟划到了一个河湾里，这儿有几股泉水汇入湖中，他们让船随意地漂浮着，教练对着水面和水面上方的昆虫仔细观察了一番。最后，他叫沃尔特在钓竿上安上两个鱼饵蝇。现在，沃尔特已经能够熟练地取出钓线，并轻轻把鱼饵蝇甩到水面上，他的动作非常轻柔，仿佛真正的苍蝇落到了水面上。虽然目前他还没有看到有鱼的迹象，不过他很想试一下自己的运气。小船在水面上漫无



目的地漂着，大个子吉姆在一旁悠闲地抽着烟，沃尔特没有事做，就好好地享受起湖水和群山所特有的清新气息来。不久，岸边的阴影处传来了“哗啦”的声音，沃尔特一眼就看见眼前银光闪闪，一条鱼窜了上来，打破了湖面的寂静。鱼群现在开始活跃了。

吉姆无声无息地划动了一下船桨——他这一招早上就使用过，而且让沃尔特羡慕不已——独木舟向着岸边冲了过去，刚才那条鱼惊起的波纹越来越大了。教练一声令下，沃尔特放下了钓竿，五米，六米，七米，飞蝇饵正好落在他们看见鱼的地方，它刚一落到水面，就看见一片银光闪动，沃尔特的手腕灵活一动，就要将鱼竿拉起来。

那条受惊的鱼拼命向深水处游去，钓竿的轴承欢快地响着。沃尔特轻柔而又平稳地加大了钓竿的压力，不到五分钟，吉姆的手就能够着鱼了，他灵敏的手猛地一抓，鱼就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这条鱼有半斤重，身上美丽的斑点闪着银光，教练把拇指伸进它的嘴里，把它的头使劲往后拉，立刻就毫不留情地拉断了它的脖子。

就这样，他们在岸边漂来漂去，沃尔特又钓到两条鱼，都和第一条差不多大，还钓到了好几条小的。他们来到离岸边约十几米处的一块大石头边上，沃尔特使劲把钓竿往远处一甩，把钓钩甩到一块大石头的后面，甩出去之后，鱼竿明显变重了，要不是卷轴发出了很大的声音，沃尔特还以为是鱼竿被什么东西绊住了呢。但是吉姆可是不会弄错的，他飞

快划了过去。

很快，那条鱼就蹿了出来。“握住较粗的一端，孩子，握住较粗的一端！但是要小心啊！”吉姆大喊起来。沃尔特照做了，他使劲把鱼竿提了起来，那根竹子做成的鱼竿差不多都要对折过来了，那条鱼没法挣脱，只是在水里拼命跳来跳去，可是钓线很快就松了，软绵绵地垂在又变直了的钓竿上。

“它要跑走了。”沃尔特的心猛地一沉，不过教练可没那么容易糊弄。

“快收线！孩子，快收线！”他大声叫着，并灵活地转动小船，好像小船下面有个枢纽一样，沃尔特这才明白过来，鱼是朝着小船的方向冲过来了，怪不得线会松呢。他快速转动滑轮，很快就感觉到钓竿好像被什么东西猛地一拉，他这才真正知道，鱼还在钩上呢，他总算松了一口气，又开始往上举起了鱼竿。

“这条沙丁鱼肯定有三斤多重。”教练说道，一边灵活地控制着船头，“真奇怪它居然不往水面上跳，要是别的鱼，肯定都跳了五六次了。”

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见过这条被钩到的鱼长什么样子呢，有两三回它都差点跳到水面上来了，但是除了能看到一片银光之外，水面上连一点波纹都没有，这条鱼又潜到了水底下，不过这已经让两个渔夫够开心的了。

沃尔特觉得钓竿又开始发沉了，尽管心里非常兴奋，他



还是觉得累了，他的心里来回转着两种相反的念头：一边希望能钓到一条破纪录的大鱼，另一方面又很害怕鱼会跑掉。这时，鱼停止了挣扎，沃尔特有机会稍微喘息一下，过了一会儿，鱼又重新开始另一轮的挣扎，这时沃尔特明显觉得它的力量小了很多，挣扎的时间也短了很多。他开始一点一点往回收线，他紧紧地举着钓竿，一刻也不敢放松。

这条鱼的挣扎时间越来越短了，而且很容易就能把它控制住。线越收越短，最后，他终于能在清澈的水里看到那个灰色的影子了，大个子吉姆也看见了，当然，他看到的東西肯定比沃尔特看见的要多。

“两条鱼呢，太幸运了！”他叫了起来，“把竿拿稳，孩子！现在我们没有渔网，把它们甩到船上很危险，它们会跑掉的。我去那边看看。你一定要小心，别让它们跑了。”

教练说得不错，两个钓钩都被咬住了。现在，沃尔特已经能够看见那两条鱼了，一看之下，他的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儿。他能两条都抓到吗？这真是一个给德拉瓦队争光的机会，而且回家讲给父亲听一定棒透了！他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鱼没有跳出水面，因为它们俩相互缠到了一起。

教练把小船划到岸边，自己跳到了及膝深的水里，沃尔特也站了起来，轻轻把鱼引到在一边等待的教练旁边。两条鱼已经很累了，它们简直是在被动地等死，只有宽阔的尾巴还在来回扫动。大个子吉姆左手抓住线，慢慢地把鱼拉到他的身边，然后他轻轻地把右手伸进水里，以免动作太过突然，

惊动了鱼，引起它们的垂死挣扎。他能抓住鱼吗？沃尔特虚弱地坐在那里，又紧张又焦急，浑身发抖。

渐渐地，教练的一只大手摸到了鱼鳞，他有力的手指一下子抠住了鱼鳃，然后灵敏地把鱼往上一扔——沃尔特根本就没看清楚他是怎么做的——两条鱼就开始在船上翻腾了。吉姆飞快地向这些鱼扑了过去，因为他那双敏锐的眼睛看到鱼钩已经掉出来了。等他站起来的时候，每只手里都举着一条鱼。好大的鱼呀！少年渔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条小鱼就有两斤重，另外一条至少比它还要重一磅。”吉姆用挑剔的眼光仔细看看，说道，“这真是一个好兆头。你是不是口袋里装了兔子脚呀。”

沃尔特赶紧表明自己什么魔法都没有使，他甚至把口袋都翻过来了，只有一个弹簧秤，是他父亲离别时送给他的礼物。吉姆的猜想立刻得到了证实，其中一条鱼只比他的猜测轻了一两多，而另一条则比他猜的重了约一两。这两条都是真正的宽尾巴鲑鱼，或者叫斑点鲑鱼，通常也叫作溪水鲑鱼，可以算是水中游着的鱼儿当中最漂亮的了。

沃尔特欣赏着两条鱼身上精致的花纹，突然间一种近乎后悔的感觉攫取了他的心，满心的兴奋和骄傲顿时荡然无存，他热爱大自然，对于任何生命的残害都会让他感到伤心。

教练重新划起了船，沃尔特立刻开始换鱼饵，可是吉姆阻止了他。

“孩子，”他语重心长地说，“真正的猎手会在猎物够用



的时候就收手，今天钓的鱼够多了——足够我们吃的。为了杀生的快感而打猎，那是屠夫才干的事，还不如上哪个大屠宰场工作去呢。我发现，如果我的学员是这种人，一般好运气都不会太长久。”

沃尔特感到了教练责备的口气，但显然教练是对的，所以他就毫无怨言地听从了，而且以后也绝不会忘记这样的教导。

回到营地以后，大个子吉姆立刻开始准备晚餐。他先去树林里砍了一根大约六十厘米长的木头，然后又把木头削成了七厘米厚的木板，把木板的两面都刮平了，同时，沃尔特已经在他的指导下，用小的硬木头生起了一堆火，很快就变成了一堆闪亮的木炭，它能保持很长时间的热量，这可是软木头做不到的，而这一点正是教练要教给沃尔特的知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硬木木炭在做饭的时候才会比软木头受欢迎得多。

等木板刮平以后，吉姆就把它支在炭火的前面，然后他把那条最大的鱼沿着背部从上到下全部剖开，不过很小心地没有戳穿鱼的肚子，然后把鱼洗净擦干，等木板热了以后，他就把鱼铺展平钉在上面，鱼皮那面朝下，接下来又把木板支在火的前面，另外，木板上面还挂上了三块熏肉，熏肉在火焰的炙烤下，肥油马上就流了下来，滴到鱼肉上。等需要把木板倒过来，好让鱼熟得更均匀时，吉姆就把熏肉摘下来，挂在小树枝的尖上，这时，沃尔特就派上了用场，他得过去扶着小树枝，好让熏肉上的肥油继续滴到鱼身上。

于是沃尔特照看着鱼，教练则听从沃尔特的建议，做了

一个反光镜。他把两根棍子绑在一起，做成一个“T”字形，其中一根棍子有七八十厘米长，另一根则只有三十厘米长，然后他又把一片六十厘米宽的桦树皮钉在了“T”字形的三个末端，绕成了一个半圆，而且桦树皮白色的一面朝里。一块杉树皮横着钉在棍子上，等于给这个东西安了一个把手，这样一个粗糙的反光镜就做成了，这反光镜的效果还不错，它能把光聚集成一束照在你需要的地方。

等这个做完，也差不多该把鱼翻面了，吉姆在鱼肉上撒上了盐和胡椒，又重新把它钉在了木板上。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坐在气息芬芳的杉树下，一心一意地看着眼前粉红色的鲑鱼肉散发出诱人的香气？在这个时候，你一定会馋得口水直流。要是没有过这样的经历，那你就想象一下吧。我的建议很简单：只要有机会，就要尽量学学沃尔特的做法。

就着面包、黄油和热可可（莫利安博士不允许正长身体的孩子们喝茶或者咖啡，他们就用这个东西来代替），这顿饭真是吃得舒服极了。等最后一口棕色鱼皮下面的粉红色鱼肉吃完，沃尔特心满意足，他觉得，自己至今吃的饭都没有这顿饭的一半那么美味。

现在晚饭也吃过了，床铺也铺好了，该是时候要执行这次出来的主要任务了。天阴沉沉的，根本看不见月亮的踪影，这将是個非常黑暗的夜晚。不过吉姆倒是喜欢这一点，因为天色昏暗，野鹿看不清其他东西，肯定会喜欢明亮的照明灯的。



他们离开营地时已经有九点钟了。沃尔特和平常一样坐在船头，不过这次他什么心都不用操，只要注意自己的相机和帽子上的照明灯就可以了。反光镜就放在吉姆身边很近的地方，沃尔特早已跟他交代过怎么使用这个东西了。此外，他们还准备好了一个闪光灯和连在两节电池上的电线，吉姆只需要按一下按钮就可以打开闪光灯。

他们俩商量好了，沃尔特把相机的焦距调到三十米，要是有幸碰上野鹿的话，就由教练来判断距离并打开闪光灯。

他们就这样在湖上航行，水面变成了黑色，天光也是阴暗的黑色，四周一片寂静，空气里有种神秘而怪异的气氛。小船驶离岸边还不远，可是沃尔特已经迷失了方向，就好像被蒙上了眼睛一样，不过吉姆可不是这样，他仍然像白天一样坦然自若地划动小船。闪光灯已经打开了，只是上面蒙上了一层布。

走着走着，沃尔特突然意识到小船的速度变慢了，他怀疑他们已经来到了池塘的出口处。在教练的命令下，他打开了闪光灯。一瞬间，明亮的光线划破了黑黑的天幕，夜色在这光亮的反衬下，显得更黑了。他们前进的速度非常慢，只听得见船头响起的轻微的水花声。

沃尔特静静地坐着，尽管他留神细听，还是听不到一点周围发出来的声音，根本无法判断他是不是还在划船。不过他肯定是在划船，因为小船还在平稳地向前行驶。这时，一阵响亮的蛙叫传来，清楚地表明他们已经来到了池塘出口处

的草地了。小船的航向也相应有些改变，开始沿着河岸行驶，沃尔特在他的座位上缓慢又隐秘地转动了一下方向，好让灯光照到岸上。在那个距离下，即便是处在灯光之下，河岸也只是模糊的一个轮廓，沃尔特不由得奇怪，这样他们怎么能看到野鹿的眼睛呢？

一只惊慌的麝鼠猛地扎进了水里，把沃尔特吓了一跳，他的神经现在真的是高度紧张。他长时间保持着一种坐姿不变，腰都疼了，腿和脚都有些麻木了，但他还是勇敢地咬着牙，暗暗下定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绝不能移动一下。

这时，船好像轻微地晃动起来，引起了沃尔特的注意，他意识到这是吉姆故意在晃动，他看见了野鹿，在向沃尔特传递信号呢。沃尔特一下子忘记了所有的不适，急切地向岸上望去。有好几分钟他什么特别的東西也没有发现，不过突然之间，他注意到两个闪闪发光的東西——那野鹿的眼睛在注视着手里发出的灯光呢。虽然鹿的轮廓根本看不清楚，但是那双眼睛却是全神贯注的，一眨都不眨。

小船一点一点地向岸边驶去，突然那两个发光的東西不见了。沃尔特不由得心里一沉——是那个小家伙害怕了吗？不是，它们很快又出现了！很显然，那只野鹿只是低了一下头。这时，小船又晃了一下，说明教练在提醒他又有了新发现。沃尔特把目光从那两个发亮的東西上转开，很快就又发现了另外两只眼睛，只是这两只眼小了一些，也低一些，很快，他又发现了第三双。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明那头鹿还有敌人躲在一旁吗？万一那是一只山猫或豹子可怎么办？沃尔特这时的想象力特别丰富，眼前立刻出现了一连串的情景。要是能把这些都拍下来该多好啊！他很想问问教练这是什么意思，但是他根本不能说话。

小船缓慢地向那三双闪闪发亮的眼睛驶去。沃尔特的照相机一直对着那它们，一动不动，快门开着，谁也不知道那亮光什么时候就会消失。小船悄无声息地前进，沃尔特被那六个明亮的光点深深吸引了，毫无疑问，那三只鹿对于沃尔特手里的光线也同样着迷。就这样，一点一点的，他们离光点越来越近。那些光点会什么时候消失呢？沃尔特觉得他必须扭头看看大个子吉姆在干什么，吉姆会不会把电线断开，那些光点会不会随时都消失呢？

这些可怕的念头在他脑子里来回转动，这时候沃尔特眼前的水面和河岸闪起了一道耀眼的光芒，电光石火之间，他看见前面有一只母鹿和两只小鹿，它们站在岸边的草地上，好奇地直愣愣地盯着前方，而草地的一旁是一片黑黝黝的美洲落叶松林。几乎是不自觉地，他打开了闪光灯，拉下了快门，有几分钟的时间，什么都看不见，但是他清晰地听到那几只小动物惊慌地逃到树林里的声音，说不定这回又是什么也没有照到，他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

“照下来了，孩子？”教练慢吞吞的声音响了起来。

“应该照下来了。反正我是尽力了，我的相机动都没动，

一直对着它们呢。”沃尔特说道。

“你今天晚上做得很不错。”吉姆说着，把船桨一划，小船就开始往回走了，“把灯关掉，一起划船吧，我们该回去睡觉了。”



### 生存小贴士

#### 如何在野外取水

任何情况下都应留有至少一壶饮用水，这可是危险情况下的救命之源。在无法寻找到现成的饮用水或身处绝境干旱之地时，可以用以下办法寻找饮用水。

**1. 融化冰雪或接雨水：**可用各种容器收集雨水，澄清后再煮沸消毒饮用。

**2. 地汽取水法：**在潮湿的沙地上挖一个约二十厘米深的碗状坑，底部放进接水的容器，再在地面上覆盖上透明的塑料布，四周用沙土压上。地下水经蒸发在塑料布上遇冷会凝成水滴滴入碗中，这种方法虽然慢但绝对卫生。

**3. 植物取水法：**早晨起来收集植物叶上的露水或利用植物的蒸腾作用，将塑料袋套在植物的浓密嫩枝条上，扎好袋口收集，也是救急的好方法。

## 第九章 傍晚的枪声



森林里新的一天在寂静无语的庄严气氛中开始了，仿佛整个大自然都在肃穆地迎接新的一天，就连树叶都完全静止不动了，夜间窸窣窸窣的声音现在也不响了，习惯在夜间出没的小动物们都缩回了它们的巢穴，白天统治整个森林的走兽和鸟类此时还没有苏醒，这种和平的宁静既是大自然的祝福，又像是一种祈祷。

沃尔特就在这种时刻醒过来了，四周寂静无声，除了大个子吉姆的鼾声外，什么也听不到。有好几分钟，他透过树皮墙的漏洞，向外面张望着。没多久，清晨灰白色的光就射进了整个森林，高大的松树树顶上，有一抹玫瑰色的红光，这好像是一个信号，营地附近灌木丛里的一只白脖子麻雀立

刻唱起动听的歌来，不远处，另外一只麻雀很快加入，接着，越来越多的小鸟加入了大合唱。一只红松鼠也在尖声“吱吱”叫着，用爪子使劲敲打着营地的屋顶，好像打定了主意要从那里穿过去一样。一只野兔也在附近蹦跶了两下，沃尔特小心翼翼地直起身子，他发现这只灰色的小家伙正好奇地向屋子里窥视呢。

这时大个子吉姆醒了，他打了一个哈欠，在被子下面伸了一个懒腰，小灰兔“突”的一下就钻进了灌木丛里，不过教练还是看见了小兔子的白尾巴，他笑了起来。

“你怎么不请它进来吃早餐呢，孩子？”他问道。

沃尔特也笑了，他从被子里爬出来，说道：“我不是不好意思嘛，还没认识它多长时间呢。”

“说不定它也是这么想的呢。”教练说着，从包裹里拿出两块粗糙的毛巾来，说道，“先去洗洗，我们吃早饭吧。”

空气里有股刺骨的寒意，沃尔特想到水里有多冷，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他真害怕把手伸进水里的感觉，不过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默默跟在吉姆后面，把手伸进了湖水。让他惊奇的是，湖水居然比空气要暖和得多，照在湖面上的一层厚厚的雾气就像是一块毛毯，锁住了昨天太阳留下的温暖。他们在湖里飞快地游了一圈，随后很快擦干了身上的水，沃尔特再也不觉得水冷。这时，湖面的水气不断向上升腾，太阳的第一缕光线照到了水雾上面，五彩斑斓，他们开始返回营地吃早餐了。



“你在这里生火，我去弄吃的吧。”教练说着又在包裹里搜索了一番，“用烙饼和剩下的鲑鱼填饱你的肚子怎么样，孩子？”

教练准备食材的时候，沃尔特就把前一天学到的生火技术熟练地展示了出来。他在两块大木头中间摆上了两大堆木柴，隔了大概三十厘米远的样子，中间又放了一些干树枝和木头屑，在上面又放了些桦树皮。

然后他又在树枝中间放上了更多的小树枝，都按照一定的角度摆好，在上面又铺了一层小一些的树枝，接下来是大一些的树枝，与前面的形成一定的角度，就这样摆好了，最后他又在最上面放上了大块的硬木。

沃尔特划了一根火柴，点着了桦树皮，他很高兴地看到，不到一分钟火焰就蹿得老高。这样摆放的木柴，里面有空气流通，而空气对于生火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最终火焰会把硬木点着，变成木炭，这是做饭非常关键的一步。

在沃尔特生火的同时，大个子吉姆也和好了要烙饼的面团，出去拿鲑鱼了，营地旁边有一棵松树，树枝上挂着一个桶，鲑鱼本来是放在桶里面的。他很快就回来了，不过一向开朗的脸上带着一副懊恼的神情。

“孩子，看样子今天早上除了那只小灰兔以外，我们还有别的客人也来了。要是你不介意，我们只有吃熏肉了，反正鲑鱼是吃不上了。水獭先生要是想吃鱼，爬树这点麻烦它是不会介意的，早知道我就该把桶挂在电线上才对，那样它

就没机会得意了。”

沃尔特看着满脸懊恼的教练，不由得笑了。“你怎么知道是水獭把鱼给偷吃了呢？”他问道。

“因为这一片地方，没有别的动物这么喜欢吃鱼，能为了吃鱼愿意费这么大劲，况且，它还露出了不少马脚，到处都是它的脚印。对了，孩子……”他又加了一句，脸色突然亮了，“你拿着那个大勺子，沿着那棵大松树前面的路，一直往前，走到一大片着过火的草地上，我昨天看见那里有很多早熟的蓝莓。你去把那个勺子摘满，回来我给你做好吃的，一定会好吃得让你把鲑鱼忘得一干二净。”

沃尔特照着做了，他很快就来到那块草地上，果不其然，那里的蓝莓非常多，没费多大工夫他就摘了满满一勺子。还没回到营地，他就闻到了熏肉的气味，馋得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一锅热腾腾的可可茶挂在吊锅钩子上，一盘烤得喷香的熏肉还在木炭上放着，免得变凉了。

吉姆拿起勺子里的蓝莓，满意地微笑着，把它们倒进了盛着面粉的锅里。煎锅里有煎熏肉剩下的油，正被加热得“嘶嘶”作响，吉姆放进去一些面糊，刚好是盖住煎锅的底部的量，接着他把煎锅放在红光闪闪的木炭上，自己在前面蹲了下来，用挑剔的眼光很专注地注视着不断冒着泡泡的煎饼。突然他把煎锅端了起来，手腕灵巧地一抖，动作非常轻快，沃尔特根本就没看清楚他是怎么做的，只见煎饼飞了起来，在空中转了一圈，吉姆又用锅接住了，而且恰好是煎好的一



面朝上。接着，吉姆又把锅放到了火上，两分钟以后，煎饼就涂好了黄油和糖，进到了沃尔特的肚子里。

“孩子，还吃吗？”这位大厨一边问，一边手腕再次一转，一个煎饼就飞到了沃尔特的盘子里。

“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煎饼了！”这孩子激动地大叫着，“等我回家，也这么做煎饼。希望我爸爸也能尝尝这种煎饼！对了，吉姆，你让我试一下吧。”

教练最后又转了一下，把煎锅交给了业余厨师沃尔特，沃尔特就开始动手做煎饼了。沃尔特伸手想拿刀子给煎饼翻个儿，吉姆调皮地眨着眼睛，他的一双大手先把刀子拿在了手里。

“你这样拿着刀子去翻煎饼，我真是看不下去。”他慢吞吞地说道，“我让你看看应该怎么做，孩子。喏，就是这样。”

沃尔特不好意思地笑笑，他笨手笨脚地抖了一下煎锅，可是他手腕的动作完全不是想象的那么回事，煎饼没有优雅地在空中翻个身，而是斜着飞了出去，落到了教练坐着的位置上，而教练呢，多年的经验早已让他练就了灵敏的身手，煎锅刚动时，他就赶紧挪了位置，现在正大笑着在地上打滚呢，那笑声响彻了那一片森林。

沃尔特不由得脸上发热，简直比火堆上的木炭还热，他懊恼地咬着嘴唇，那种懊恼怎么也掩饰不住，不过他天性还算比较幽默，所以最后也忍不住跟着笑了起来，并马上准备好再试一次。这一次，吉姆站在一边不停地指导着，并且还

一再申明，他认为这煎饼其实不需要蓝莓就已经够美味了。沃尔特终于成功地把煎饼抖到了空中，而且还能自己把它给接住，不过他的动作力度还不够，不能让蓝莓在空中翻个身，结果煎饼落到锅里的时候，就完全没有有什么形状了。

吉姆往面盆里看了一眼，很明显他觉得照这样下去，自己好好吃一顿饭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于是他伸手接过煎锅，给沃尔特亲自示范了一下。他稍微倾斜地端着煎锅，并且尽量把胳膊伸长，让锅离自己稍微远一些，之后轻轻把锅晃动几下，这才果断而有力地抖了一下。他做的时候，整个动作轻松流畅，好像简单得很，当然事实上并非如此。然后他把锅还给沃尔特，让他照着样子重复了好几遍，直到他觉得还可以，这才让沃尔特倒进面糊，重新开始。

刚开始很慢，不过很快面糊的表面就开始起泡泡了，接着边缘处也都发硬了。沃尔特轻轻晃了一下，发现煎饼已经不再粘着锅底，于是他也轻微晃了几下，然后突然把锅往上一颠，一秒钟后，煎饼又落到了锅里，并且是熟的一面朝上。

教练满意地点点头。“看样子你会成为一名合格的森林人。”他说道，“不知道怎么烙煎饼的人，绝对不能算是真正了解森林。”

吃完早饭，沃尔特洗盘子，教练则出去搜索鹿的踪迹。无论在家还是在营地，洁净的重要性都仅次于虔诚，而要把碗盘洗干净，热水是非常重要的。沃尔特干了半天，终于完成了工作。他正晾着毛巾，突然听到后面有奇怪的声音，回



头一看，正好看见一只鸟把他放在木头上的香皂给叼走了。那只鸟的体形有蓝松鸦那么大，但颜色却是灰白相间的。

鸟儿飞到最近的一棵树上，开始啄它的早餐。不过只需尝上一口就够了，随着一声尖叫，鸟儿把香皂给丢下，并在树枝上使劲擦了擦嘴，那声尖叫可以说是混合了失望、厌恶和愤怒等各种情绪。紧接着那鸟儿大叫起来，既像是在责备，又像是在抗议，声音很尖厉，也很难听，接着它又飞到了另一棵树上，并且又在树枝上把自己的嘴前后左右仔细擦了一遍，随后它又换了一棵树，又把前面的动作重复了一遍。就这样，它一边大叫，一边擦着嘴，最后消失在了森林深处。

沃尔特不由得大笑起来，那只鸟的每一个动作都表现出了它的厌恶，而且它的愤怒很明显是针对沃尔特的，因为它觉得是沃尔特叫它这么倒霉的。沃尔特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鸟呢，不过他能从小鸟的轮廓、羽毛和其他的一些特征中看出，它肯定和松鸦是同一个大家族的。事实上，这是一只加拿大松鸦，它是蓝松鸦的至亲堂兄，常年居住在北方的森林里，不过在当地，它经常被称为驼鹿鸟。

吉姆回来的时候，正好撞见这只鸟表演的尾声。

“看来威斯克·杰克觉得是你对不起它呀，孩子，”他说道，“你怎么惹它了？”

沃尔特就给他讲了香皂的事情，教练一听，“扑哧”一下笑了。“这个小毛贼也活该。”他说道，“有一次，一只蓝松鸦坐在我的屋顶上，就等着我走了，它好偷东西呢。只要你

一转身，它们就会从你的盘子里偷东西吃。话说回来，要是你一个人待在林子里，周围几十里都没有人，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松鸦这样也算是一种特殊的社交方式了。”

“可是它的名字威斯克·杰克是怎么来的呢？”沃尔特问道。

“我也不知道，孩子，我是从一个加拿大伐木工那里听说这个名字的。他说曾有一次看见这种鸟在偷吃水獭的笼子里的吃食，结果被捉住了，那种笼子叫‘威斯克·舍可’，你要把这个词说快一点，就有点像是‘威斯克·杰克’了，我觉得这种鸟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反正，那些人就是这么叫它的。你以前见过这种鸟吗？”

“没有。”沃尔特老老实实回答道，“不过我一看见它，我就知道这肯定是一种加拿大松鸦。我在一本关于鸟类的书上看过的。”他说这话的时候，故意狡猾地把“书”那个字说得重了一些。

大个子吉姆不知道咕哝了一句什么，很快就改变了话题。“我刚刚去找长脚趾先生的踪迹，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现。如果是在两个月以后，那还情有可原，因为那时候猎人们肯定来过很多次了，可是现在……”他突然停住了，眼睛直直地望着炉火，像是在沉思什么。

“你在想什么呢？”沃尔特觉得那种沉默有些压抑，忍不住问道。

大个子吉姆伸手去拿他的烟斗：“我在想……”教练一边



说着，一边熟练地把烟斗凑在一块火炭上点着了。“我在想，那些无耻的偷猎者是不是已经过来了。杜伦特伐木营整个夏天都有很多新鲜的鹿肉，有人专门供应给他们的。我们俩今天还是到湖边看看吧，算是做个调查。到了下午我们再去捉鲑鱼，水獭先生把我们的鲑鱼偷走了，我们再去捉几条。”

说完，教练把他那双沉甸甸的靴子脱掉，换上了一双轻便一点的鞋子，沃尔特也穿上了运动鞋，因为他意识到这一次狩猎需要悄悄地行动，可以说这也是体育运动一种最高级的形式，是人类的狩猎技巧和动物们的灵敏天性的一种较量。这应该算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昨天晚上用灯光来引诱野鹿的行为，简直就算不得是打猎，因为猎人掌握了现代化的工具，野鹿们明显处于劣势。不过，现在很明显，野鹿们完全占了上风，因为它们的耳朵天生就很灵敏，能听得出最微小的声音，即使树叶的沙沙声也会让它们很警觉，而它们的鼻孔也非常管用，即便一阵微风吹来，它们也能从中分辨出很多信息。

于是，吉姆一大早就领着沃尔特来到了池塘边。他一边在小山坡的草地上走着，一边向沃尔特解释说，野鹿都是夜里吃食的，所以在傍晚时分才会到低地上来，在水边度过一整个晚上。“不过现在，它们肯定该回山坡的高地上去了，差不多十点钟吧，它们就该回去了，然后就在那里，躺在浓密的灌木丛里睡上一个白天，然后，到了下午四点多，它们又开始活动了，到下面的草地去喝水吃食。”教练说道。

“好了，孩子，”他继续说道，“你一定要小心你的脚，这里的路都是鹅卵石铺成的，非常滑，你要踩稳了。留心别碰到小树枝什么的，万一不小心弄断树枝，发出了声音，那就别想见到长脚趾先生了。只要我一停下，你立刻就不要再动了，一直待到我重新开始走为止，千万不要发出任何声音。突然动弹一下会有什么后果，你昨天应该已经知道了吧。”

这时，他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小山脚下，吉姆放慢了步子，一双眼睛仔细搜索着地面，以及四周的灌木丛。跟在他后面的沃尔特发现，教练似乎并没有特别注意自己的脚下，可是每一步都踩得非常稳当，非常小心，甚至连一片叶子都不会踩到，就好像他那双鹿皮便鞋有什么神奇的魔力一样，好像它们不需要主人费心，自己就能在遍地的树枝中间找到道路，同时还能轻松撑起主人高高的个子和那么重的身躯，行走起来毫不费劲。

与此相反，沃尔特就觉得自己需要集中全部注意力才能够好好走路，并且还要时刻留心，因为教练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停下来，这时候他也得保持绝对的安静。这些事让他精神高度紧张，唯恐脚底下会发出致命的“咔嚓”声，所以很快就累得精疲力竭，没有一点精力东张西望了。沃尔特简直怀疑自己这辈子到底能不能学会轻轻地走路，这种技能对于印第安人来说是天生的，而对于一个优秀的森林人来说，几乎已经成了他们的第六感。

吉姆突然停了下来，向前面一片松软的土地指了指，这



对沃尔特来说不啻为一个放松的好机会。在那块地上，有一个清晰的“V”形脚印，教练对着脚印仔细研究了一下。

“有一只母鹿五分钟前从这里过去了。”他轻轻说道。

“你怎么知道的呢？”沃尔特也用同样的声音低低地问道。

“从脚印大小可以看出这是一头母鹿。”说着，他弯下腰，指了指脚印边上一层薄薄的水雾，就在他说话的时候，有一粒很小的沾着泥土的水雾落了下来。要是超过五分钟，这些水雾就会干掉，这点常识沃尔特作为一个童子军还是知道的，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这脚印的重要性。教练又打量了一下右边的小山。

“你看看那棵倒下的大树。”他轻轻说道。

沃尔特朝着他说的方向望去，他仔细看了看眼前一百米处那根大木头，可是看来看去，怎么也看不出有什么像动物一样的东西。教练一直留意着他的表情，这时他那张诚恳的、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上不由得慢慢露出了一丝笑意，然后他慢慢弯下腰去，捡起了一根粗棍子，轻轻把它掰断了，棍子发出“咔嚓”一声脆响。

木头那边立刻发出了一声惊叫，接着就是“哗啦啦”的声音，沃尔特眼前很快出现了两条细细的棕色长腿和一个白色的“旗子”，那“旗子”真像是一大团可笑的棉花，这正是那天早上他最后一眼看见小灰兔的情景。接下来，木头那边又响起了两三个“哗哗”的声音，然后，一切都静下来了。

沃尔特扭头看看教练，教练的嘴大张着，虽然没有笑出

声来，但显然他笑得十分开心。“你早就看见它了吗？”沃尔特不好意思地问道。

吉姆点点头。“当然了。”他答道，“是这样的，孩子，你要寻找的东西会以另一种样子出现的，比如说，刚才一头小羊打扮得很精神在那里散步，就像你经常在公园里看到的那样——可是你根本没有看见它。刚才我只看见了一点棕色，在这个季节树叶肯定不是这个颜色的，所以我立刻就知道那一定是一只小动物。而你呢，你看见的就是一点棕色，根本没想到这些，关键是，在森林里，你要知道自己看见的真正是什么。”

说着，教练的脸色有些阴沉了：“可是那只兔子逃跑的样子实在有些奇怪，要是在狩猎季节，这也不算什么，可现在不是。它本来应该是跑一段距离就停下来，然后好奇地藏在那里，偷偷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让它那么害怕。可是现在它脚步不停地跑走了，说明它最近经常被骚扰，非常害怕。”

说完，他们又跟以前一样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一路上发现了好几次野鹿的脚印，其中一两次还是刚留下的，可是大个子吉姆对这些都没怎么在意。后来，他们又发现了一串足迹，从脚印的大小看，沃尔特知道这肯定是一头体格硕大的公鹿留下来的。教练湿了湿手指，仔细看了看风向，因为当时的风特别小，干的皮肤根本就感觉不到。他很满意地发现，野鹿的踪迹正好和风向相反，于是就一路追了过去。他一边走，还一路向沃尔特解释，如果踪迹和风向一致的话，



他们再追只是白白浪费时间，因为不等他们追到，野鹿早闻到他们的气味，跑掉了。

他们一路向前追去，地势越来越高，只有像教练那样训练有素的眼睛才能看清楚野鹿的脚印。到了山顶，吉姆突然离开了野鹿的踪迹，向左绕了很远，然后又转到了山顶。在山顶上他走得更加小心翼翼，每走一步就要停一下，看看前后左右的情况，后来，他总算停在了一棵杉树下，点头示意让沃尔特过去。

“看看离这里二三百米远的那片杉树林。”他轻轻说道。

沃尔特照做了，可是有好一阵子，他什么特别的东西也没有看到，后来他想起了那天早上的教训，就开始找“一片棕色”。他很快就有了发现，只有仔细看才能发现，就在那片杉树下面，有一只公鹿躺在那里，正在安静地睡觉呢。

“这只鹿跟狐狸一样狡猾，它在山顶来回跑了几趟，想要迷惑我们。现在睡的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它自己的足迹，”教练说道，“不过我们总算找到它了。”

两个人对着公鹿看了一阵子，可是一阵乌鸦的尖叫声突然打破了森林的寂静。乌鸦离他们很近，沃尔特不由自主地抬头望去，想看看头顶那只黑色的捣蛋鬼，可是他一只鸟也没有看见。正奇怪时，他瞥见教练正强忍着笑，这才明白原来那不是乌鸦在叫，而是吉姆本人发出来的声音。

沃尔特回头去看那只公鹿。只见眼前站着一只仪表堂堂的动物，脑袋非常优美，两根长长的鹿角挺立在毛茸茸的头

上，一双灵敏的鼻孔在捕捉空气里任何潜在的危险的气味。有几分钟，它一动不动地站着，耳朵竖起来细听周围的动静，一双温和的大眼睛搜索着山坡，精致的鼻孔大张着。他就这么威风凛凛地站着，警觉但不惊慌。这是一只很气派的公鹿，正处于精力旺盛期。

眼睛、鼻子和耳朵都没有发现什么危险，它终于感到满意了，但是他仍然警觉地藏进了杉树林里，轻巧地从一棵倒下的木头上蹿了过去，一下子消失不见了，不过吉姆很快就向沃尔特示意，通往山顶的灌木林里有一些轻微的动静。

“它这是要跑到山顶地势高的地方，好好看看四周有没有危险，然后它再跑一个大圈子，闻闻风里有没有什么东西。你注意到它背上的伤疤了吗？它肯定是被子弹伤过，或者是跟别的公鹿打架时伤到了。孩子，你这次看到的可是静静池的国王呢。这都三年了，每次到了打猎的季节，我都想见到他。可是这个狡猾的家伙和我一样清楚狩猎季节什么时候开始，它太狡猾了，你根本就找不到它，根本不可能像今天一样看到它。我真希望能抓到它，不过，我又不希望看到它死，它的样子真的很威风！好了，我们该吃午饭了，然后还要再去抓鲑鱼呢。你将来肯定能这么悄悄地打猎呢，孩子，一定记住了，只有这样狩猎才是真正的体育运动，这是最公平的猎鹿方式。”

沃尔特为了找到合适的落脚点付出了不少努力，教练这几句表扬让他觉得努力没有白费。在回营地的路上，他第一



次觉得信心十足，而这正是一个森林人最佳的报酬。

下午钓鱼的时候，沃尔特没有捉到像昨天那么大的鱼，不过这几条鲑鱼已经很不错了，而且他们没花多长时间，就捉到了足够吃的鱼。早早吃完晚饭，教练带着他来到了离营地不远的地方，吉姆说，小动物们经常会到这个地方来喝水。沃尔特选了一个视野开阔的地方，把照相机摆好了，并用周围的树枝把它掩盖了起来，另外，闪光灯也预备好了，沃尔特为此还带来了几节干电池。接下来，他们还在那里绑了一根结实的线，小动物从那里经过，那条线就会发出警告，然后只需轻轻一扯，闪光灯就打开了。

“附近还有其他几个地方，小动物们可以喝水，所以野鹿来不来这里就得靠碰运气了，不过我觉得概率还是挺大的。”教练说。

回到营地里，教练把火给熄掉，免得烟火的气味会把猎物吓走。一切完备，他们只要坐着静等野鹿光临就好了。为了消磨时间，大个子吉姆给沃尔特讲了几个狩猎故事和冒险故事，这些故事惊险刺激，让沃尔特的心不由自主地“怦怦”直跳。不久，夜幕就渐渐笼罩了森林，暮色降临了，沃尔特的目光越过树梢，看到第一颗星星已经在眨眼睛了。

“很快就会会有小动物来了。”教练说道。

话音未落，就在照相机对着的湖面那边传来了一声枪响，这响亮的声音在空旷的山谷里不断地回响。吉姆立即站了起来，眼睛里全是怒火，他朝着枪声传来的方向使劲晃了

晃自己结实的拳头。

“你这猎狗，我要把你的脖子拧断！”他生气地说道，然后又扭头对着沃尔特悲哀地说，“今天晚上算完了，孩子，那一声枪响就把周围几千米内的野鹿都吓跑了。还是带上你的相机回家吧。我一整天都在担心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今天早上我们就没看见几只野鹿，而且它们还都那么小心，我就怀疑有人在这里打猎。等我们回到森林夏令营，我一定要报告看森林的人，然后我们要去猎捕一些大的动物。我能猜出来是谁在打猎，不过我没有证据，一点证据都没有。”他想了想，又说道：“如果要是你把相机留在外面一夜的话，说不定会在天明之前拍到一张的。”

沃尔特同意了，于是他们做好了要在外面度过一夜的准备，可是就在这时，远处有一道光线一闪，两人都吃了一惊。

“是闪光灯！”沃尔特高兴地大叫起来，“这次你猜错了，老先生！”

吉姆的脸色很难看。“可能我是错了，孩子。”他慢吞吞地说道，“有可能是一头鹿的脑子不对劲吧。好了，快去拿你的相机吧。”

没过几分钟，他们就到了小动物们喝水的地方。一点没错，确实是线断了，闪光灯打开了。沃尔特立刻打开滑盖，然后拿着相机回到了营地，他的心里非常兴奋，不过吉姆却是少见的闷闷不乐。



#### 野外简易取火法

1. **火石取火法**：找一块坚硬的石头作“火石”，上面垫上易燃的火绒或是已烧焦的布料作“引火物”。用小刀的背或小片钢铁敲击“火石”，使火花落到引火物上。当引火物开始冒烟时，缓缓地吹或扇，使其燃起明火。石头击出的火花必须有一定的热量和持续时间才能点燃引火物。越是有棱角的石头打击火石效果越好。如果一块硬石边缘太圆滑，把它在大石上摔碎，这样就能现出尖锐的棱角。

2. **藤条取火**：找一根干的树干，一头劈开，并用东西将裂缝撑开，塞上引火物，用一根长六十多厘米的藤条穿在引火物后面，双脚踩紧树干，迅速地左右抽动藤条，使之摩擦发热而将引火物点燃。

3. **凸镜取火法**：找一个直径为五厘米或更大些的放大镜，用来聚集太阳的光线，使之照射在准备好的引火物上，点燃引火物。如果没有现成的放大镜，可从望远镜、瞄准镜和照相机上取下一块凸透镜来代替。

## 第十章 为荣誉而战



第二天下午回到了森林夏令营，沃尔特立刻来到了和莫利安博士办公室挨着的暗室去洗照片，可是他发现洗照片用的一些化学药水没有了。这让他很沮丧，他又不愿意用手头的那种老药水，唯恐自己的宝贝照片效果不好，没有办法，只好耐心等着药水从城里运来再说。莫利安先生答应了会马上运来，于是沃尔特就回到了木屋，让吉姆教练跟莫利安博士去报告整个行程了。

进到屋里，他发现塔克正在耍弄一片竹子，而比利在一旁絮絮叨叨地指点着。

“快看啊，了不起的猎人回来了！”沃尔特一进来，比利就带着嘲笑的样子夸张地鞠了一躬。



“怎么样？照到照片没有？”塔克问道，他挽上了最后一个结，接着又伸手拿虫漆。

沃尔特就把自己这两天在静静池所经历的事情简单讲了一遍，但是他一门心思只想着野鹿，结果就把自己抓到的大鲑鱼给忘了。“这里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吗？”

塔克摇摇头。“也没什么。哈尔今天早上回来带了一条三斤重的鲑鱼，要是到今天晚上也没人钓到比它大的鱼，那这一周的钓鱼分又归塞内卡队所有了。对了，这鬼地方的气氛变得更压抑了。还有哈尔，这家伙更骄傲了，除了他自己队里的人，他谁也不正眼瞧，我真想狠狠地揍他一顿。”塔克咬牙切齿地说。

“对了。”他抬起头，又加了一句，“你到底是怎么了，你笑什么？”

“没笑什么。”沃尔特说道，“就是那一天，我一下子钓了两条鱼，总共有五磅重呢，而且也是鲑鱼。”

塔克和比利同时向他扑了过来，把沃尔特扑倒在地，塔克骑在他身上，大叫起来：“你说什么？是真的吗？”

“我一次钓上来两条鲑鱼，总共有四斤半，这算打败他了吧？”沃尔特打不过他们俩，好不容易喘了一口气，说道。

“这应该算是一条鱼了吧。”比利兴奋地大叫起来。

“不管怎么说，都是我们赢了，因为其中一条就有三斤多重呢。”沃尔特说道，他猛地一顶，把比利顶到了地上，“怎么样？你这牢骚不断的家伙？”

“沃尔特，你没有瞎说吧？是实话吧？你这三脚猫！你有什么证据吗？”塔克问道。

“大个子吉姆能作证呀，而且还有照片。”沃尔特说道。

塔克的脸色发亮了。“这就太好了。哦，天哪！我们等着今天晚上破纪录吧！”他得意地大笑着。

结果的确没让塔克失望。到了晚上，新纪录公布了，德拉瓦队燃起了篝火，狂舞了一番以示庆祝，惶惑不安的沃尔特发现自己成了整个小组的中心。看着沃尔特把自己取而代之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这让哈尔心里满是怨恨，再加上失败的痛苦，他非常沮丧，这一点谁都看得出来。

第二天一大早，沃尔特见到了哈尔，并且向他伸出手来，哈尔却目不斜视地走了过去，好像沃尔特是根树枝或者石头一样，连看都没有看一眼。这对沃尔特真是一种侮辱，好几个德拉瓦队的成员，还有哈尔自己队里的几个人都看见了这一幕。当天晚上，受辱的德拉瓦人召开了一次会议，尽管沃尔特一再反对，路易斯也做出了很大努力，还有另外一两个孩子也不赞成，但他们最终还是通过了一项决议，就是要对哈尔采取“不予理睬措施”，也就是说，大家都不要搭理哈尔，在任何时候都不要理睬他。

哈尔在自己组的木屋里也不是很受欢迎。他的头儿竭力想让他跟沃尔特道个歉，头儿向他指出，他这么做确实是违反了童子军精神和誓言，但是这番劝说收效甚微。这个孩子娇生惯养，被纵容坏了，从小就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爸



爸有钱，周围的人个个都喜欢去奉承他、迎合他，所以他很难适应这里的新环境，而且他对营地的这种民主环境也根本不能理解，于是就这样固执地继续自己的做法，虽然心里满是痛苦和怨恨，却一点也不愿意表露出来。

塞内卡队的队员们也只是真假参半地支持他，毕竟他和他们是同一个集体，但要是说到朋友，他连一个都没有。就这样哈尔越来越孤立了，他每天都一个人去钓鱼，成了整个营地最骄傲也是最孤独的一个孩子。他钓回来的大鱼总能给他们队加分很多，他就靠这一点赢得自己队员的尊重，也正因为这样，他竭力想要保持自己的钓鱼记录，这成了他每天生活的主要目标。

一天早上，沃尔特驾着小船到离营地大约五千米的地方去，一路上还在想着哈尔的这件事，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这个地方是他前一天发现的，这条路线非常隐蔽，藏在一团缠绕的灌木丛里，他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了那条河道，他以前曾经无数次从这儿经过，却从来没想过去看看那里还有什么东西。

他耐着性子非常小心地在灌木丛里开路。有一次，一堆漂浮的木头挡住了路，他不得不下了船，扛着独木舟游了过去。过了这一段，道路就非常通顺了。出乎意料地，前面居然出现了一片宽阔的水域，约有八百米长，河流中间水非常深，那里还长着一亩多的睡莲。

一看见睡莲，沃尔特眼睛都亮了：“呀，我敢肯定这里

一定有梭鱼！”他大叫起来，根本就没意识到自己的声音有多大。

“这还用说，肯定有了。”一个声音“扑哧”一笑，说道。

沃尔特扭脸一看，只见一个做工非常粗糙的竹筏就藏在一棵倒着的杉树后面，帕特·马龙坐在上面，正在捉小鲈鱼当鱼饵呢。

“你好呀！”沃尔特叫道，“你在干什么？”

“我的样子不像是在捉鱼吗？”帕特说道，长满雀斑的脸上满是笑意。

沃尔特也笑了笑：“嗯，那么你在捉什么鱼呢？”他又问道。

“大部分都是小鱼，还有一小部分是蚊子。”帕特不假思索地说道。

这时，帕特从水里举起了一个正在蠕动的七八厘米长的小鲈鱼，沃尔特笑问道：“你把这个也叫作鱼吗？”

“它既是鱼又不是鱼。”那个伐木工说着，把那条小鱼扔进了一个装了半桶水的桶里。

“这条算是鱼吗？”他把手伸到后面，捞出来一条特别大的梭鱼，伸长了胳膊让沃尔特看。

沃尔特忍不住吹了一声叹服的口哨，他急切地问：“这里还有这么大的鱼吗？”

“当然了。”帕特说道，“在这一片沿河的地方，这鱼还算是小的呢。”

“可是你用什么捉住它的呢？”

“就是用鱼钩和鱼饵呀。”

沃尔特一听不由得笑了。“帕特，你真行。”他说，“我可不是要打听你的秘密，我就是想和你一样，也钓一条那么大的鱼。”

听到这里，那张满是雀斑的脸上闪过一丝狡猾的笑容：“想钓大鱼吗？你可是把我打倒过一次呀。”

沃尔特点点头。

“而且你也说过，要是有机会你就教给我一些诀窍。”

沃尔特又点点头。

“要是我告诉你那些大鱼在哪儿，还教你怎么捉它们，你愿意现在教我怎么格斗吗？”帕特急不可耐地问道。

“不管你教不教我钓鱼，我都愿意教你格斗。”沃尔特热心地说，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小船划到了岸边。

接着，两个人就一起努力划过了那片茂密的灌木丛，找到了一个空旷的地方。“你不会和我真打吧？”沃尔特问道，他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丝疑虑。

“当然不会真打了！你把我当成什么卑鄙小人了？”他的同伴颇有点气愤。

沃尔特自己也觉得这么想怪不好意思的，他赶紧伸出手去，向帕特道歉。然后他简单地解释了一下拳击的规则，很认真地指出：“打在腰线以下就算是犯规；被打倒的那方有十秒钟可以站起来，而在这十秒钟以内，对手绝不允许碰他一

下；摔跤在拳击中是不允许的；每一局比赛的时间是三分钟，中间休息一分钟。”

“真正的运动员在对手倒下时绝不会乘人之危。”沃尔特最后总结说。

这么多规则对于一个住在大森林里的孩子来说有点难以领会。同样，他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打架的时候，他不能去抓对方，踢对方，或者挠对方，即使有机会也绝不允许去咬，因为他曾经很多次看见别人打架，都是又踢又咬，根本不讲究什么道德问题，那些人打起架来简直就像动物一样，凡是大自然赐予他们的武器，就没有一样不用的，而且对于已经倒下的对手也毫不怜悯。

不过帕特天生就具有强烈的公平竞争意识，他充分理解了这些规则的含义以后，立刻就觉得这些规则很有道理。“这些规矩确实很公平！”他叫了起来，刚才一脸的困惑都消失了。

接下来沃尔特就教了他几招简单的防卫动作。比如在跟对手对峙时怎样用一只胳膊抵挡对方的进攻，用拳头遮住脸时怎么用胳膊肘和前臂去保护自己的身体；还有怎么向前移动，在身体摇晃时怎么躲过攻击；以及怎么观察对手，去判断对方的动作，以避免受到攻击；最后，他又教给帕特侧步的技巧，也就是在保持身体不动的情况下稍微移动脚步，好让对手的攻击落在身体两侧，同时自己也有机会去反攻。

帕特本来就很有天分，再加上他有种爱尔兰人对战斗的



热爱，所以很快就掌握了要点，一个小时后，沃尔特已经喘着粗气被打倒在地，帕特赢得了胜利。

“这真是我这一辈子上过的最好的一堂课了！”帕特兴高采烈地大叫着，对着天空又是舞拳又是踢腿，“来吧！快点呀！我现在能把你打倒了！来吧！帕特·马龙要让你尝尝厉害！”

沃尔特谢绝了他的诚挚邀请，笑得倒在地上根本就起不来了，那个高大的丛林小子却在旁边对着一个假想敌又是攻，又是躲，又是防的。“今晚我就能打败杜伦特营地无敌手，我敢肯定，就像我是我们家的老大一样肯定，绝对不会有错！”他一边说，一边大笑着，筋疲力尽地栽倒在沃尔特身旁。

休息了一阵以后，沃尔特建议去钓鱼，于是帕特爬上了他的小船。不一会儿小伐木工就把自己学会新功夫的事给忘了，他又想到了一个新主意。

“对了，沃尔特，你们森林夏令营的人为什么都想要钓到最大的鱼呢？”

沃尔特详细解释了他们的比赛规则，并且说他非常希望自己的小组能胜过塞内卡队。

“那太简单了。”帕特冷不丁说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沃尔特不解地问。

帕特用他脏兮兮的食指挠挠鼻子，严肃地眨眨眼睛，说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木筏上的那条大梭鱼？那至少有九斤重呢。”

“可那不是我的呀！”沃尔特叫道，“那是你钓的。”

“是我钓的吗？”帕特一脸迷惑地挠挠头，“我不知道呀。肯定是你梦游钓的吧，现在不记得了。”

沃尔特看着他的样子大笑起来，可是他还是谢绝了朋友的礼物，可是看帕特的脸色好像挺失望的，沃尔特赶紧好言解释了一番，他最后说道：“你知道的，我们童子军最大的骄傲就是能够赢得别人的信任，但是要拿别人的鱼去比赛，这就是弄虚作假了。一个人的信誉是他最重要的东西。”

帕特默不作声地思考了一阵子，好像在努力消化这个新的观点。等他终于开始说话的时候，他说得非常慢，但那是他真实的感觉。

“你的意思是说，拿这条鱼去赢得比赛，就像是去打一个已经倒在地上的人一样，或者就像欺负一条瞎了眼的小狗一样？”

“就是这样。”沃尔特说道。

“可是，别的孩子们也肯定会这么诚实吗？”

“当然了。”

“事实可不是这样！至少有一个人就不诚实。”

“这又是什么意思？”沃尔特惊奇地大声说道。

“我是说有一个卑鄙的小坏蛋就经常用帕特·马龙的鱼得第一名，他的名字叫哈尔·哈里森，总在兜里装满了钱。上个月，他总是花大价钱买我的鱼，要是你今天早上不从这里过，说不定到了晚上他就把这条鱼买走了，不过这也是他从



我这里买的最后一条鱼了，那个下流无耻的小混蛋。”接着，他又脸色忧伤地加了一句，“帕特·马龙今天很高兴，因为他知道了什么是信誉，可是他的兜里从此以后就要空荡荡了。”

说完，两个孩子又回到了小船上。他们忙了半天想要再捉一条梭鱼，结果没能如愿，于是两人各自回去了，但他们对彼此的敬意都增加了几分，沃尔特还一再承诺，第二天还要再来钓鱼。“下午我还要捉青蛙当鱼饵呢，明天太阳出来的时候我就在这里等你。”帕特说道。

这天下午沃尔特满脸严肃地回到了营地，他心里感觉非常复杂，既有蔑视也有喜悦——蔑视是因为他发现自己营地的人居然这么不诚实，违背了童子军的誓言，喜悦则是因为他对荣誉坚贞的信念得到了别人的认可。假如说他以前还有点怀疑是帕特·马龙偷了莫利安妈妈的坠子，那么帕特这天早上的表现，则让他这种怀疑一扫而光，彻底消失了。

除此以外，他的心里还正在进行另外一场战斗。童子军的职责是什么呢？他应该怎么做才能维护一个童子军的荣誉呢？他应该把自己听来的事情报告上去吗？还是应该保守秘密？他不想去告发，可是，从道义来说，他握有这样的证据，还能让自己小组的分数屈居于塞内卡队之下吗？还能让哈尔的队友们享受他们根本无权享有的分数吗？

沃尔特刚把小船靠岸，就看见哈尔的小船划了过来，他不由得松了一口气。他要让哈尔本人去做这件事——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做一个正直的人。

等哈尔也上了岸，沃尔特低声说道：“哈尔，我知道你的鱼是从哪儿来的了。”

哈尔向他扭过脸来。“你说什么？”他很粗鲁地问。

一股热血涌上了沃尔特的脸颊，他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拳头，不过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冷冷地说道：“你的那些大鱼都是从帕特·马龙那里买来的。”

这次轮到那个家伙的脸红了，但他还是勉强做出一副镇静的样子。

“净胡说。”他冷笑道。

“你心里很明白，我绝不是胡说。”沃尔特说。

哈尔知道赖不过去了，满脸不高兴地问道：“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沃尔特有些悲哀，“可是，哈尔，为什么你不能去把一切都告诉莫利安博士呢？这样对大家才公平啊。”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大家对我的印象已经够差了。要是你不乱说，谁会知道这事？再说了，要是你到处乱说的话，我也会同样说你的。”哈尔嘲笑道。

“你这家伙，我一定要……”沃尔特忍不住要爆发了，但是他有些同情眼前这个不幸的家伙。他冷静了一下说道：“哈尔，今天晚上我是不会跟任何人说这件事的，但是你该做的事情你一定得做，不要忘了你的童子军誓言。”

“最好还是你别忘了。”哈尔咬牙切齿地说，“向别人胡说八道可是非常低级的事情。”丢下这句凶巴巴的话，他大踏

步回自己的木屋去了。

沃尔特若有所思地回到了木屋，他那副严肃的样子很快就引起了伙伴们的注意，他们立刻围上来，七嘴八舌问开了。

“她到底是谁呀，沃尔特？”

“她爸爸是不是一个上校呀？”

“背我们一圈，再把我们放下来，沃尔特。”

“呵呵，大森林里的浪漫爱情！新手沃尔特爱上了一个印第安公主！”

对于大伙儿的玩笑话，沃尔特的回答都心不在焉，男孩们看到他好像真有心事，都知趣地停住，不再打趣他了。他很早就上了床，可是一整夜都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脑子里反反复复只想着一个问题：“我应该举报他吗？应该举报吗？应该吗？”想来想去，把脑子都想疼了。

第二天早上，天都蒙蒙亮了，这个问题还是没有找到答案。沃尔特把小船放进水里，向昨天钓鱼的地方划去。帕特已经在那个破旧的木筏上等他了，和昨天说的一样，他的口袋里果然装了不少活蹦乱跳的青蛙，这些青蛙在他的口袋里蹦来蹦去，急着要跳出来，可算给他找了不少麻烦。沃尔特把帕特拉上船，他们立刻就绕着睡莲转起圈来。

接下来，帕特让沃尔特装好他的钓钩，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还在蹦跶的绿色青蛙，用钩子穿住蛙嘴，他一边穿一边解释说，这样青蛙依然可以游泳，大鱼见了才不会怀疑。接着，帕特拿起了船桨开始划船，沃尔特则把鱼钩扔了下去。

青蛙刚到水面上，就看见睡莲边上出现了一串涟漪，接着只听到“哗”的一声，钓竿响了起来。就这样蹿了两三次之后，一条大鱼就一动不动被钓了上来，梭鱼一向都是这样的。帕特敏捷地把鱼弄上了船，猛地一摔，把它的脊柱给摔断了。这条鱼足有四斤重，这真是一个好兆头，沃尔特兴致勃勃地准备好再钓第二次。

他们又在睡莲那里钓了半个小时，钓到了几条稍微小一点的鱼。

他们又划到远一些的水域，那里的水很深，泛着黑色。帕特停下了船，然后把口袋里剩余的青蛙挑选了一遍，仔细挑了一只令他满意的，之后就把它挂到了沃尔特的钓钩上。“你把钓钩就甩到那片茂密的睡莲边上，一定要慢慢地才行。”他命令道。

沃尔特第一次没把鱼钩甩到位，第二次，那只青蛙刚好落到了睡莲的边上，它立刻开始拼命地游了起来，想要爬到睡莲上去，就在这时，水面像是沸腾的开水一样溅开了花，沃尔特失去了平衡，差点连小船都弄翻了，这条鱼的动作突然而有力。

“你钓到了！你钓到了！这肯定是一条特别大的鱼，我就知道！我钓到了它三次，都被它跑掉了！”帕特兴奋地大叫起来，“千万不要让它跑到那些睡莲下面呀！”

沃尔特很快发现，要避免让这条英勇的大鱼逃到睡莲下面，他得使出吃奶的劲才行，不过一点一点地，那条鱼还是



离开睡莲越来越远了，沃尔特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条大鱼算是跑不掉了。鱼儿又拼命挣扎了几次，差点把细细的钓竿都给弄断了，不过很快它就放弃了挣扎，于是战斗宣告结束。帕特轻轻地把手伸进水里，强壮的手指抠住了鱼鳃，然后把这宝贝儿放进了船上。鱼的嘴还在一张一张的，露出可怕的样子，不过帕特很快就用刀子把它的肚子割开了。

沃尔特拿出了他的秤称了一下，他倒吸了一口气，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十二斤多！”

“啊，它嘴巴里还有我的两个鱼钩呢！”帕特叫道。说着，他就熟练地从鱼嘴里把自己的财产掏了出来。

帕特还雄心勃勃地想再钓一条大鱼，不过沃尔特觉得自己那天钓得已经够多了，况且，他还急着想让队友们都看看他的战利品呢，所以他收好了鱼竿，开始往回赶。

“帕特，哈尔经常在这里钓到大鱼吗？”沃尔特问道。

帕特盯着他的同伴看了足足一分钟，这才说道：“什么？难道你认为我会告诉他我是在哪儿钓到大鱼的吗？那我还怎么卖给他呀？无论他还是你们营地的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昨天你能找到这里来真是太幸运了，你不会告诉别人吧？”

沃尔特发誓说他不会的。

“哦，对了，沃尔特，哈尔所做的事你告诉博士了吗？”帕特突然问道。

沃尔特只得承认他还没有，然后出于对这位爱尔兰男孩的信任，他把自己目前所处的困境全都告诉了帕特。“要是你

你会怎么办呢，帕特？”他最后问道。

“我？我也不知道。我想我大概会来个‘横跨步’（意思就是‘回避’）吧。”帕特说道，他的眼睛闪着调皮的光芒。

“可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呀，我想回避也回避不了。”沃尔特为难地说。

这时伐木工孩子那满是雀斑的脸严肃起来，他慢慢说道：“这件事事关公平，也就是你所说的荣誉，但是我想这同时也是一件好事，”说到这里，他那种爱尔兰式的幽默又来了，“我肯定会这样做：把那个惹事还爱骂人的小混蛋猛揍一顿。”

沃尔特笑了。“我也想呀。”他坦白承认。

到了该分手的地方了，沃尔特掉头回到了营地。男孩们一看见他手里那条巨无霸的大梭鱼，立刻就炸开了锅，那些小一点的鱼倒是被忽略了。德拉瓦队队员们的兴奋更是难以言喻。哈尔刚好就在那儿，目睹了这一切。

等四周没人的时候，他冷笑道：“看样子你也开始用钱钓鱼了呀！你买这条鱼花了多少钱？”

沃尔特一言不发，掉头就走，一整天的快乐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想一个人待一会儿，仔细考虑一下这场关于荣誉的战争。刚吃过午饭，他就趁着没人注意溜了出去，希望在静静的森林里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到了下午，他终于下定了决心，回到了营地。不知怎么的，他感觉到空气里好像有一种压抑着的兴奋。比利是第一个看见他的。



“沃尔特，你听说了吗？”他大声喊道。

“听说什么？我什么也没听说？”沃尔特说道。

“塞内卡队的分数都取消了，原来哈尔的鱼都是买来的。”比利说道。

沃尔特的第一反应是，哈尔终于做了他应该做的事，去向博士坦白了，他肩膀上的重担终于可以卸下来了，可是比利接下来又说道：“帕特·马龙今天下午来告诉总头儿，说哈尔这阵子一直都在跟他买鱼，他还把剩下的钱都带来了，说他觉得花这些钱很不公平。这事有意思吧？”

“博士怎么做的呢？”沃尔特关切地问道。

“博士说既然马龙是诚实买卖，这钱他应该留着，因为这鱼本来也是交给了营地呀。然后他又把哈尔叫过去，把哈尔付给马龙的钱全都还给了哈尔，接着他就把哈尔钓鱼挣来的分数都取消了。不知道他给哈尔说了什么，可是有人说这事就这么解决了。唉，哈尔一定难过死了！这么一来，帕特算是洗清了他背上背的黑锅，没人会再觉得他偷了那个坠子。能做出这种事的人怎么会偷东西呢？”

大家知道了哈尔的事情之后，都非常气愤，不过很快这种气氛就变成了鄙视，还夹杂着一些怜悯，因为那孩子的荣誉就这么给毁掉了。大家后来很少再提到这件不光彩的事情，不过从那以后哈尔就更孤独了，没人愿意跟他一起玩，只有很少的几个人愿意对他伸出援助之手，这些人中，沃尔特就是其中一个。就这样，整个营地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

## 第十一章 比利的夸夸其谈



离森林夏令营大概三千米远的一片空地上，午后的阳光暖暖地照着，太阳的金色光线柔和地照在森林的这个缺口上，但是大自然好像不喜欢这样裸露着土壤，所以就上面长了很多的野草，也算是一种装饰，变成了黑色的树桩悄悄地躲在红色覆盆子的藤下。在远处稍微开阔一些的地方，地面上全都覆盖着蓝莓树丛。在这块空地的上方，有两个孩子坐在一棵大松树干枯的树桩后面。

“它又来了，比利，路上又开始忙了。”其中一个孩子说道。

“这不是公的，是母的。”比利不屑道，“难道你不知道吗，所有工蜂都是母的？公蜂是不会酿蜜的，它们只会嗡嗡。”比利说话不讲究语法，不过他说的内容倒是没错。



“看！蜜蜂一只又一只，它们这么快就飞过来了，我们肯定离蜂窝很近了。哎呀，斯帕德，要是那些家伙们看见我们拿着一桶蜂蜜回去，我敢打赌它们的眼珠子都会蹦出来的！”

“可是到现在还没弄到蜂蜜。”斯帕德简单地说，“蜂窝肯定在界外，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就继续往前走呗。”比利的口气不容置疑，“不会有多远了。我敢肯定，总头儿要是看见我们的蜂蜜，他什么也不会说的，而且，这肯定能给我们德拉瓦队挣来好几分呢。”

毫无疑问，这两个孩子就是比利·巴克斯比和斯帕德·伊莱。比利想出了到森林里找蜂蜜这个好主意，而斯帕德马上就同意了。比利本来就是无忧无虑的乐天派，他在户外总是能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而且他很善于观察，所以总能有所发现。要是他的性格能稳重一些，不那么调皮，说不定他能成为营地里孩子们的头儿呢。可惜他做事太冲动，有时甚至很不小心，他总是梦想着能成就一番大事，可惜做事总是欠考虑，不顾后果。

其他的孩子是不是注意到这里的野花丛里有蜜蜂，没有人知道，反正这个秘密比利对谁也没有说过，他做好了周密的计划，要给自己挣来一份荣誉，同时也要给他们德拉瓦队多挣点分数。但是，天性使然，比利在事情还没做之前，已经神秘秘地跟别人暗示过好多次了，由于同伴们很少把他的话当回事，所以他的暗示就成了笑柄，大家都嘲笑说这是

“比利的夸夸其谈”。

不过比利对于同伴们的嘲笑并不在意，他没有反驳一句，事实上，他还有点希望大家能嘲笑他呢，这样，等他大事做成以后，大家才会更加惊讶。所以，他老是带着一种很神气的样子，让大家都知道他在准备一件神秘的事情，不过谁也没有对他非常在意。他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割蜂蜜，这还是以前一个放蜂人教给他的，比利从他那里学来了怎么“割”蜂蜜。

首先，他要做一个蜂箱，方法很简单，不过很管用。这箱子是用一个雪茄盒做成的，大约有七厘米宽，九厘米那么深，在箱子的一个侧面横着开一道缝，宽度刚好够将一块普通的窗户玻璃插进去，在盒子里面钉了两个小小的平台，好让玻璃板搁在上面，这样，整个箱子就变成了上下两层。箱子盖的中间有个一厘米左右的孔，从里面钉上了一块玻璃挡住这个小孔。整个箱子做得非常粗糙，不过比利偷偷实验了一下，发现它还是非常管用的。这时，他才把自己的计划偷偷告诉了斯帕德·伊莱，两人一拍即合，打算第二天下午就把这个计划付诸实施。

于是，这两个孩子就偷偷来到了这片空地，跟谁都没说，比利相信，蜜蜂就是在这里采集花蜜的。在蜂箱的下层，他放了一块面包，面包上洒了很多糖浆，这还是他使劲央求厨子才得来的。然后，他把玻璃推到合适的地方，就准备好开始工作了。



不久，他就发现了一只蜜蜂在空地边上的麒麟花上飞舞，他一手拿着箱子，另一手拿着盖子，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把箱子放在蜜蜂的下面，然后用箱盖把蜜蜂轻轻一推，蜜蜂就进到了箱子里，箱盖立刻就合上了。

“这也太简单了！”一直在一旁用崇拜的眼光看着他的斯帕德说道。斯帕德对所有带刺的动物都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

“这不算什么！我曾看见有人用手指拿着蜜蜂。只要你不害怕这些动物，它们就不会把你怎么样。人们害怕不害怕它们，它们清楚得很呢。”比利说道。

蜜蜂在箱子里发出了愤怒的嗡嗡声，不过那监牢里太黑暗了，它很快就安静下来。两个孩子轮流透过玻璃往里面观察它，等它把狭窄的箱子飞了一遍之后，比利轻轻地拉开了里面的玻璃，蜜蜂很快就发现了下面的糖浆，一下子就忘记了一切，只顾眼前的美味了，立刻开始大吃特吃起来。

然后，比利小心翼翼地举起箱子，把它放在手边的一个树桩上，轻轻去掉了箱盖。很快，那只蜜蜂吃饱了糖浆，扇扇翅膀准备飞走了。它拖着沉甸甸的身体在箱子上方绕了一两圈，然后径直飞进了树林里。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呢，难不成要跟踪它？”斯帕德问道。

“不，我们要在这儿等着它回来，你这木头脑袋。”比利答道，“不过趁这个空当我们再抓一只吧。”

他们很快又抓到一只，也跟第一只一样，最后被放了出

去，让孩子们惊奇的是，这只蜜蜂飞行的路线跟第一只的刚好呈直角。

“哦，天哪！”比利大叫起来，“这些蜜蜂真神奇呀！”

斯帕德偶尔向箱子里瞥了一眼，正好看见又一只蜜蜂飞了进去。“又有一只蜜蜂找到了糖浆！我看见它飞进去了！”他也大叫起来，越来越兴奋了。

“这不是又一只，这是第一只蜜蜂又回来了，我说过它会回来的吧。”比利往箱子里看了一下，说道，“我就知道是这样，它还带来了另外一只蜜蜂。等它们再回来的时候，就会把整个蜂窝的蜜蜂都带来的。”

事实证明，比利说的一点都没错。不大一会儿，一大群蜜蜂就围住了箱子，不停地飞过来然后又飞回去，在蜂窝和箱子之间忙忙叨叨。同时，第二只蜜蜂也带去了这条好消息，很快，又一大批蜜蜂飞来了，两条路线上都是浩浩荡荡的蜂群。

“那我们怎么办呢？要不就分头行动，你跟着那条线，我跟着这条线？”斯帕德问道。

“你没有箱子，怎么跟着去呢？你以为蜜蜂会拉着你的手带着你去吗？”比利不无嘲讽地说，他根本没想到斯帕德还从没见过这样的事，“我们俩一起跟着第一条线路走，要是有时间，我们再去第二个蜂窝看看。”

说着，他拿出一把刀子，在放蜂箱的树桩上刻了一个记号，然后又蹲下来，小心地看着第二条线上的蜜蜂，又在树



桩上朝着蜜蜂飞走的方向刻了一个粗糙的箭头，说道：“嗯，现在好了，我们回来以后，就可以沿着这个方向去看看了。”

接下来，比利开始仔细观察他们要去的第一条线路，他发现空地的对面有一棵云杉，看见这个标志，他立刻就把还关着几只蜜蜂的箱子盖好。然后他们带着箱子直接来到那棵云杉树下，接下来，他把箱子放在最近的一根树桩上，又把盖子打开，几只肚子吃得饱饱的蜜蜂立刻飞了出来，转了几圈，飞回了家。就是这几只当中的蜜蜂很快又飞了回来，所以才引出了斯帕德那句表明他对工蜂性别一无所知的話。

空地的北部边缘有块牌子标着“界线”二字，表示这里就是营地的边界了，孩子们要想走出这条线，必须得有特别许可证才行。斯帕德要比比利谨慎一些，他这时犹豫了，因为他不像比利那样坚决地认为，有了满满一桶蜂蜜，莫利安博士就会原谅他们这么不遵守规矩。

“我们还是不要去了，明天再找吧。”他说，“我们可以向总头儿报告一下，有了他的许可后再去。”

比利不愿意了。“哎呀，你这个人什么都干不了！”他不耐烦地说，“你看看这里的蜜蜂有多少，可是你居然想要放弃！哎，我说，斯帕德，我让你跟我一起来，是因为我觉得你这人还算有胆量。你想回去可以回去，但是我一定要找到蜂窝才行！肯定不会远了，你看看，蜜蜂都成群结队的了，这么多！再说了，我们就是出界了，又有谁知道呢？我们也可以先找到蜂窝，等明天再让总头儿许可也行呀，到那时我

们再来取蜂蜜。”

这样出来找蜂蜜确实很有趣，所以斯帕德不再坚持，很快就听从了比利的建议。“好吧，”他无可奈何地说，“我跟你一起去，不过我们得快一点，马上回去才行。”

他们在箱子里圈了几只蜜蜂，又开始向前走去。没走多远，他们再次停下，确认一下道路，这一次蜜蜂来得非常快，比利知道蜂窝所在的树肯定就在附近了。可是森林里树木太茂密了，很难看见蜜蜂在哪里，而那个不太专业的捕蜂人又害怕继续往前走会错过那棵树。

于是，比利就让斯帕德待在箱子那里原地不动，他自己则沿着蜜蜂的线路继续往前走，等他走到斯帕德快要看不见的地方，就在树上做个标记。然后他再返回来，带着蜂箱过去朝着跟之前的线路成直角的方向走。走了大约一百五十米左右，他停了下来，把箱子里的蜜蜂放出来，于是，从他所在的地方到蜂窝立刻又形成了一条新的路线。

现在事情就简单了，要想找到蜂窝，两个孩子只要各自沿着眼前的线路一直往前走就行，到了汇合的地方，肯定就是有蜂窝的那棵树了。后来，他们终于在一棵大松下汇合了。这棵树离地面大约十五米的地方有一个长长的灰色条状东西，那里的树皮都没有了，说明那根树枝已经死了，或者可能是一个树洞。两人仔细研究了一番，最终在那个树枝下面发现了一个小洞，小洞周围还有一些黑色的小点，想都不用想，比利就知道那是蜜蜂。



“找到了！”他兴高采烈地大叫起来，“我们找到了！谁说我们童子军学不到东西呢？”

“那个树洞就在树中间，那里肯定有很多很多蜜蜂。”斯帕德仔仔细细地研究了一番后说，“你打算怎么办呢，比利？”

“当然是上去看看情况了。”比利说着就脱掉了外套。

“别开玩笑，你上不了那么高的！”斯帕德说道。

比利指了指旁边一棵小点的云杉树，说道：“不过我可以爬上那棵树。”他立刻开始往上爬。

“那你就快点吧。”斯帕德嘟囔了一句，“天快黑了，要是我们不赶紧出去，肯定会有麻烦的。”

两个孩子又是兴奋又是激动，完全忘记了时间，不知不觉中夜幕已经悄悄爬到了他们身上，树梢上面还是亮着的，但是树下已经模模糊糊的了。

比利在树上已经爬得很高，差不多能看见蜂窝的入口了。这时，几只掉队的蜜蜂正借着最后的天光急急忙忙地往家里赶。蜂窝入口下面有一个裂缝，这个裂缝正对着比利所在的位置，他一眼瞥见了里面的蜂巢，这东西对比利的诱惑太大了，他无法抗拒，把他的小刀扎在裂缝的一旁，设法从杉树上往松树上转移，可就在这时，不幸发生了。

在下面等得很不耐烦的斯帕德，突然听到一声尖叫，不由得吓了一跳。他抬头一看，比利正在往下滑，他的样子好像失去了平衡，正垂直往下掉。事实上，他确实是从一根树枝落到另一根树枝上，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到了离

地五六米的时候，他直直地落了下来，重重摔到地上，失去了知觉。

斯帕德这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立刻扑了过去，可是马上他的一只眼睛下面感到一阵剧痛，接着下巴上又是一阵，他明白了，比利并不是单独一个人落下来的，他还有一群伙伴，而且这群伙伴正处于紧张的战斗状态。

斯帕德赶紧拿起比利的上衣，发疯似的四处挥舞，要把这群蜜蜂撵走。这时比利也勉强站了起来，两个人也不分东西南北，只是拼命往前跑，他们唯一的念头就是要躲开那群蜜蜂，越远越好。两个人匆忙跑过灌木丛，被地上的木头绊倒了，顾不上疼痛，爬起来继续跑，在越来越浓的夜色中不断撞到树上，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但那群复仇的蜜蜂并没有追远，天越来越黑，它们没有兴趣再追下去，所以在那两个孩子停止奔跑之前，蜜蜂们的嗡嗡声早就停止了。后来，他们两个总算停住了脚步，确定那群可怕的战士不再追赶了，这才坐下来，检查一下自己的受伤情况。比利的脸上被咬了五六下，手上四下，腿上三下；斯帕德的情况稍微好些，总共被咬了五六下，不过眼睛下面疼得异常厉害，眼睛都肿得不成样子了。此外，比利从树上掉下来，浑身都青一块紫一块的，斯帕德腿上的皮也破了一大块。

比利从树上摔下来，斯帕德本来很关心他，可是现在他的怒火渐渐上来了。“你可真是好样的！”他生气地责备道，

“你到底是想要干什么呢？你把我也连累成这个样子，我真想揍你一顿。”

他威胁了几句，可是看到比利一副可怜相，脸上一片瘀青加上红肿，他的怒火不由自主地又熄灭了。

“唉，不过你这么遭罪，也算受到惩罚了，算了。”他嘟囔道，“我们现在赶快走吧，我这只眼睛很快就要什么都看不见了。哎哟，天哪，被那些小不点咬一口可真要命！”

比利可真是“遭罪”了，斯帕德说得一点没错。蜜蜂叮到的地方疼痛难忍，而从树上掉下来摔到的伤口则是连动都不能动。不过幸好，他的性格除了乐天知命、马马虎虎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坚强，现在他坚强的一面就表现出来了。

“斯帕德，”他慢慢说道，“这都是我的错。要不是我，你也不会出界，也不会被蜜蜂叮成这样，我很抱歉，等我们回去，我第一件事就要去找总头儿，跟他说都是我的错，要罚就罚我。”

“是你的错，也是我的错。”斯帕德说道，“好了，站起来走吧。不过我们该往哪儿走呢？”

比利惊恐地抬起了头，看见斯帕德的脸上也是同样惊恐的表情。他们两个这才想起来，他们刚才只顾逃跑了，根本没有注意到方向，不知道营地在哪儿，甚至那个有蜂窝的松树也不知道哪里去了，而且突然间，他们发现天已经这么黑了。

“比利，我们迷路了！”斯帕德轻轻说道，脸上满是恐惧。



### 生存小贴士

#### 在野外不小心招惹了蜜蜂怎么办

看见蜜蜂应该尽量避免，别去招惹。遇到成群的蜜蜂应该赶快跑开躲避，如果来不及就用衣服或者其他东西遮住头、脸等部位，并迅速蹲下；千万不要大喊大叫扑打蜜蜂，这样会激怒蜜蜂，引来更猛烈的追击。

万一被蜜蜂蜇了以后，首先要在蜇的位置找到蜂针，迅速拔出，如果条件允许可以使用火罐，把蜜蜂的毒汁吸出，这样可以避免毒汁流进身体内，减少中毒情况的产生；拔出毒针之后，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使用肥皂水进行清洗，来不及上药的话，涂抹食醋也可以起到消毒、止痛的作用。

## 第十二章 迷 路



**衡**量一个人是不是男子汉，就是看他在遇见紧急情况时是否能够妥善处理，是否能不惧困难，头脑清晰，做事理智。不知道害怕的人根本就不能算是勇敢。可能他很有勇气，勇气能让人做出伟大的事情，但只有经历过恐惧并最终战胜恐惧的人才能算是真正的英雄。

两个孩子意识到他们是真的迷失在这片大森林里了，而且天色也渐渐晚了，他们不由得脸色发白。斯帕德年长两岁，身材比较魁梧，肌肉也很结实，似乎应该是两个人中领头的一个人。而比利正相反，个子瘦小，干枯，但是动作却很敏捷，精力充沛，想象力也很丰富。斯帕德被太阳晒成棕色的脸突然变得灰白，这让比利不由得心里一紧，他赶紧站了起来，

说道：“快点，我们还是赶紧走吧，说不定会在什么地方找到出口的。”

两个人默不作声地匆忙走了一阵子，突然比利大声说道：“斯帕德，停一下！”

他这句话说得不容置疑，这让前面那个匆匆逃跑的孩子也忘了害怕，一下子停住了。比利这时掌握了领导权，他急忙说道：“我们俩真是一对笨蛋，这样走下去，只会让我们麻烦更多。很多迷路的人就是这么一直瞎走，结果越走越远了。我们应该理智一点，坐下来好好商量一下应该怎么做。我们是英勇的童子军，可做起事来却像是两只呆头鹅一样，总头儿跟我们说过很多次迷路了该怎么做，要是看见我们这样不知道该怎么说呢。好吧，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你先说吧。”

“我——我也不知道。”斯帕德老实地承认，他还在抖个不停，“要是我们今天晚上不回去，他们肯定会派搜查队来找我们的，你觉得他们会不会找到这里来呢？”

比利做了一个鬼脸，但是由于他的脸全都肿了，一动就疼得受不了。“我也不知道。”他说道，“是这样的，我故意让他们觉得我们俩是去了巴尔迪。你也知道，我们出发的时候，有几个家伙看见我们往巴尔迪路去了，他们肯定会去那儿找的。斯帕德，我们今天晚上只好在森林里过夜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爬上大树，看看周围的情况。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想办法晚上睡好觉。所以第一件事，我们还是先找点泥巴来。”



“找泥巴干什么？”斯帕德惊奇地问。

“找点泥巴来涂在蜜蜂叮咬的伤口上呀。”比利说道，“天哪，我的脸疼得真受不了！我们刚才过来的地方有一个泥坑。走，回去看看能不能找得到。”

于是他们调转方向，回到了刚才疯狂逃跑的地方，很快就找到了比利所说的那个泥坑。比利匆忙把手伸进去，挖出了一大把泥，然后用它们在脸上、手上和腿上都涂了厚厚的一层。斯帕德有些犹豫，不过他很快也涂上了一层，泥土涂上去感觉凉凉滑滑的，很快他们的疼痛就缓解了不少。随着疼痛的减轻，神经也不那么紧张了，斯帕德暂时忘掉了恐惧，他看着比利的样子，不由得咧嘴一笑。

“噢，你的样子可真值得一看！要是那些伙计们现在看见你他们肯定不会救你的！就是那些婆罗洲野人往你身边一站，他们也都成了美男子了。”

“你没看见自己的样子，”比利说道，“你那只眼睛就跟粘在一起了一样，而且泥巴也实在不适合你，显得你更丑了。好了，现在，我们动手盖一个房子吧，免得天黑了什么也看不见。”

“在哪儿盖呢，就在这儿吗？”斯帕德问道。

“肯定不是在这儿了。”比利斩钉截铁地说，“这儿太潮湿了，我们得找一块地势高点的地方。”

接着他弯下腰，挖了一大团泥。

“这又是干什么？”迷惑不解的斯帕德问道。

“这可是解救伤口的良药。我们身上的泥巴很快就会干掉了，必须得换新的才行，所以你最好也多带点。”比利说道。

这建议很合理，于是斯帕德也挖了一大团泥巴，二人一起去寻找干燥的地方。比利走在前面，现在他丰富的想象力又活跃起来了，他把眼前的困难当成了一种冒险，幻想着第二天他们回去的时候，会被大家当成英雄，而不是两个违反了营地基本规则的小混蛋；他想象着自己成了同伴们羡慕的焦点，因为他拥有丰富的丛林知识，居然通过了这么苛刻的考验——在大森林里过了一夜。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失踪会让同伴们多么着急，即便是想到了，也觉得那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不值得去考虑。他就要让大家看看，他是一个真正的童子军，环境再艰苦，他也能应付得来。

很快，他们就觉得地势在不断升高，脚下的路非常干燥结实，这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他们勉强能看见四周的环境。前面有两棵树，相距大约三米左右，比利停下了脚步。

“我们就睡在这里吧。”他说道。

他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那团宝贝泥巴放到了一棵树下，然后挑了一棵高高的直径约五厘米的小树苗，说道：“斯帕德，你使劲拉住这棵树，把它拉弯了，越弯越好。”

“干什么呢？”斯帕德问道。

“你别管，只要干就是了。”比利说道。

到了这时，斯帕德已经完全处于比利的领导下了，所以他一声不吭地服从了命令。然后，比利掏出一把锋利的小刀，



在树上最弯的地方划了一下，树苗弯曲的地方受力很大，所以刀片不需怎么用力，树苗很快就断了，切口整整齐齐，比利把它拿在手里。

“靠一把水果刀还能砍断大树呢，只不过先得把它弄弯。”比利一边修理上面的树枝，一边说道。等他修理完，那根树苗也变成了一根长约三米多的棍子，然后他从大口袋里掏出几根绳子，把棍子的两头分别绑在两棵树上，离地大约两米高的样子。

“好，接下来你去捡些大约三米长的棍子来。”他又下了命令。

这么些棍子可不好找，但通过两个人的努力，还是找到了不少，然后他们把棍子的一头栽在地上，另一端就绑在上面的标杆上，整整齐齐地朝着同一个方向。

“接下来你就把能找到的所有叶子和枯草都收集过来。”小建筑师又下达了新的命令。说着，他自己也从附近找来了一大堆的杉树枝，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斜顶小屋就做好了，虽然粗糙，但是效果还不错，他们又在地上铺上了一层凤仙树枝。这时候，比利终于觉得晚上算是可以睡得舒服一点了。

“嗯，要是能再生一堆火，那就更不错了。”他低声咕哝着说，“你有火柴吗，斯帕德？”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知道我们的规矩。”斯帕德不满地说。

比利当然知道，火柴在营地是绝对禁止的，目的就是

为了防止像比利这么粗心的毛孩子不小心引起森林火灾。

“唉，多希望我把自己的打火棒带来了呀。”比利轻声咕嘟着。

斯帕德听了说道：“我带了打火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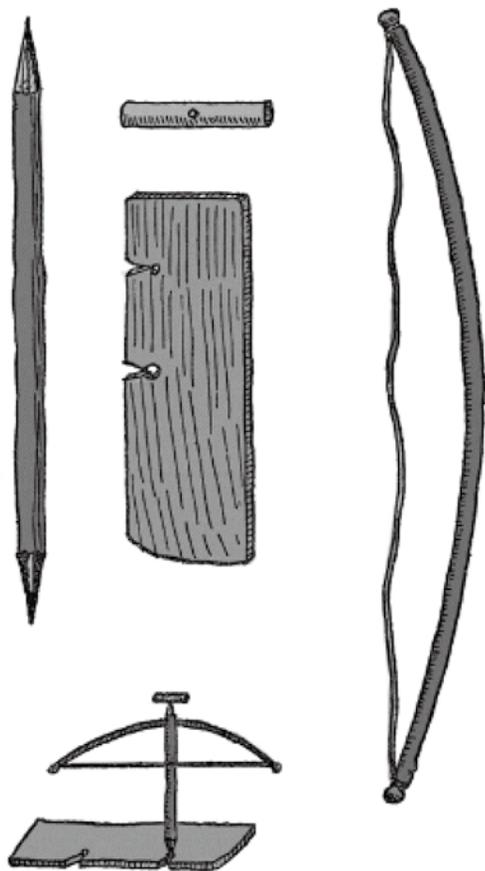
“什么？你这独眼龙！你怎么不早说呢？”比利大叫起来，“赶快拿出来吧。”

但是一向做事谨慎的斯帕德不同意了：“你知道我们的规矩，比利，未经允许就生火可是违反纪律的。”

“违反什么纪律呀？”比利反驳道，“你以为总头儿会因为我们生火防止自己冻死而开除我们吗？我们又没有东西盖，到明天早上一定会冻僵的。快点，把打火棒给我吧，一切责任由我来负。我负责生火，并且等我们回去，我一定就这么告诉博士。肯定不会有什麼危险的，我们两个可以轮流看着火呀。”

斯帕德没有办法，很不情愿地从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块小小的木头，这木头中间有一个凹陷的地方，因为用得久了，颜色已经变成了焦黑色。凹陷处有一个“V”形的凹槽，一直延伸到了边上。接着，他又从脖子上取下一个弓形的东西，上面串着一根皮质的绳子，带着一根两头尖的小棍子。最后，他又拿出了一个小小的椭圆形的木头，中间也有一个浅浅的凹陷，还有一袋子的柏树皮。

他把这些东西全都交给比利，后者在他们的屋子前面，小心翼翼地把地上的叶子和垃圾清理干净了一大片。他四处



比利的生火设备

摸索，总算找到一些桦树的干树枝和一些树皮。

比利把打火棒放在一块树皮上，然后让斯帕德把它拿稳了，然后他拿起那根刚才说过的笔直的棍子，把它的一个尖头儿放在了点火板的凹槽上，再将那个弓形东西的皮带套在棍子上，接着又把它的另一端放在了那个椭圆形木板中间的凹槽处，这就准备好了。接下来，他用左手轻轻按着那个椭圆形的木板，同时用右手抓住弓箭，并使劲地来回拉，这样就使得那个笔直的小棍子很快活动了起来。

天太暗了，什么也看不见，不过两个孩子很快就闻到了烟气。几秒钟后，打火板下放着的树皮就发出了微弱的光，比利放下他手里的工具，捡起了那块树皮，接着又把斯帕德包里的柏树皮盖到上面，然后轻轻地对着那点火星吹气。这种树皮真的很容易点燃，而他们点火的方式又那么巧妙，完全跟白人带来他们的新技术之前，印第安人所做的一样，所以，火苗很快就蹿了起来。那小小的火苗摇摇晃晃的，一会儿像是要熄掉了，一会儿又着了起来，后来终于旺起来，使劲舔舐着比利手里拿着的桦树皮。

接着，比利把燃着的树皮放好，动手把干树枝全都聚拢过来，弄了一大堆。他很满意地看到火焰开始愉快地跳起舞来。然后，他又找来一些大的树枝放在上面。几分钟后，火焰就明亮起来，整个小屋里暖和多了，树木的影子在地上映出了各种各样奇怪的形状。

借着火光，两个孩子又找来了一堆木头，好让火能持续

到明天早上。而且，在熊熊的火光照耀下，他们的精神也好许多了。

“要是再有点东西吃就好了。”比利说道。

“别再说了！”斯帕德打断了他的话，“我太饿了，再等一会儿就忍不住要吃松针了。”

不过比利突然有了主意，他把蜂箱从外套口袋里拿出来，然后从中拿出用作诱饵的沾满了糖浆的面包，用一双挑剔的眼睛仔细查看着。“嗯，这面包我们每人能吃上半口，瓶子里的糖浆也够一人喝上一口，”他说，“那我们是现在吃呢，还是等到明天早上？”

“我可不相信你能等到明天，还是现在把它吃了吧。”斯帕德咕哝着说。

时间已经到了深夜，空气冷得刺骨，所以那一片火光就格外诱人，火焰亮光的辐射范围之外，都是一片漆黑。帐篷搭好了，除了等待天亮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他们开始感到孤单，心情也沉重起来。两个人在火堆前面的木头上靠得更近一些。突然，比利摇了摇手，做了一个警告的手势。

“怎么啦？”斯帕德轻轻说道，向他挪得更近了一些。

“我好像听见了枪声。”比利说道。

两个人于是一动不动地支起耳朵静听了很长时间，后来他们终于听到了三声微弱的枪响，一声连着一声。斯帕德一下子跳了起来，激动地说：“肯定是他们找来了，比利！我们叫一声吧。”

说完他就大叫起来，接着比利也叫了几声，然后两个人一起扯着嗓子叫了起来，把嗓子都扯哑了，依然没有一丝回应，两个人这才发觉这样是浪费体力。

“这没有一点用处，还是节省一点体力吧。我们连枪声在哪个方向都听不清楚，他们肯定更听不到我们了。”比利沮丧地说，一屁股坐回了原来的位置。

不过枪声还是不断地响着，无论如何这让他们感到了一些安慰，因为知道有人在森林里寻找自己，这大大减少了他们那种孤单的感觉，即使那些人离得再远也没有关系。可是枪声最终渐渐停下来了，在这黑漆漆的夜里，一种神秘荒凉的感觉攫取了他们的心，两个人几乎没说什么话，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或者无意识地倾听森林里各种奇怪的响声。

要是有人这时看见他们，一定会觉得他们那副样子非常可怜。两个人挤在一块儿，坐在一根大木头上，肿胀的、涂满了泥巴的脸被火光照着，样子非常古怪。一根树枝突然断了，“咔嚓”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响亮，这让他们本已绷紧的神经更加紧张了。一只野兔突然蹿了出来，听到这窸窣窸窣的声音，斯帕德立刻警觉地问道：“那是什么？”

两个人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也极度疲劳了，这时尽管周围的环境这么奇怪，他们还是忍不住打起了瞌睡，火苗也渐渐燃成了灰烬。就在这个时候，不知什么邪魔惊动了附近五十米处一棵松树上的猫头鹰，它大叫起来，凄厉的叫声惊动了整个森林。



“呼——呼——呼——”

两个熟睡的孩子一下子惊醒过来，惊恐地抱成了一团。“你……你听见叫声了吗？”斯帕德轻轻问道，他的牙齿都在咯咯作响。

这时，又一阵叫声响了起来，好像回答他的问话一样。

“呼——呼——呼——”

比利松了一口气，发出了一阵歇斯底里的笑声：“就是一只猫头鹰罢了。”说着，他又往火上添了把柴，“第一次叫的时候真把我吓破胆了。不过，斯帕德，我们两个都坐在这里睡觉真够傻的，我们盖这个小屋是为了什么呀？这样吧，你先去睡上几个小时，然后你来看看火，我去睡觉。根本不需要我们两个人都坐在这里，不会有什么东西来伤害我们的，但我们可不能都去睡觉，让火自己呼呼地烧着呀。”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于是斯帕德就躺到芳香的凤仙树枝上，很快就睡得人事不知了。比利一个人孤单地看着火，刚开始，要保持清醒还不算难，可是渐渐地，困倦排山倒海一般向他涌来，他只有不停地来回踱着步子，或者在火光范围内捡些柴火，这样才能不让自己睡过去。过了两个小时，他叫醒了斯帕德，自己往斯帕德刚刚睡觉的地方一倒，就睡着了。

他觉得自己才刚刚合上眼睛，斯帕德就又把他摇醒了。“快走开，”他睡意朦胧地喃喃说道，“你叫我干什么？”

“该你值班了。”斯帕德咆哮着，一把就把比利从树枝上拉了下来，一点礼貌也不讲了。

要是第一班已经很困难很孤单了，第二班就加倍困难加倍孤单了。现在已经过了午夜，人的精神和勇气都处在最低潮，比利浑身又痒又痛，每动一下都疼得要命，他这一辈子都没有这么难受过，就像他之后所说的那样，身上连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

他往火上加了足够的柴，然后就坐在木头上，无可奈何地忍受着浑身的痛苦。也不知道坐了多久，突然屋子附近一个轻微的声音把他从半梦半醒之中拉了回来，他一下子醒了，伸长耳朵等着那个声音再响一次。

火势现在已经小多了，火光只能照到周围几米的地方，比利屏住了呼吸。难道这是他的想象吗？不是的，屋子后面的叶子上确实有“唰唰唰”的声音，有东西在动！接着，他听到了明显的“呼哧呼哧”声，这绝对错不了了！比利只觉得头皮发麻，好像每跟头发都竖起来了。他大叫一声，从火堆里抓起了一根木棒就朝发出声音的地方扔去，只听见一声尖叫，一个笨笨的小动物从灌木丛里跑了出来。

斯帕德连滚带爬地从屋里跑了出来，脸色发白，浑身发抖：“天哪，比利！究竟是怎么啦？”

比利的牙齿也在咯咯地响着，几乎说不出话来。“好……好像……有一只熊。”他终于说了出来。

“什么？你到底说什么呀！”斯帕德觉得难以置信。

比利渐渐冷静下来，能清晰地把自己刚才听到的声音叙述一遍了。两人一致认为，这个不速之客肯定就是熊先生无



疑。不用说，两个人谁都睡不着了，他们又往火上添了些柴，就一起坐下来，焦急不安地听着外面的动静。

这时，他们注意到一线灰白色渐渐跑到了树林中间，两个人都长长舒了一口气，精神也好转了不少。

好不容易等到天色大亮，斯帕德问道：“我们该怎么办呢？要不要逃出去？”

“绝对不行！”比利说道，“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好了，现在你准备一下，在那边十五米外的地方再生一堆火，最好放上一些绿叶和木头，好让它多冒点烟。这边的火我也这么做，现在没有一丝风，这样，烟雾就会一直升到天上。你也知道，有两股烟雾就表明有人迷路了，今天早上一大早肯定就有人在凸凹路上观望，他们肯定能看见烟雾的，接下来，营地就会有人来救我们了。”

聪明的比利！他想出了一个正确的逃生方法。晚上的救援队无功而返以后，营地里的莫利安博士一夜都没有睡着。天还没亮，他就打发鲍勃和一个教练到凸凹路上去探视情况了。这两个人很快就看到了烟雾送来的信息，立刻就把这两个孩子所在的位置告诉了校长，于是一个由大个子吉姆和路易斯带领的小分队立刻就出发了，等他们来到两个孩子开始捉蜜蜂的那块空地时，清晰地看到两股烟正慢悠悠地飘浮在一千五百米之外的树梢上呢。

他们一路走一路鸣枪示意，并每隔几分钟就大叫一阵子。很快，那两个迷路的孩子就有了回应，他们顺着两个孩

子的叫声，不久就找到了他们宿营的地方。

“老天爷呀！”大个子吉姆一看见两个人涂满了泥巴，肿得不成样子的脸就惊叫起来。

比利试着微笑，可是他太疼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蜂窝。”他说道。

“发现了一个蜂窝！发现了一个蜂窝！”那个教练不耐烦地说道，“可是我怎么觉得是那些蜜蜂有了大发现呀。”

可是，吉姆看到这两个小家伙的样子实在是悲惨，就赶快制止了那些营救队员的开怀大笑，马上开始准备回去。他们先派了一个队员回去向博士报告这个好消息，免得他牵挂，剩下的人慢慢走回去，因为比利浑身疼痛，他实在没法走快。

经过第一条小河的时候，教练让大家停下，把两个受难者的脸轻轻擦了一遍，好让他们回到营地的时候，稍微适宜见人一点。这时，比利的心情几乎和平时一样轻松了，他滔滔不绝地谈着蜂窝和那只熊，还说他差不多已经计划好了，要怎么样把那些蜂蜜弄到手。

当他提到熊的时候，吉姆不由得微笑了。“在森林里迷路的人总认为他们遇见了熊。”他不冷不热地说，“难道他没有给你留下一点毛做纪念吗，孩子？”

比利冲着教练做了个鬼脸，可是立刻疼得龇牙咧嘴。“我都说了有一只熊，他还直接进了我们的屋子呢。”他对教练的不信任很有些义愤。

就这样他们回到了营地，来到了莫利安博士的办公室前面，博士本人就沉着脸站在那里，等着他们。



The test of manhood is the ability to meet an emergency squarely, to put fear one side, think clearly and act sanely. The man who does not know fear may make no claim to bravery. Courage that may lead to mighty deeds, but the spirit of true heroism is not his until he has tasted of the bitterness of fear and conquered it.

衡量一个人是不是男子汉，就是看他在遇见紧急情况时是否能够妥善处理，是否能不惧困难，头脑清晰，做事理智。不知道害怕的人根本就不能算是勇敢。可能他很有勇气，勇气能让人做出伟大的事情，但只有经历过恐惧并最终战胜恐惧的人才能算是真正的英雄。



## 第十三章 蜂蜜小组的遭遇



两个孩子从总头儿办公室出来的时候，脸色非常沉重，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违反了营地两条钢铁般的纪律——出界和生火——所受到的惩罚太重，事实上，他们都根本不敢相信这件事这么轻易就过去了——他们只是被责令在营地值班一个月；另外，不允许参加任何特别小组，不能跟着教练出去进行为期两三天的旅行。莫利安博士觉得还是应该对这两个孩子仁慈一些，因为大自然给他们的惩罚已经够厉害了。

他只是跟他们长谈了一番，态度和蔼，语重心长，没有表示出一点儿不满的意思，也没有批评任何一个人，就是男人之间的那种坦诚对话。博士告诉他们，大家的幸福生活有赖于每一个人，他们违反纪律对大家的幸福不会造成很大危



害，但是对于整个营地的制度来说却是一种蹂躏，而这在将来肯定会对那些破坏纪律的人有一定影响。

“森林夏令营是一个整体，荣誉属于每个成员。而你们昨天故意违反纪律，不仅违背了自己作为童子军的誓言，而且也给整个营地的荣誉沾上了污点。比利，你自己也坦白说，整件事情的责任都由你来负，你这种做法值得表扬。但是，孩子，”他向斯帕德扭过头去，“我希望你知道一点，在别人做错事情的时候，你没有阻止，而是一起做，这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和那个先做错事的人一样有错，所以，我认为，你在这件事中和比利一样负有责任。”

很快，他脸上又放晴了，露出了难得的笑容。“我相信，从今以后，你们两个会成为值得信赖的人。”他说着，紧紧握了握这两个童子军的手。

“这件事最让我伤心的一点是，我们找到了那个蜂窝，可是总头儿也没给我们德拉瓦队加上三十分。唉，就因为我没听从你的建议，等得到许可后再出界，我们队就被白白扣了五十分，斯帕德。”一个半小时后，这两个孩子坐在桌子上吃午餐时，比利说道。

斯帕德刚把一块巨大的涂着黄油的面包举到嘴边，听到这话停住了。“我们不是还发现了第二条找到蜂窝的路线吗？”他慢条斯理地说道。

比利瞪着眼看了他足有一分钟时间，差点被一口热可可给呛住了，等他能喘过气来的时候，他的脸色又发亮了。

“斯帕德，老伙计，这次我们赢定了！”他欣喜若狂地叫道，“我们终于找到打败总头儿的方法了！这太容易了，就跟在柴堆里捡柴火一样，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这第二条路线我们还没和别人说起过呢，除了路易斯，我们绝不告诉任何人。我们要把他带到那里，沿着那条路线去找，一直走到边界，然后我们再教给路易斯怎么用那个蜂箱，让他去找那个蜂窝，你知道的，他们这些头儿们不用遵守边界的规定，这样我们就能为德拉瓦队挣回五十分了。哦，太幸运了！”比利说完，大叫了一声“万岁”，厨师都被他给惊动了，赶紧跑过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当两个男孩商量着这事的时候，莫利安博士正和大个子吉姆开会。“博士，我跟你说，那个捣蛋的小家伙懂得的森林知识可真不少，他要比这里四分之三的队员加起来懂得还多呢。真希望你能看见他盖的斜顶木屋，不比我盖的差多少，而且他还知道生火，用烟雾来给我们报信。要是他跟沃尔特一样有头脑的话——就是和我一起去静静池的那个沃尔特——肯定会成为我们营地最好的队长之一的，即便他说他听到了熊的声音。”总头儿听到这里不由得一笑。

“这么说，你根本不相信他听见的是熊的声音了？”博士问道。

“绝对不信。”吉姆毫不犹豫地说，“在森林里迷路的人总觉得他们听到了熊或者其他动物的声音。据我观察，过去三年来，这个营地方圆几千米内都根本没有熊出没的迹象。”



“那么那些蜜蜂都是从哪里来的？”博士问道。

“你买这个营地之前的那个夏天，住在这里的人养了几窝蜜蜂，我猜肯定是当时有蜜蜂跑出来了。那个小家伙确实很有心，我自己就从没注意过那些蜜蜂。”

博士微笑了一下，说道：“我发现了，我还想着有一天要找蜂窝呢，可是比利跑到我前面去了，就像你说的，他做得确实很聪明。不过更让我高兴的一点是，他这么有观察力，居然注意到了这些蜜蜂，我还以为除了我之外营地里其他人都不知道呢。吉姆，那个孩子确实懂得不少，我们得好好培养他，让他学会谨慎，知道什么是责任感。”

“要是让他跟沃尔特在一起一段时间你觉得怎么样？”教练说道。

“这正是我想说的。”博士说道，“等巴克斯比的禁闭期限结束，最好让你跟那两个孩子外出一次，培养培养他们的耐心和勇气，这个实验会很有意思。你觉得带他们去掀掉那个蜂窝怎么样？”

教练笑笑说道：“一点蜂蜜会让所有的东西都变甜的。”

“好吧。”博士说道，“那就准备好后天带着这个小分队出发吧。”

大个子吉姆的“蜂蜜小组”成了德拉瓦队的骄傲，因为他们的队员发现了那个蜂窝。队员包括路易斯、塔克、沃尔特和奇普，而比利和斯帕德由于不能越出界限，所以只能到那块空地的边上，就不能再往外走了。斯帕德声称，反正

他也受够了那些蜜蜂，他情愿待在营地里哪儿都不去，可是比利不同，他伤透了心，不过还好，他也承认自己活该得到这样的惩罚，所以把失望都藏在心里，勇敢地带着那一组人来到空地，并给他们指点从树桩到蜂窝的路线。眼看着那群人消失在森林里，斯帕德坐下，耐心地等着他们回来，他相信他们一定会找到那棵树的，而且大个子吉姆是割蜂蜜的老手了，他相信他们不会有什么麻烦的。况且，那群人都戴着手套、拿着蚊帐，免得脸部和脖子受到那些疯狂蜜蜂的攻击。事实上，塔克和奇普走进森林时，甚至连面罩都戴上了，教练和路易斯各带了一把斧头，沃尔特和塔克还一人提了一个铁皮桶——等着装蜂蜜。比利知道，教练肯定不会让他的学员们被蜜蜂叮到的，他会在割蜂蜜之前，先用烟把蜜蜂全都熏走。

时间的翅膀好像变成了铅制的，一分一秒走得分外慢。究竟怎么啦？吉姆答应过的，一找到那棵树就要大声欢呼，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声响？他是不是走过了呀？这时，空地边上的灌木丛里发出的窸窣窸窣的声音引起了比利的注意，有什么东西在动！为了消磨时间，比利就过去侦查了一下。“说不定是个豪猪呢。”他嘴里咕嘟着，悄悄走了过去。

他手脚并用，爬到了一棵倒着的大树后面，小心地抬头看看，只见眼前并不是一只豪猪，而是一头毛茸茸的棕色小动物，正徒劳地使劲拖着一根大木头，一边拖一边还不满地“呜呜”叫着，样子非常滑稽。一眼看去，这东西笨笨的，有点像



是个小狗，可是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比利的脑海，他不由得睁大了双眼，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这是一只小熊仔呀。

对于爱冲动的比利来说，先动手后动脑一向是他的行事原则，现在就是这样。他悄悄地往大树后面一缩，飞快脱掉他的外套，然后踮起脚尖，蹑手蹑脚走了过去，把外套往那个毫无防备的小家伙身上一蒙，接着，自己也扑了过去。于是，随后的几分钟时间里，他和那个小家伙就展开了一场无声的搏斗，只有那个小家伙偶尔发出几声“呜呜”声。很快，比利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他用外套包住了小家伙疯狂抓挠的前爪，然后，把它的后腿也捆住了，那个小东西只好束手就擒。

“哎呀，总算捉住了，可是该拿它怎么办呢？”他一边喘着气一边说道。不过很快他就有了主意，他记得曾在空地中间看见过一个空树桩，要是能把这个小家伙弄过去放在树洞里，那就可以把它圈在里面，等到采蜜的同伴们回来再说。想到这里，他把小家伙的头和前爪裹得更紧一些，抱着这个又是踢又是咬的小熊仔朝空树桩走去。

可是他还没有走到那里，身后的森林里就响起了一阵闹哄哄的声音，里面既有大个子吉姆低沉的声音，也有奇普的尖声大叫，比利一听就笑了。“一定是惹急了那些蜜蜂吧，”他咕哝着说，“可是我竟然没有听到他们用斧头的声音。好了，你这小魔鬼，快进去吧。”说着，他就把熊仔往树洞里一扔，把自己的外套盖在上面。这时，他才第一次意识到，小

熊还这么小，他的妈妈不可能走得太远，想到这里，他的脸唰地一下就白了。“我希望伙伴们不要再管蜜蜂了，赶快出来吧。”他自言自语道。

他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奇普首先跑了出来，他头上还带着面罩，可是样子慌里慌张的。他从灌木丛里跌跌撞撞地跑出来，不小心在一根木棍上碰到了脚指头，一头栽倒在地，然后立刻爬起来，冲着一丛覆盆子藤跑了过去。他本来完全可以绕过去的，可是他却猛地撞上了树桩，惨叫一声之后再次摔倒，他再接再厉地飞快爬起，从比利身边飞奔而过，仿佛要打破百米赛跑的纪录一样。

塔克紧跟着也过来了，样子和奇普差不了多少，他好像有什么紧急的事情要急着回到营地去似的，只说了一句“快跑”，就从比利身边跑开了。

接着，沃尔特和路易斯也出现了，他们俩没戴面罩，所以逃跑的时候脚步就谨慎多了，路易斯一到这片空地就立即停下了脚步，沃尔特也在比利旁边停住了，最后，大个子吉姆也出来了，样子挺悠闲，手里仍然拿着斧头，还在咧嘴笑呢。比利一看就知道，森林里肯定发生了什么事，但不管发生了什么，很明显，教练一定觉得危险已经过去了。

他想得不错，森林里确实发生了危险。他们几个人跟着教练走了没多久，就听到一种奇怪的嗡嗡声，越往前走，那声音就越大。走着走着，吉姆冷不丁停下了脚步，举起手来做了一个警告的手势，他的脸上有一种困惑的神情。

“有什么东西把那些蜜蜂惹恼了。”他低声说道。

那嗡嗡声越来越大，蜜蜂们像是在树顶一边绕着圈飞一边嗡嗡叫着，可是树木的枝叶太浓密了，他们看不到那棵树。接着，在蜜蜂们经久不息的嗡嗡声当中，又加入了一个新的叫声，有点像怒吼，又有点像是呻吟。

听到这里，教练的脸色又平静下来。“你们这群孩子真幸运，等一下要看到的東西，也许这一辈子只能看这一次了。好了，你们一定要非常小心，不要发出任何声音。”他低声命令道。

在前面几米处树木明显稀少了，比利发现的蜂窝一览无余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可是那副景象让那三个小一点的孩子立刻发出了一声惊叫，不过很快就被大个子吉姆的“嘘”声制止了。只见在离地大约十五米的地方，一头黑熊正用两条后腿和一条前腿使劲地抱着树干，另一条空着的前腿上长长的爪子已经伸进了蜂窝的入口，几天前倒霉的比利就是从那里遭到蜂群的攻击摔下来的。这只熊把流着蜂蜜的蜂巢大把大把地掏了出来，使劲塞进嘴里，每隔一会儿就痛苦地大叫一声，并停下手去驱赶聚集在他头上的愤怒蜜蜂。

他们只顾着看上面，谁也没注意到地上还有两个毛茸茸的棕色小家伙，正躲在一棵倒着的大树下面。

“不用害怕，不会有危险的。”教练注意到了几个孩子脸上露出的紧张表情，轻声说道，“等一小会儿你们就会看见这只熊有多害怕了，它一定会吓得够呛的。不过等它下来的时

候，你们要是不想让整个营地的伙伴嘲笑，就千万不要跑。”他这么说着的时候，奇普和塔克就已经准备好要往外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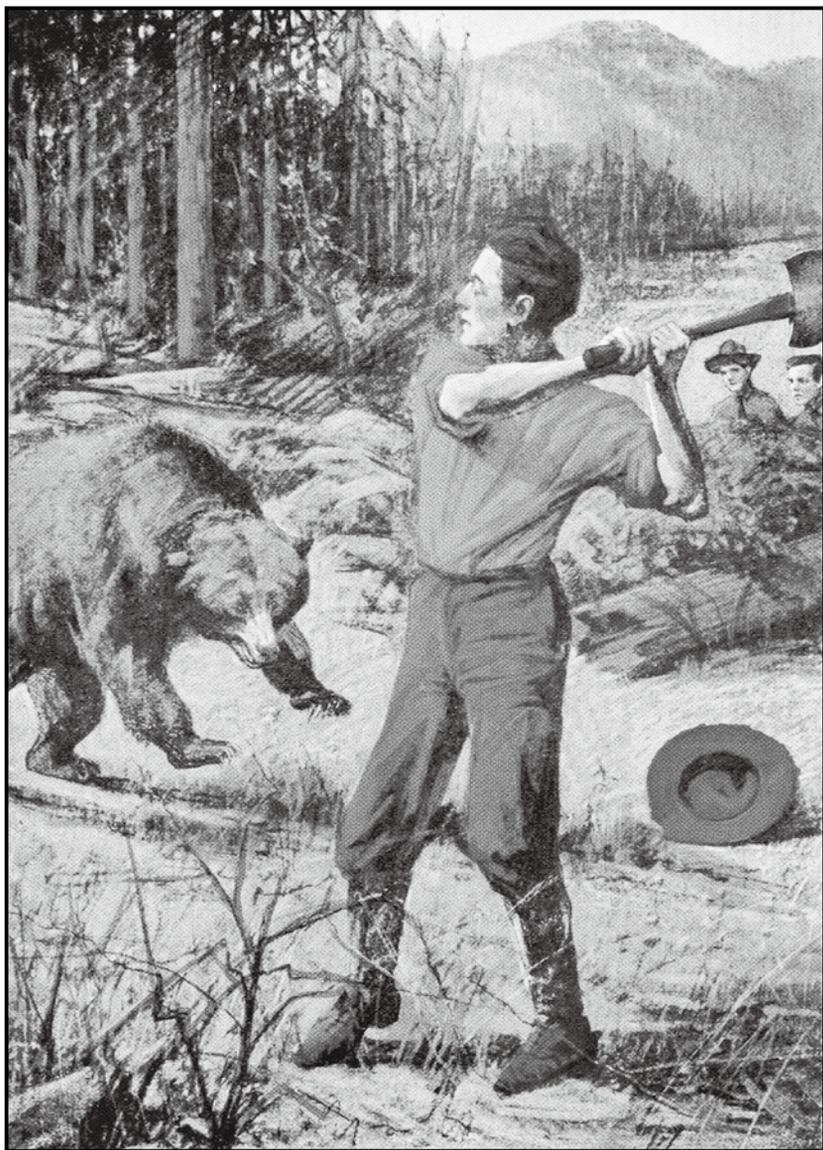
要是吉姆注意到了地上的两只小熊仔，他一定不会这么干的。他知道，虽然熊的身体庞大，但在人类面前却非常胆小，除非你伤了它们，把它们逼急了，或者它们要保护自己的孩子，才会大发脾气。也许胆小不是一种很公平的说法，我们可以这么说，在所有的野生动物中，还没有哪种动物像熊一样对人类这么尊重呢，看到有人类走近时，甚至野鹿都没有熊逃跑得那么快。

因为知道这一点，所以教练悄悄向前走了几步，然后突然发出了一声震耳的叫声。接下来的一切迅速得让人简直来不及思考。沃尔特到现在还坚持说，那只熊既不是滑下来的，更不是爬下来的，它根本就是松了爪子直接摔下来的，所以吉姆的尖叫声还在林子里回响的时候，这只熊已经重重摔到了地上。它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然后并没有像教练估计的那样拔腿就跑，而是背靠着树，疯狂地咆哮着，小小的眼睛里闪着愤怒的红光。

大个子吉姆瞟了一眼四周，估量了一下形势，大喊了一声：“快跑！”他自己则稳稳站住，高高地举起了手里的那把双刃斧子。

即便他只说了一句话，也明显惹恼了黑熊，站在一边的沃尔特不知道教练要做什么，就把手里提着的铁桶朝着愤怒的黑熊扔了过去，接着撒腿就跑。这可算是救了大个子吉姆，

## 森林探险



他大喊了一声：“快跑！”

因为那个铁桶“叮叮咣咣”的声音分散了黑熊的注意力，它停了一下，猛地踢了一下铁桶，没想到正好把桶踢到了那棵倒着的树下小熊仔躲着的地方，小熊发出了一连串惊恐的“呜呜”声，立刻就跑了过来，脚下的树叶发出了“沙沙”的响声。

大个子吉姆听到“呜呜”声，立刻明白过来：“原来有小熊仔呀！”

那只黑熊也听到了“呜呜”声，它犹犹豫豫地停止了进攻的动作，扭头看看小熊，又大声咆哮着，怒气冲冲地看看大个子。可是小熊这时又发出了微弱的“呜呜”声，母熊没办法，只好慢慢地向它的孩子走了过去，每走几步就停下来，朝着教练威胁似的咆哮几声。

教练就趁这个机会赶紧开溜，跑到空地上的时候刚好看见奇普和塔克的身影消失在远处熟悉的小路上。

危险过去了，他这才觉得刚才的场面实在可笑，等他和沃尔特以及路易斯来到比利身边时，三个人总算松了一口气，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

可是突然之间，他们发现比利的行为有些奇怪，只见他围着一个老树桩跳来跳去，像疯子一样边跳还边喊：“吉姆，我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他没穿外套，衬衣也全撕破了，脸上和胳膊上被抓得一道一道的，还流着血。

教练看见他的样子，惊得嘴巴张得老大。“老天呀，比利！”他拉长声调慢慢说道，“看样子好像是你遇到了熊，而不是我们遇到了。”



“我是遇见熊了，吉姆！我遇见熊了，它就在这儿呢！”比利激动地上蹿下跳。

教练往树洞里看了一眼，不由自主地吹了一声口哨，可是很快又板起脸来，他朝着森林里看了一眼，神情很复杂。

“那只熊肯定有三个幼崽。”他说着，伸手抓住那不停挣扎的小熊仔的脖子，把它提了起来。“一般情况下，熊一次只生两个幼崽，不过我听说有时它们也会生三个，这个小崽子一定是在他妈妈偷蜂蜜的时候溜掉的。我们得赶快走，等黑熊太太发现不见了一个孩子，我们就没有好果子吃了。”

说完，大个子吉姆把小熊仔重新包进比利的的外套里，大踏步向营地走去，那几个孩子就跟在后面小跑着，一边走还一边害怕地往后面张望。

他们很快就安全到达了营地，比利抓了一个熊仔的消息立刻就四处传开了。比利无数次想象着自己成为一个英雄的场面，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无论他走到哪儿，都成了众人敬仰的对象。

全体营地学员一致请求博士不要把熊仔送走，希望把它留下来当成一个宠物，博士同意了，于是这个被大家称作“小甜心儿”的家伙很快就成了森林夏令营一个最重要的成员，它那可爱的胖乎乎的样子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德拉瓦队的队员更是兴高采烈，因为比利给他们挣来了五十分。几天后，第二个蜂窝也被成功找到了，而且蜂蜜也被顺利地采回了营地，没有再发生意外情况。比利呢，跟他

想象的一样，从此以后更受大家欢迎了，因为这一次，德拉瓦队又增加了五十分。

“他这人以前就总是自命不凡，这一下肯定就更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路易斯有一天跟他的好友鲍勃诉苦道。

但是路易斯说错了，比利变了，他还是和以前一样讨人喜欢，无忧无虑，但是那种大大咧咧、什么都不在乎的态度却收敛了不少，他的一生好像第一次有了追求，有了目标，而这一点是从在森林里度过的难熬的一夜的第二天开始的，比利开始思索起自己的价值了。

“可能他那天晚上听到的确实是熊的声音。”大个子吉姆和博士在讨论比利和熊仔的遭遇战时这么说道。比利却非常肯定地觉得，自己听到的就是熊的声音。



### 生存小贴士

#### 遇见熊怎么办

经常听到有熊闯入营地的事，这是因为以前有人用自带食物喂熊，后因此举危险而被禁止。但熊可不知道这一点，它仍然以为你的食物是为它准备的，于是大饱口福。

要说明的是：熊一般不会主动伤人，它只在两种情况下可能会袭击人类：①你站在母熊和小熊之间。②你站在熊和熊的食物之间。

▲如果你碰到了一只没有看到你的熊，你要悄悄地与



其保持安全距离，不要让它发现你。

▲如果你和熊正好撞见，一定要避免和它目光相会，慢慢地离开它的道路，将双手举过头顶轻轻招手，轻声说话，莫将背部对着它，不要蹲下或跪下。

▲如果它要攻击你，它很可能只是虚张声势地扑过来。倘若你不想让它因惊吓而开始拼命攻击你，你就千万不要跑，也不要叫，扑倒在地上，手抱住脖子，用膝盖保护胸部和腹部，脸向下缩成一团装死。这时候熊可能会出于好奇用它的爪子抓挠你，不要反抗，继续装死吧，等它感觉无聊烦了，就离开了。

▲如果你在晚上遇到一只袭击你帐篷的熊，它很可能是一只掠食者，这时候不要装死了哦！要费尽全力反击！

## 第十四章 最严峻的考验



从森林夏令营到杜伦特营地，要穿过一条点点溪，之前，这里的鲑鱼非常有名，这种身上长满了斑点的美丽鱼儿藏在深色的溪水里，或者躲在湍急的水流旁，等着那些倒霉的小虫子或者苍蝇在闪闪发光的水面上无助挣扎时猛扑过去。在开放捕鱼的季节，贪婪的钓鱼者日复一日地不停垂钓，点点溪已经不再是往日的点点溪；此外，伐木工人的斧头对林木的破坏，也大大减少了它的水源，溪水原来欢快的歌曲如今也带上了悲哀的音符，这都使得周围的美景也比以前逊色不少。

即便如此，点点溪仍有一种很难用语言来描述的魅力。在深一点的水域里，美丽的鱼儿游来游去，引得那些热爱垂



钓的人都乐意在这里大展身手，展示自己的娴熟技能和无比耐心。沃尔特每次听到点点溪的声音就不忍离去，总要在这里逗留一会儿。

现在，当他悄无声息地迈着大步向杜伦特营走去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很难抗拒点点溪的吸引。自从去过静静池以后，他总是抓住机会练习轻轻走路，这也成了他早晨锻炼的一个重要项目。现在，他在这方面已经颇为熟练了，走在熟悉的路上时，他用不着提醒自己，就能轻松自如地走路，有两次还把野鹿吓了一大跳，而且往往是他都走到小动物身边了，它们都还没注意到他的到来。每当这样的時候，他都会很有成就感，他希望有一天能在狩猎的时候用上这种技能，好让那些动物们知道这种特长并不是它们特有的。

这一次，他一听到点点溪“哗哗”的水声，就不由得加快了步伐，希望能在溪水上的小桥上多待一会儿。可是小桥需要转个弯才能看见，所以他静静地走着，等他意识到前面有人的时候，差不多已经到了小桥那里。

桥上坐着一个人，穿着卡其色法兰绒外套，脸埋在胳膊里，一根很昂贵的竹子钓竿随意地放在身边，钓竿的一头还在不停地上下动着，那样子一看就知道下面扯着它的不仅是流动着的溪水。映衬在清晨美妙的景色里，那个人的身影显得有些可怜，他偶尔会抬一下向下垂着的肩膀，发出一声压抑着的抽泣，不过这抽泣很快就被溪水清脆的声音给盖住了。

沃尔特不知所措地停住了脚步，他第一眼就认出了那是

哈尔，为了不让别人看见，那孩子来到这样偏僻荒凉的地方发泄自己的痛苦。沃尔特天生情感细腻，他很同情哈尔，为了不撞破他的窘境，便悄悄转过身去，一声不响地回到刚才的路上，转过了弯之后，桥上的人根本就看不见他了。对于男孩子来说，最难以忍受的事情恐怕就是自己的软弱被别人看到，这样会让他显得不像个男子汉。不过沃尔特没想到这些，他只是觉得自己撞见哈尔在哭，对哈尔不是很公平。

走了大约一百米远，沃尔特又回头朝小桥的方向看了看，吹了一声响亮的口哨。这一次，等他再次回来时，哈尔已经站了起来，正在收线，一条三十厘米左右长的鲑鱼在他的脚下扑腾着，他的帽檐压得很低，可以看见他匆匆抹掉了自己脸上的泪痕。

“你好啊，哈尔！运气怎样啊？”沃尔特走了过来，兴冲冲地问道。

“不知道，这关你什么事？反正你看见了，这条鱼不是买的，是我自己钓的。”哈尔生气地回答。

沃尔特脸刷的红了，愤怒的回答涌到了嘴边，不过他很快想起了哈尔刚刚痛苦的样子，于是努力克制住自己，走上前去，伸出了手。

“这些都别再提了，”他用恳求的语气说道，“我们还是做朋友吧。”

“你也不想跟我做朋友，没人愿意跟我做朋友。”那个孩子咬牙切齿地说。“哈尔，之前有一次我确实很想敲碎你的脑



袋，不过现在我主动向你伸出手了。你说我不想跟你做朋友，这可不是实话。好了，你现在是准备敲碎我的脑袋呢，还是想跟我握握手呢？”沃尔特再一次伸出了手，他幽默的天性又回来了。

那孩子慢慢地伸出了手，握了一下。“我……我还是握手吧。”他说着，嘴角露出了一丝不好意思的笑容。然后他把帽子往后推推，仔细看着沃尔特的脸，突然说道：“你真是个绅士，沃尔特。我确实很想跟你做朋友，我确实需要朋友，不过那里没人愿意跟我做朋友。”他说着，朝着营地的方向点点头，“可是我又走不了，没有地方可去。你知道的，我家人全都去欧洲度假了，我只好待在这里，没有办法。”

“这样多好啊。”沃尔特热心地说。

“什么意思？”哈尔奇怪地问。

“就是我说的那个意思呀，”沃尔特说道，“我很高兴这样。你在营地做了错事，可是你要是走了，那你就永远都是错的。可能你觉得要是你走了，永远不回来，那这里的伙伴们怎么想你都无关紧要了。可事实不是这样，他们会永远记得你的，他们不了解真正的你，只记得做错事的你，等你长大了，不管你获得多大的成功，你心里总会觉得有一群人不会相信你。你在这里犯了错误，可是你有机会在这里纠正你的错误。你自己是永远不会忘记这些错误了，但是你可以让那些孩子们忘掉你犯的错误，而且只要你给他们一个机会，他们肯定就会忘记的。

“你爸爸很有钱，你肯定从小就觉得钱是唯一重要的东西。要是在城里，钱确实很重要，可是在这大森林里，钱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了。重要的是一个人本身，是他的品质，而不是他有什么东西。所以你得忘了你爸爸，不是，是忘了他的钱，然后努力适应这里的方式，最后你会发现，那些孩子们还是会喜欢你的。哎哟，我简直成了一个爱说教的牧师了。”

哈尔笑了，好多天来这还是他第一次发自内心地笑。“不过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说教，沃尔特。”他说道，露出很坚决的样子，“你说得一点没错，沃尔特，我一定要留下来，斗争到底！不过，你得帮助我才行。”他眼睛里满是渴望。

“肯定没问题。”沃尔特非常热心，“其他孩子肯定也会帮助你的，关键是你得给他们机会。”

哈尔若有所思地盯着溪水看了好长时间，犹豫地说：“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始。”

“我觉得，你应该先去找你们塞内卡队的头儿阿弗里谈话，说你知道自己把事情搞砸了，你希望能补偿塞内卡队还有队友们。他肯定会帮助你的，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做的。他那人很有风度。”沃尔特说道。

“我知道他人不错，”哈尔承认，“他一直对我很好。我猜，要不是他，别的队友肯定都不愿意跟我说话了。我希望……我希望自己能有办法补偿队里因为我损失的分数。不过，说实话，沃尔特，靠钓鱼可不行，我根本不知道在哪儿钓鱼才行。以前，我本来想贿赂帕特·马龙，让他告诉我在



哪儿才能钓到大鱼，然后我自己钓，但是他很会算计，他说他要钓到了再卖给我，无论如何就是不告诉我能钓大鱼的地方。反正对这家伙来说，钱是绝对管用的，绝对！他也知道，只要我想挣到分数，就得付给他钱，所以他跟我要的价钱越来越高。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想到要去告发我，是不是你让他去的呀？”

哈尔问到这个问题时脸红了，这说明他很有羞耻心，并且没等沃尔特回答，就赶紧道歉：“我知道不是你。刚开始我认定就是你，肯定对你态度很不好。不过你也算是帮了我的忙，即便是你让他去告发我的我也不怪你，我只是不知道帕特是怎么想的。你知道吗？我一直怀疑是他偷了莫利安太太的坠子，我想要是迫着他问这个问题，他肯定会知道点线索的。”

“别再说了，哈尔。”沃尔特忍不住打断了他的话，“你和营地里其他的孩子一样，都把帕特看错了。我不知道到底是谁偷了坠子，不过我相信绝对不是帕特，咱们森林夏令营里没有一个孩子的心地比帕特更正直。他表面看上去很粗鲁，那是因为他没有机会展示真正的自己。我根本不知道他去找总头儿告发你的事情，都是后来才听说的，他去告发你是因为他刚了解到什么是信誉。不过，哈尔，提到信誉这件事，我也确实很赞成他的做法，我不是要对你说教，不过，既然我知道了你的分数来得不地道，再让你这样下去对别的孩子们也不公平。那天早上我和帕特在一起钓鱼，他问我有什么烦恼，我告诉了他，然后下午我去林子里的时候，他就偷偷

去了总头儿的办公室，结果你都知道了。”

哈尔严肃地点点头。

“说实话，我觉得帕特做了一件大事。”沃尔特继续说道，“林子里的树上又不会长钱，你给他的那几块钱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对你我来说，哪怕是一千块钱也没这么重要。我觉得他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我，他肯定认为你这么做对其他人不公平，而他自己也成了你的同伙，所以才把这件事说了出来，其实也是想纠正自己的错误。我不是说过了吗？他本性正直，这件事做得不错，要是我，就没有那么大的勇气。”

沃尔特说这一番话的时候，哈尔脸上的神情变了又变，因为他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自己的问题，现在他的视野开阔了许多。

“什么，难道帕特告诉你他在哪儿钓鱼吗？”他突然问道。

“没有，是我误打误撞自己找去的。”

哈尔有点尴尬地笑了笑，说道：“我只是想弄清楚罢了。我一直认为你成功地贿赂了帕特，所以他才告诉你的，可能你不是用钱贿赂的，但肯定是贿赂了他。我早听说过你来的那天早上，把他打败的事情，所以我就想……也许……也许你……”

“你认为我会威胁帕特，要是他不告诉我在哪儿钓鱼的话，我就再打他一次，对吧？”沃尔特替他说完了那句话。

“我是这么想的。”哈尔承认，“虽然我并不相信你会这么



做，可是我愿意相信，非常希望是这样。不过我一直知道你这人很正直，而且……而且我一想到你在钓鱼这一项上打败了我两次，就觉得很嫉妒你，因为我为得分承担了很大风险。”

“好了，那都过去了，我们还是给那些事掘个坟墓把它们埋掉吧。”沃尔特说道，“我们俩现在都成了正直的人，而且我们还得在这里继续比赛。我很想告诉你那个钓鱼的地点，只是我去的时候，我发现帕特刚好在那里，他让我发誓不告诉任何人。可是你想挣分，还有别的什么活动你喜欢吗？”

“不知道。”哈尔若有所思地说，“我还很喜欢划船。”

“那太好了！”沃尔特叫道，“那就去吧，赶紧去划呀。你知道我现在在练习四百米游泳，每天都去练习，你也可以天天去划船呀。回去就告诉阿弗里你想去划船，你很愿意去努力，他很快就会找人教你的。你们塞内卡队现在落后很多，每一分都很重要，阿弗里很清楚这一点。我们德拉瓦队很快就要把你们打个落花流水啦。”沃尔特笑着说道。

“要是我们队里再出现两个像我这样的，那肯定会输的。”哈尔闷闷不乐地说，不过他的脸色很快变得开朗起来。他开始收线了，“我现在就要回去，找到阿弗里，希望他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这就对了！”沃尔特满怀热情地说，“祝你好运呀，伙计！我们终于成了朋友，我真高兴。我现在要去杜伦特营了，今天早上头儿给了我许可证，我还从没去过那个营地呢，帕特会带着我参观一番的，你一定要勇敢啊。”

两个孩子友好地握了握手，沃尔特重新向杜伦特营走去，他脚步轻快，心情轻松，而哈尔则迈着坚定的步子回森林夏令营去了。当然，等待他的问题并不容易解决，反而会很棘手，他和沃尔特分手，自己去面对这一切时，立刻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自己一个人去解决这么棘手的问题，他这辈子还是第一次呢。他面临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男孩所能遇到的最难的问题了。他也模模糊糊地知道，这会是他生命中一个关键的时刻，是试探他是不是个男子汉的时候了。他能渡过这个难关吗？能吗？

“我能！一定能！一定！”哈尔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给自己打气，“一定能！一定！”说着说着他开始跑了起来，他真害怕自己在找到阿弗里之前就先失去了勇气。到了能看见营地的地方，他慢下了脚步，事情真比他想的要困难得多。说不定阿弗里不在那里呢，他发现自己开始希望阿弗里不在营地了。真的有必要去这么自取其辱吗？也许再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做出什么大事业来，让那些家伙们对他刮目相看呢。别的孩子都能做出一些大事，他为什么不能呢？比利不就找到了蜂窝，还抓住了一只熊吗？他为什么就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哈尔心里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也许这是一个孩子甚至成年人所能经历的最残酷的斗争了——这是和自己的斗争，进行这场斗争是为了能够审视自己时不再脸红，是为了让自己成为男子汉而进行的斗争。哈尔的额头上冒出了冷汗，正



在这时，他一抬头，正好看见阿弗里就站在木屋前面，几分钟之内这场斗争是胜是败就能见分晓了。他犹豫了一下，不过很快就咬紧了嘴唇，就像和沃尔特一起在小桥上那样，露出了坚定的表情。“我能！一定能！一定！”他心里说着。很奇怪，他重复着这句话，心里就觉得轻松了好多。转眼之间，这场严峻的考验就真的在眼前了，他又跑了起来，想甩掉那些拉住他不让他成为男子汉的懦弱念头，想甩掉之前那个大家所熟悉的哈里森。

“头儿，”他喘着气向阿弗里敬了一个礼，“我能……能单独跟你说句话吗？”

阿弗里带着他走进了那间空无一人的木屋，他们在那里说了些什么，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从木屋里出来的时候，哈尔的脸色发白，但是他的样子很坚决，脸上的表情已经明显不见了原来的软弱。

“你确信自己一定要这么做吗，哈尔？你知道你不必这样。”头儿说。

“很有必要——对我来说很有必要。”哈尔一副很坚定的样子，“为了我自己，一定要做。”

吃完晚饭，阿弗里让塞内卡队的所有队员都晚走了一会儿，等胡伦队的队员们出去后，他简单地说，有个队员想说几句话。

接着，哈尔站了起来。面对着大家，他的腿不停地发抖，软得几乎站都站不稳，密密麻麻的汗珠也从脸上流了

来，但他仍然十分坚定地抿着嘴角，虽然停顿了好几次，可最后他还是说清楚了他的想法。

“伙计们，”他结结巴巴地开始了，“首先我……我想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向大家道歉，我让大家都蒙羞了，非常抱歉，之前我没想到问题有这么严重。我知道大家都不喜欢我，可是我想得到大家的喜欢，”他继续说，“所以我就想，要是我能多给塞内卡队挣点分，说不定大家就会改变对我的看法，我真的就是为了这个，没有别的想法。可是我把事情弄砸了，现在我意识到了。希望大家给我一个机会，好让我重新开始，真正为塞内卡做点事。我……我希望能补偿自己犯下的错误，希望能和大家做朋友。”

说完，他腿脚发软，一屁股坐下，把脸藏进了胳膊里。头儿做了一个手势，孩子们都排队出去了。等大家都走完，头儿走了过去，把手放在那个孩子一直低着的头上，轻声说道：“哈尔，你今天做得很棒，这是我们森林夏令营里最勇敢的一件事了。我们都为你骄傲，就是赢了那个鹿头也不会有这么骄傲。这绝对是一场考验，但是你的勇气经受住了这场考验，我们为你感到骄傲。孩子，从今天起，你会发现我们大家都是你的朋友。”

之后，等哈尔恢复了勇气出去和伙伴们见面的时候，他发现事情真的和阿弗里所说的一样，无论他走到哪儿，都有一只手伸出来欢迎他，就这样在无言之中，伙伴们向他表明，他现在终于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他已经为自己的错误做出了补偿。

## 第十五章 滑头麦克



在点点溪跟哈尔分手后，沃尔特赶紧加快了步伐，因为他刚才在这儿花了不少时间。很快，杜伦特营就在眼前了。帕特·马龙在那里的正式工作就是“干杂活”，他现在正好提着几个空桶要去挑水，一看到沃尔特，他脸上就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我刚才还在想，你是不是忘了跟我约好的事呀。”他大声说道。

“帕特，你好呀！很抱歉我迟到了。”沃尔特说着，就上去要帮他拿一个水桶。

帕特把他推到了一边，笑着说：“你不是想抢我的活儿吧？我还要靠这个挣面包吃呢。现在卖不成鱼了，所以我就

只好老老实实挣工资了。”他在桶里接满了凉凉的泉水，开始往木屋后面走去，厨师正大声叫着要他快些呢，他的话里还夹杂着许多“懒惰”“没用的”“不学好”这样的字眼儿。

帕特朝沃尔特眨眨眼说：“爱叫的狗都牙齿不好。你等我一下啊。”

他说话算数，不一会儿就回来了，尽起了一个主人的职责。沃尔特发现这个营地的设施和森林夏令营差不多，只是没有森林夏令营的东西精致，不过也挺干净整洁，完全能够满足那些伐木工人的需要。这儿很像一个家，因为他们一年之中有大半时间都待在这里。参观完木屋、马厩和商店，帕特建议到砍树的地方去看看，这正是沃尔特想要看的，他还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伐木工人是怎么工作的呢。

通往伐木场的小路崎岖不平，但是修得很结实，因为伐木工人要把木头运到水里去，全靠这条路，路修得不好就会浪费不少时间和精力。如果路面低洼或是有积水，木头就很难运走。这种木排道是唯一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可以避免马匹和车辆陷入泥潭。每逢晴天，在这样的小路上可谓寸步难行，但是到了冬天，冰雪覆盖了路面，这会是一个理想的滑冰场，一捆一捆的木头可以从上面滑到水里去。

这条路渐渐通到了斯科拉山的山脚下，离营地三千米左右的地方，这两个孩子看见一群工人在工作。树木倒在地上的“咔嚓”声，锯子工作时刺耳的声音，斧头砍进木头时发出的声音，夹杂着工人们粗哑的说话声，偶尔有谁还会吼上

一句歌词，整个工作的场面热火朝天。

从城里来的沃尔特对这些很感兴趣，不过这也完全颠覆了他以前关于伐木的一些认识。“我还以为所有的树都是用斧头砍倒的呢。”他惊讶地说。

“有那么好的锯子用斧头干什么？”帕特说道。

有两个工人拿着锯子正准备伐一棵大松树，两个男孩就走近了去看。那个巨大的横割锯两边各有一个把手，在那两个人的操作下，一点一点地锯开了松树的树干，看上去很有意思。两个工人很有节奏地一前一后摇摆着，只是在需要移动一下楔子免得锯子折起来的时候才会停一下，而这楔子会让这棵树最终朝工人们希望的方向倒下去。

很快，他们就听到了树干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预示着树就要倒了，巨大的松树轻轻地摇摆着，歪到了一边，有人大叫一声“所有人躲开”，那两个锯树的人使劲往后一跳，松树就慢慢地向前倒去，渐渐的速度加快了，紧接着就是“咔嚓”一声巨响，它倒了下来，把几棵小树也压倒了，树上的枝条剧烈地摇晃着。

沃尔特觉得，树几乎是刚一倒，拿着双刃斧的工人就来到了树下，使劲砍树枝。斧头上下翻飞，在太阳下闪着光，不久，枝叶茂盛的松树就成了一根光秃秃的圆木，这根巨大的木头完全可以用作一根桅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它将会是美国海军舰队的骄傲。

可惜事实上，等待它的并不是这样的荣誉，另外一群锯

工很快就过来了，把它锯成了一段一段，然后“吉姆”来了，帕特骄傲地宣称，吉姆是“一个好样的家伙”。吉姆的脚后面，一条铁链叮当作响，链子一端，还有一个沉重的钩子，这个钩子很快就被挂到了木头上。然后，随着主人（它好像还不能被称作赶车的，因为马身上连缰绳都没有）的一声令下，那匹高大的马就把头伸进了颈圈里，然后在“驾，驾”的吆喝声中，把那根木头拉到了道旁，所有的木头都暂时在那里堆着，等着下雪天的到来。那匹马拉着沉重的木头，熟练地穿过藤蔓缠绕的灌木丛，聪明得令人惊讶，同样令人惊讶的还有那些道旁的伐木工人，他们用钩子钩住那根木头，然后熟练地把它滚到了木头堆的最上端，动作娴熟而轻松。

这群伐木工人来自于各个不同的地方，有英格兰人、爱尔兰人、苏格兰人、法国人、加拿大人，还有一两个混血儿，此外还有几个自称是纯种的美国人。他们外表很粗鲁，说话也不讲究，甚至会为帽子掉了这样的小事打架，但他们都是热心肠，对自己的雇主忠心耿耿，简直到了愚忠的地步，工作之外就是相互耍闹。他们的生活确实很粗糙，但世界上就是有这样的生活，他们对沃尔特很感兴趣，热心地回答他的疑问，以至于沃尔特回去时，还颇有些恋恋不舍呢。

除了不舍，沃尔特还感到有些伤感，他热爱大自然，听着那些大树被砍倒的“咔嚓”声，觉得那是一个悲剧，是对大自然的一种戕害。

但是帕特根本没有给他时间去仔细思考这些，他从袋子



里掏出来一些饼干，那正是奇普赞不绝口的美味饼干，沃尔特还曾经尝过一块呢。两个人大口嚼着这酥脆的威化饼，帕特开始滔滔不绝地夸耀起他这些伐木场的同伴来了。

他们往营地看了看，正好发现那个厨子挎着一篮子要洗的衣服来了，帕特的眼睛立刻就闪起了调皮的光芒，他做了一个手势，让沃尔特跟着他悄悄溜到了马厩后面。“我真傻，忘了给你介绍我们这里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了。”他低声说道，“你待在这儿别动，我让你看点乐子。”

说完，他就溜进了马厩，很快就回来了，但是没有关马厩的门。沃尔特从角落里偷偷往外一看，只见一只乌鸦趾高气扬地走过来了。“这是滑头麦克。”帕特悄悄说道。

那个黑色的小东西在太阳下站了一两分钟，眨眨眼睛，紧接着就飞上了房顶，在那里心无旁骛地整理起自己的羽毛来，与此同时，那个厨师也洗完了衣服，搭在了外面，转身向屋里走去。他还没进到屋里，滑头麦克就张开翅膀，一声不响地飞到了他晾衣服的绳子上，飞快而熟练地把固定绳子的大头针拔了出来，扔到了地上。

等最后一个大头针拔出来后，洗好的衣服也差不多全掉到了地上，它立刻飞到了远处一棵高大的松树上，“哇哇”大叫起来。很显然，那个厨师一听这声音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他一只手拿了一口锅，另一只手拿了块抹布，从木屋里冲了出来。他一边跑一边高声谩骂那个黑色的捣蛋鬼，愤怒的话语像洪水一样涌了出来，而在马厩后面，帕特笑得躺在了地上。

“哇，哇，比利！哇，哇，比利！”麦克大声叫着，在一根光秃秃的松树枝上走来走去，很显然，他为自己的恶作剧感到非常骄傲。

沃尔特听见这只乌鸦说话，非常惊讶，帕特注意到了他的表情，就解释说：“我把它的舌头剪开了一点，好让它学说话，比利是那个厨师的名字。”

“哇，哇，比利！”麦克看到那个愤怒的厨师只好捡起了掉在地上的衣服，兴奋得不能自己。他还在一边站着，厨师肯定不愿再把衣服搭在那里了，更何况，好多衣服都弄脏了，还得再洗一遍才行。

“我要把你的头拧掉，你等着瞧吧！”厨师狂怒地丢下这句话，拿着衣服进屋去了，可是很快，他就拿着猎枪出来了。沃尔特不由得拉了一下帕特的胳膊，紧张地说：“你不会真让他开枪吧，帕特？”

帕特“扑哧”一笑。“不用担心麦克，”他说，“要不我为什么叫它滑头呢？它认识枪，而且知道子弹能射多远。”

这边，厨师偷偷地向那棵松树溜去，不过很明显，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那只乌鸦一直都在看着自己呢。麦克等他走到半路，这才张开翅膀飞起来，厨师赶紧瞄准，连着发了两枪，可是距离太远了，麦克大叫着“哇，哇，比利！”飞回了它在杉树林里的家。

“可是等它下次回来，那个厨师会不会把它抓住呢？”沃尔特非常关心麦克的安危。



“除非我叫它，否则麦克今天晚上肯定不会再回来了，”帕特说道，“他聪明得很呐。等会儿我进屋，告诉厨师说，等伙计们回来后要是听说了这件事，一定会笑死的，他肯定就该央求我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了，然后我就说除非你以后不要招惹麦克，我就一个字都不说，他就只能答应了。”不用说，帕特和麦克对这里的情况非常熟悉，他们这些恶作剧不知道都干过多少次了。

“麦克很了不起，”帕特继续说道，“他肚子里的诡计比狗身上的虱子还要多，而且它还是一个相当高明的小偷呢，要是你脸上的笑容够明亮，它能把你的笑容也给偷走的。它老是跟着我，我到哪儿它就到哪儿，所以我离开营地的时候，就不得不把它给关起来，要不然，它肯定会给我带来很多麻烦的。不过说来说去，我还是喜欢这个小捣蛋鬼。”

帕特提到麦克的偷盗爱好时，沃尔特的脑子里灵光一闪，难道自己真的找到了线索了吗？

“帕特，”他忍不住打断了帕特的话，“麦克跟你一起去过森林夏令营吗？”

帕特挠挠脑袋，深思着说：“我说不准，可能去过吧，反正我去过的地方它大部分都去过。”

“要是你愿意带它，它会跟你去森林夏令营吗？”沃尔特急切问道。

“当然了！只要他看见我去哪条路就非跟着不可。”

“你能现在就把它叫来吗？”沃尔特继续问道。

“肯定没问题！”帕特毫不犹豫地说。

“听我说，帕特。”沃尔特接下来就把莫利安太太的坠子的事全都告诉了帕特，当然他把营地里孩子们对帕特的怀疑这一点给略去了。

“这个黑心肠的小偷！”帕特义愤填膺地叫了起来，“那会是谁偷了坠子呢？你们那里的伙计们肯定不会做这种事的，可是你也说了那里又没有外人！不过这跟麦克有什么关系呢？”

“我正要说到这一点呢。”沃尔特平静地说，“可能这跟麦克没有任何关系，我就是想要验证一下。可能你不记得那天早上曾经去了莫利安博士的办公室办事，可是你确实是去了。要是麦克那天跟着你去了，而且看见那个坠子就在窗台上放着，它会不会把它叼起来带走了呢？”

“肯定会呀，就跟小猪都有尾巴一样毫无疑问。”帕特肯定地说，接着他又叫了起来，“唉，可恶的东西！要是我发现真是它偷了那个东西，我非要亲手拧断它的黑脖子不可！”帕特这才明白了整个事件的情况，而且也了解自己的处境。“你们没有因为这个把我抓起来就不错了，不过就是把我抓起来，我也没话可说。哦，等我抓住这只可恶的鸟儿再说！现在，我敢肯定，它的心肠也是黑的，跟它的翅膀一样黑。”

沃尔特笑了笑说道：“别着急，帕特！别着急！我们还不知道麦克到底跟这件事有关系没有呢。我的计划是这样的：你把麦克叫过来，让它看见我们往森林夏令营的方向去了，



你和我一起走到能看见森林夏令营的地方，我再一个人回去，在莫利安妈妈的窗台上放上一个扣子或者什么发光的東西，然后我就躲起来，再然后我就吹三声口哨，接着你就出来，装着到办公室有事的樣子，从窗户和门口那里经过，我就在那儿等着你，这样我们看看麦克会怎么做。”

“沃尔特，伙计，你肩膀上扛着的脑袋真管用！”帕特的口气里满是崇拜，“那我们就这么干！”

说完，他把手指放进嘴里，吹了一声尖锐的口哨，从远处的杉树林里，立刻响起了一声回应。很快，麦克就扑闪着翅膀向他们飞来了，不过，它还是很明智地绕开了厨师的那个木屋，然后落到了帕特的肩膀上。接着就用它那种难懂的语言不停地哇哇着，好像在跟帕特讲述它跟厨师开的那个玩笑，不过同时，它一直用一双敏锐的眼睛注视着沃尔特，弄得沃尔特都不好意思了。

两个孩子没再耽搁，立刻就动身去了森林夏令营，那只乌鸦就站在帕特的肩膀上，或者偶尔在空中飞上一阵子，到了森林边上，帕特就坐下等着，沃尔特在前面急匆匆先回去了。他在口袋里翻了半天，找出一个闪闪发亮的铜纽扣，立刻就跑到了办公室那里，可是不巧，办公室空着，没有人帮他吧纽扣放在窗台上坠子那天所在的位置，于是他又跑了出去，给帕特发了一个信号。

帕特立刻就过来了，可是麦克可能因为不信任森林夏令营，或者正在计划什么诡计，逗留在后面没有过来，帕特从

窗户前面经过办公室门前和沃尔特汇合了，然后他们就小心翼翼地躲在一边看着麦克会做什么。麦克一看到帕特不见了，它就赶快飞了过来，直接来到了办公室的后面，那两个孩子可以看见它一边飞，一边往左右扭扭头，一双明亮的眼睛灵敏地探视着周围的动静，等它飞到窗户前方的时候，它突然在那里转了半圈，像个影子一样一声不响地落到了窗台上，飞快抓起那个纽扣，接着就张开翅膀，径直朝着杜伦特营的方向飞去了。

“这个黑心肠的坏蛋！”帕特气愤地喃喃说道，“黑心肠的小偷！”

这时，天色已经不早了，沃尔特没法再回杜伦特营了，于是他和帕特约好第二天早上九点再聚头。

“交给我吧。”帕特说道，“那个坏蛋藏东西的地方我都知道，要是它真拿走了那个坠子，肯定就把它藏在那里了，帕特·马龙一定会把它找到，明天早上八点半我就把它送过来。”

吃过晚饭，沃尔特把塔克和奇普叫到了一边。

“我又发现了一个线索。”他兴高采烈地大声说道。

“什么线索？到底是谁偷的？”那两个人异口同声问道。

“我明天早上八点半再告诉你们吧。”沃尔特说道，那两个人再问，他也什么都不肯说了。

沃尔特一夜都没睡好，他不知道帕特寻找的结果如何，他心里是又喜又忧，喜的是自己很快就可以把莫利安妈妈的



宝贝坠子还给她了，忧的是滑头麦克有可能真的像它的名字一样滑头，把东西藏到了连帕特都找不到的地方。

到了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他再也等不下去了，就朝着杜伦特营地的方向走去，还没走到点点溪，他就听到帕特尖锐的口哨声，他一听那声音就知道，肯定帕特有了好消息，几分钟后，帕特本人就出现了。

滑头麦克现在的样子看上去非常可怜，它被帕特夹在胳膊下面，浑身乱蓬蓬的。而帕特闲着的那只手就插在裤子口袋里，他一看见沃尔特，满是雀斑的脸上就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他把手从口袋里掏出来，猛地伸开，莫利安妈妈的坠子和那个纽扣都在他的手掌里。沃尔特兴奋地大叫起来，还兴高采烈地做了一个舞蹈动作，那动作如果不算非常优美，至少还是非常到位的。

去总头儿办公室之前，沃尔特先找到塔克和奇普，让他们看了看那个坠子并告诉了他们到底是谁偷的，然后帕特和沃尔特来到了办公室。莫利安博士愉快地说了一声“请进”，两个孩子就进去了，沃尔特兴奋得满脸红光，而帕特则相当羞怯。在进去之前，沃尔特早准备好了要怎么讲，可是现在他太激动了，准备好的话给忘到了九霄云外，还好他还记得要向总头儿敬礼，接着就结结巴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总头儿：“我们找到了莫利安太太的坠子，我们发现了是谁偷的，还……”

“等一下，等一下，”博士微笑着打断了他，“莫利安太

太的坠子到底怎么啦？”

帕特伸出了手，算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莫利安太太的坠子出现在他宽大的手掌里，博士伸手接过了坠子，脸上露出了高兴的神色。

“找到小偷了吗？”他问道，“我不太明白。”

“就是它偷的，先生。”帕特说着，就把还在不停反抗的麦克揪了出来，博士的脸色严肃了一些，他让两个孩子坐下，详细告诉他到底是怎么回事。等他们讲完了，博士又问了一连串的问题，结果沃尔特就把事情的前后经过都招了出来，有很多事情他都是瞒着帕特的。他讲了营地里大家都怀疑帕特的事情，但是他确信帕特是无辜的，他曾经在窗户上发现了一根乌鸦的羽毛，所以帕特一说到麦克有偷盗的习惯，他立刻就想到了这一点。

“沃尔特，我希望你和马龙，还有麦克，”他说道，“能在这里等着我回来。”

他说完就出去了，几分钟后，沃尔特听到铃声大作，不由得吓了一跳，很多孩子还都没有离开营地，那些离开营地的只要能听见铃声的也都赶紧跑了回来，等他们都聚齐了，博士这才来到了讲台前面。

“前一段时间，”他说道，“我曾经打过一次铃跟大家说我们这里出了小偷，还让你们一定要尽力找回被偷走的坠子，现在我觉得很有必要再打一次铃告诉大家，坠子已经找到了。”



下面响起了一阵兴奋的欢呼声，他不得不停了一下，等大家都静了下来这才说道：“而且小偷也找到了，这都是由我们中间的一个学员做到的。至于这个学员是谁，我不想告诉大家，不过我希望大家知道，我认为，在他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中他表现出了一种高度的童子军精神。他不仅抓住了小偷，找回了丢失的财物，最重要的是他还证明了一个人的清白，而这个人的正直是我们谁都没有理由去怀疑的。”

接下来他简短地给大家讲了坠子是怎么找到的，不过他谁的名字都没有提。最后，他让大家都看了看那个坠子还有滑头麦克。

沃尔特和帕特坐在屋子里，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沃尔特听到博士的表扬，更是高兴得脸上放光，他觉得自己的努力确实是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当博士最后说德拉瓦队为了这件事将得到五十分的奖赏时，他真是心满意足了。

一个小时后，帕特·马龙正走在回杜伦特营的路上，他稍微停了一下，喜滋滋地看着手里的一个金币，高兴得眼睛发亮。“哇——”滑头麦克叫了一声，一双眼睛贪婪地盯着那块金币。

“住嘴，你这个黑心肠的小贼！”帕特大声吼道，“唉，不管你是麻烦还是运气，反正你是我的。”



### 如何借助大自然辨别方向

1. **影子钟表法。**在早晨时，先标出第一个树影的顶点，以树干底端的所在点为圆心，以当时树影的长度为半径画圆，随着正午时刻的来临，树影的长度会逐渐地缩短和移动，到了下午，树影又会逐渐变长，标记出树影的顶点与弧线的交点，圆弧上这两点间的连线会为你提供准确的的东西方向——早晨树影的顶点为西方。

2. **手表指针定方向。**将有时针、分针的手表平放，时针指向太阳，时针与表盘十二点位置的夹角的角平分线指向正南（在北半球是正南，在南半球是正北）。注意，钟表的时间必须大致准确，误差最好不要超过一小时。

3. **能够指示方向的植物。**如果看不到太阳，可以仔细观察苔藓的情况。在北半球，树干北面或石头北面的苔藓长势较南面的好，在南半球则正好相反。

4. **观察恒星来辨别方向。**在夜晚迷失方向，如果不是特别紧急，一般不要轻易走动，应尽快找个地方休息，等天亮后再走；如果要找方向，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找到北斗七星，然后就可以找到北极星，那么，你面对的方向就是正北。

## 第十六章 静静池的偷猎者



这天，哈尔和沃尔特站在渡口等着汽艇给他们带来当天的信件和物品，之前在邮购摄影器材时，出现了一点纰漏，沃尔特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到静静池一趟的结果如何呢。等到他的包裹拿出来时，他一眼就看见了摄影器材店那熟悉的标签。

“万岁！”他大叫着，就向那个期待已久的包裹扑了过去，“我现在就要去暗室洗照片，愿意一起去看看吗，哈尔？”

“当然愿意了。”哈尔立刻说道，“我也和你一样很想知道你的照片到底照得怎么样，你也知道，你的那些照片好坏对我们塞内卡队的分数影响很大，我们跟你们的差距不能再拉大了。”

他们往办公室去的时候，碰见大个子吉姆和一个陌生人一边走一边热烈地交谈着，那个陌生人是坐汽艇来的，他中等身材，灰色的头发，灰色的眼睛，一双眼睛很清澈，闪着热切的光芒，他的样子和当地的其他教练没有太大区别。

“那是谁呀？”哈尔向比利问道，比利刚刚向那陌生人敬了一个礼。

“是护林人。”比利说道，“他们说附近这一带有很多野鹿被杀，总头儿早就想把他请到这里来了。现在他既然来了，肯定会做点什么的。”

沃尔特想到了自己在静静池两天的经历，不知道护林人会不会到那里去。当那两个孩子经过办公室到暗室去的时候，他们看见莫利安博士、吉姆和护林人正在谈话呢。

“那你认为是谁呢，吉姆？”看守人问道。

“是雷德·皮特。”那个护林人毫不犹豫地说，“但是你也知道，我没有证据，没看见一点儿他的影子，但是我看见了一些痕迹，一看就知道是雷德干的。当然那边的营地里也会有人偶尔跑去弄些肉吃，但那都不值一提。”

“那也是不行的，吉姆。”博士这时插了一句，“法律就是法律，不论对于伐木工还是城市来的狩猎者，都是一样的。我就是看不惯一些当地人的态度，总觉得这条法律是为别人制定的，他们可以例外。除非废除这条法律，否则他们也应该遵守，不应该享有任何特权。”

“你说得没错，博士，不过这里的居民可不会那么想。”



大个子吉姆平静地说，“不管怎么说，真正危及那些野鹿的是那些下流卑鄙的家伙们，他们太懒了，甚至不愿意费力去捉那些野鹿，他们只会开枪。那要不是雷德·皮特干的，我这一辈子都不再拿枪！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即使他们知道，也没人愿意说。只要你把雷德·皮特抓住，林子里就不会再有枪声了。”

听到这里，两个孩子已经走进了暗室，听不到他们接下来的话了。沃尔特立刻准备好了显影剂，以及刚刚才送到的定影剂，他下定决心要做好一切准备，免得出什么意外。

“你要用槽显影吗？”哈尔问道。

“不用。”沃尔特说道，“一般情况下我都用的，不过这次我想把每张胶卷都单独去洗，洗出最好的效果。你知道我还想再得五十分呢。”他最后又加了一句。

白天拍的那张照片最先洗了出来，除了一个角上有点模糊之外，其他地方都和想象的一模一样，第一张照片就成功了，这让沃尔特非常高兴。过了一会儿，那只巨大的蓝色苍鹭的形象在他的操作下也逐渐清晰起来，沃尔特忍不住告诉了哈尔，说自己因为当时太紧张了，在苍鹭之前曾经错失了两次绝佳的机会。

接下来的一张照片就是大个子吉姆举着沃尔特钓起的那两条鱼，哈尔从沃尔特的肩膀上望过去，不由得脸红了，他想到自己买来的那条鲑鱼，结果却被沃尔特的杰作给打败了，现在看到这强有力的证据，忍不住为自己感到羞愧。

至于用闪光灯的那几张，沃尔特准备了特殊的显影剂，照片快出来的时候，两个孩子都弯着腰，急切地等待着，几乎就在同时，三个亮点出现在他们的眼前，其中一个比另外两个稍微高了一些，很快，照片的轮廓也都出现了，他们清楚地看到了一只母鹿和两只小鹿的样子。

“万岁！太好了！”哈尔大叫着，在沃尔特身上捶了两下，“这下你算又给德拉瓦队挣了五十分了！”

“还有最后一张。”沃尔特说着，其他照片都还泡在显影剂里，他捡起了一张没照好的照片，“别的照片照的是什么都知道，可是这一张是什么呢？应该是一只鹿吧？”

他迫不及待地弯下腰仔细看着，把照片放进显影剂里晃来晃去，不过很快就抬起头来，在昏黄的光影下，哈尔可以看到他困惑地皱起了眉头。“我可从没遇见过这么奇怪的事情。”他大叫着，“我能看到一头雄鹿的角，可是它后面好像是一个人影呀。这些胶卷我准备得非常小心，这不可能是重影。肯定是我太慌了，在打开闪光灯之前又出错了，把两张照片照在一个胶卷上了，可是这不像是一张曝光的照片，如果是重影肯定要曝光的。唉，算了，不管了，等把它拿出显影剂我们再看吧。哦，出来了，哈尔，你把门打开一下，我把窗户打开，我都快烤熟了。”

哈尔打开了门，两个孩子走出了办公室，博士还在，但是吉姆和看林人已经不在。博士听到门响的声音，抬起头来。

“对不起，博士，希望没有打扰到你。”沃尔特说道。



“一点都没有，沃尔特。”他微笑着说道，“我猜你是在洗静静池的照片吧。说实话，我也跟你一样急着想看看那些照片呢。大个子吉姆把那次旅行的事都跟我说了，他也很想看看那三只野鹿的照片。”

博士一边说，一边走进了暗室：“我想现在应该洗好了吧。”他说着，就把手伸到了定影液里，拿出了那张负片。他把照片拿到光线明亮的地方，仔细审视了一番。“洗得有点过了，对吧，沃尔特？不过，这张照片还算不错的，构图很好。可是，这是什么呀？”他把第一张放了回去，又拿起了第二张，他把这张照片拿在手里，翻过来掉过去地看，好像不知道哪是上面，哪是下面一样。“噢，是这样的。”他脸上的表情很困惑，眉头也皱起来了，“可是这照的到底是什么，沃尔特？”他问道，“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照片呢。”

沃尔特走到他后面，看了看那张负片，刚开始，他什么也看不出来，上面只是一片浓密的枝叶，不过突然，他看见在这背景下，一个人影弯着腰，肩上背着一只野鹿，沃尔特看着，嘴巴惊奇地张大了。

“这是什么意思呀，沃尔特？”博士又问了一句，看见那孩子傻傻的样子，他眼睛里笑意盈盈。

“我也不知道，先生。”沃尔特老老实实说道。

“可是这是你照的照片呀，不是吗？”博士不依不饶。

“没错，先生，这是……这当然是我照的了。”沃尔特有些前言不搭后语，“可是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傻傻

地说。

“你用了几次闪光灯呢？”

“两次。第一次是那三头鹿，还有一次是在回去的路上。这一张……”他没有说完，他现在才想到这是用闪光灯照的那张照片。

“没错，”博士说道，脸上带着一种好笑的样子，“这是用闪光灯照的，既然上面没有三头鹿，那肯定是回去的路上照的了。”

“可是……可是这到底是什么呀？”哈尔问道，他从那两个人的肩膀上仔细看着照片。

“看来，”博士严肃地说，“沃尔特无意中找到了静静池偷猎者犯罪的证据。”

说完，他又把那张照片放进了定影液，说道：“我知道这张照片不算清楚，但是，沃尔特，我希望你能干得再仔细一点，把它影印一张，等吉姆和看林人回来的时候，让他们看看，他们俩现在去了杜伦特营。另外，你们俩对于这件事一定要保密，等我说没关系了，你们才能说出去。当然，你们也知道，这张照片也不能让任何人看见。等照片印好以后就把它给我送去，要是你们有时间，就把所有负片各洗出一张，等看林人回来让他看看。”

到了中午，照片都干了，下午三点钟，影印好的照片送到了莫利安博士的手里。傍晚，大个子吉姆和看林人回来了，博士立刻就派人把沃尔特找了过来。



“先生，”博士说道，“这就是沃尔特，就是他跟着吉姆去了一趟静静池，我把他叫来，就是想也许你愿意就当时的情景问他几个问题，而且他还会让你看几张照片，你说不定会感兴趣的，吉姆一定也会很感兴趣。先生，我们这里有几个孩子真的很优秀！要照出这样的照片，光有摄影知识是肯定不够的，必须还得有丰富的森林知识才行，你看了这些照片肯定会同意我的说法。”

他说着，就把那包照片递给了沃尔特，照片的正面朝下，但背面都标上了序号，沃尔特立刻明白，他这是希望自己能按照这个序号把照片给那两个人看的，等照片在桌子上摆好以后，大个子吉姆就弯下腰，非常认真地看着那些照片，一边看还一边跟看林人讲照片背后的故事，他那热情洋溢的表扬让沃尔特的脸都红到了耳根后面去了。看到那三头鹿的照片时，吉姆的兴奋更是难以言喻。

博士只是微笑着。“看样子你觉得这些照片很不错了，是吧，吉姆？”他问道。

“不错！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照片了。”教练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

“沃尔特还有一张照片，你肯定会感兴趣的。让他看看吧，沃尔特。”

沃尔特把最后一张照片在桌子上摆好，看林人和教练都急切地弯下腰看了起来，整整一分钟的时间，空气像是凝固了一样，两个人都非常震惊。教练先生看看博士，又看看沃

尔特，最后又低头看看照片，不过后来，他开始慢慢地理解了照片的意思，他脸上的那种表情让沃尔特终生难忘。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他大叫一声，拳头“砰”地一下捶到了桌子上，“我不是说了吗？我说过那是雷德·皮特吧？这证据还不够吗，先生？”

“这证据足够了，吉姆，不过，我还是没弄明白。你之前也没告诉我你看见雷德·皮特了呀，更没有说还拍到了照片。他没有因为这个把你干掉已经是个奇迹了。”

吉姆大笑起来。“要是他知道了照片的事说不定什么都能干出来。”他说道，“你也知道，那头鹿肯定是这一次逃到了湖边，没想到皮特就在那里等着它呢。皮特肯定也早就发现了它，已经在那儿等了很长时间了，这次总算把它给结果了，还它的内脏都掏了出来（第二天早上我发现的），然后在我们搜索之前就逃走了。幸运的是，他刚好从照相机照着的那条路上过去了，于是他就开了一枪。哦，天哪！我真希望能看见他当时的样子呀，我敢肯定他头上每根头发都竖起来了，他肯定会赶紧跪下来，向所有的神祈祷，希望能保佑他呢。”

“我发现他只是紧紧地抓住那头鹿。”看林人不冷不热地说。

“他肯定会的。”吉姆答道，“闪光灯肯定照到了他的眼睛，他得有几分钟什么都看不见，就只能那么做了。可是他很快就听到我们往这边来了，他没时间去，只好赶紧跑掉



了。他肯定跑得非常快，他真走运，我们没抓到他。”

“我所要的证据都在这里了。”看林人说道，“博士，希望你能让吉姆到我那里去几天，我需要他帮忙，皮特是个非常狡猾的人，我们两个人合起来才能把他抓到。我们俩明天一大早就出发去静静池，至于我们俩的行动，大家说得越少越好。记住了，孩子，要保密呀。”他最后扭过头，向沃尔特说道。

吉姆一直拿着那张照片在仔细研究。“皮特抓的这头鹿可真够大的。”他说道，不过突然又加了一句，“孩子，快过来看看，这条抓痕是照片上的，还是鹿身上的。”

教练手指着那头鹿身上一条细小的白线，沃尔特凑近些仔细看看，慢慢说道：“这是鹿身上的。”突然，他的脑子里闪过一个惊人的念头，他抬头看看教练，教练很快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没错。”那个身材高大的人气愤地说，“就是它，那天早上你和我还发现了它，可是那天晚上就被那个嗜血的杂种给杀掉了，要是他有机会，要是能挣钱，他也会把我们俩都给干掉的。先生，你准备好了没有，我现在就跟你一起去，只有把他送进监狱，我才能吃得下饭。”

沃尔特第一次听见雷德·皮特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就觉得很熟悉，可是他怎么也想不起来，曾在哪儿听说过这个名字。可是现在，他仔细研究着这个照片，渐渐认出了他到达森林的第一天早上，在上街候车室里见过的那个拿斧子的人，

眉毛短粗，相貌凶恶。他还想起了那天早上吉姆对他说，那个人是“这森林里最卑鄙的一个人”，他当时根本没有想到，他的生活会和这个人有交集。可是现在——要是那个恶棍知道沃尔特手里有他犯罪的证据，他会怎么做呢？沃尔特想到这一点，他的腿不由自主地抖了起来。

“我……我想，胶卷和照片还是由您来保管吧。”他说着，向莫利安博士扭过脸来，等博士接过了照片，他的呼吸才算顺畅了一些，然后，他跟博士告了别，立即出来去找哈尔，他要告诉哈尔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这张照片。

雷德·皮特起疑心了吗？要是那样的话，如果他碰见我一个人在森林里会怎么样呢？这些念头在沃尔特脑子里转来转去，连着三天的时间，他没出营地一步，也不敢单独一个人活动，就是这样，他也总觉得有人在盯着他。在路上走着走着，他总是冷不丁扭过头去，看看是否有人躲在枝叶后面偷偷窥视自己。他心里一半是希望，一半是恐惧，神经高度紧张。即使后来，吉姆和看林人到静静池空跑一趟回来以后，他的心情也没有放松下来。吉姆和看林人发现了那个偷猎者的很多足迹，甚至找到了他的宿营地，但是很显然，他已经转移到了别的地方去了。

因为有别的事情，看林人只好暂时终止了对皮特的搜索，只是承诺说会尽早回来把皮特抓获归案，然后就走了。而在这期间，沃尔特的心就只好一直悬着，而杜伦特营的队员们也仍然会偶尔享用一顿鹿肉大餐。

#### 如何发出求救信号

在野外，生活环境十分恶劣，各种灾难会不期而至。对野外生活者来说，及时了解自己所面临的困境，告诉他人，求得救援，是十分重要的。遇险求救时，要通过各种方式与他人取得联络，发出的信号要足以引起人们的留意。普通状况下，重复三次的举动都意味着寻求援助。比如：

1. 烟火信号：燃放三堆火焰是国际通行的求救信号，将火堆摆成三角形，每堆之间的距离相等最为理想，这样布置也便于扑灭。

2. 旗语信号：把一面旗子或一块色泽鲜艳的布料系在木棒上，持棒运动时，在左侧长划，右侧短划，加大动作的幅度，做“8”字形运动。假如双方距离较近，就不必做“8”字形运动，一个简单的划行动作就可以了，在左侧长划一次，在右侧短划一次，前者应比后者用时稍长。

3. 声音信号：如隔得较近可大声呼喊，三声短三声长，再三声短；间隔一分钟之后再重复。

4. 反光信号：使用阳光和一个反射镜即可射出信号光。任何明亮的材料都可加以使用，如罐头盒盖、玻璃、一片金属箔片。

## 第十七章 鬼屋



“下午准备干什么？”  
“不干什么。”

“得了，快说吧！早点说出来多好。”

“嗯，那好吧。你说我们一起去那个闹鬼的屋子看看怎么样？咱们俩肯定能拿到许可证。”

说话的人是哈尔和沃尔特，他们吃完午饭后一碰见，哈尔就建议去鬼屋看看。

“这主意太好了，”沃尔特大叫道，“你们的头儿阿弗里过来了，你去缠着他要许可证，我现在就去找路易斯，我相信他会让我去的。”

许可证很快就拿到手了，两个孩子立刻驾着独木舟下了



水，船桨上下翻飞，不一会儿就划出了很远，把森林夏令营给甩到后面了。所谓鬼屋，就是沃尔特第一天来时，大家捉弄他所提到的鬼屋。当时，他还真以为被困在鬼屋里了呢。从那以后，他一直都想去看看那个鬼屋，就是没有合适的机会。这个鬼屋在湖对面上游大约五千米的地方，离湖有八百米远，靠近一个运送木材的小路。因为它已经在营地的界限之外了，要去那里必须得有许可证才行。

“关于那个鬼屋你听说过什么，沃尔特？”哈尔一边划船一边问道。

“没什么，就是听说那里三年前发生过一场谋杀案，或者是一场争斗什么的。你听说过什么？”

“哦，就是他们传说的那些鬼故事，什么故事都有，没有重样的。”哈尔说道，“我对这些挺感兴趣，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听说过。那儿肯定是发生过一场悲剧没错，不过就我所说的，我觉得那是一场公平的争斗，不算是很冷血的谋杀案。大家公认的一个版本就是说两个人因为一个女孩打起来了。据说，这个木屋是一个混血猎人建的，那时候这里还没有运木材的那条路。他跟女儿一起住在木屋里，他女儿据说好看得很。那个老人的名字叫杜启森，他身上的印第安血统应该比法国血统要多，大家都叫他印第安乔。这老人脾气不太好，大家都不愿意多跟他接触。

“他女儿长得很漂亮，印第安乔对女儿很不放心，每次他们到村子里买东西的时候，他从不让女儿走远，总是在前

后盯着她。可是那一带的年轻人却总是喜欢在他们的木屋周围转悠。后来，一个名字叫布鲁斯的年轻苏格兰人从加拿大搬到了这里，并且他在林子里设下了很多陷阱捕猎，那老头儿很担心捕猎战果会受到影响。光这一点就够糟的了，因为这已经激起了他身上那种印第安人的嫉妒心，更糟的是，后来他发现这个年轻人竟然爱上了他的女儿，而女儿好像也对他很有好感。老头子勃然大怒，威胁着要对这年轻人不利，于是很多朋友就劝这年轻人不要再去木屋了，女孩也央求他不要再去。

“可是布鲁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他什么都不怕，也不怕任何人。他受到了老头的威胁，就想那女孩的日子肯定也不好过，于是他就跳进了小船，直接就来到了木屋，他去的时候，老头儿正好出去设陷阱了，那女孩一直哀求布鲁斯快走，可是布鲁斯不肯走，他就在那里等着老头儿回来。老头儿回来的时候，他没看见这个不速之客，就直接进屋了，等他发现了年轻人，立刻就把枪举了起来，不过年轻人动作很敏捷，他一下子就把老头儿的枪给踢掉了，谁知道老头儿身上还有一把刀，印第安人的热血涌上大脑，他没浪费一点儿时间就掏出刀子，疯狂地往布鲁斯身上扎去。

“布鲁斯看见这情况，肯定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他为那个女孩着想，也掏出了自己的刀子，于是一场血战就开始了。

“年轻的苏格兰人在力量和年龄上都占优势，可是乔是个印第安人，他很擅长这种格斗，而且他心里又充满了怨恨，



搏斗一定很激烈，而那姑娘就在一旁看着。到了后来，布鲁斯猛地一刺，结束了这场争斗，也结束了老头儿的性命，但他自己也受了伤，流了很多血，身子很虚弱，他肯定觉得自己也要没命了。但那姑娘给他包扎了一下，又把他弄进小船里，不过木屋离湖面还有八百米远呢，谁也不知道她怎么把那么大个子的一个伤员弄进小船的，反正，等村民们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她已经把布鲁斯放进了小船里，不过他也半死不活的了。

“你也知道，这些伐木工，还有住在森林里的人都非常迷信，没多久他们就传说，印第安乔的鬼魂一直就在那个木屋里，为跑掉的女儿哭泣。猎人中间也开始流传各种故事，说他们在木屋附近听见了奇怪的声音，这样，就没人敢再去那个木屋了。迷信真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对吧？”

“一点不假，而且相信鬼神的人很多，不是只有这些伐木工和住在森林里的人相信呢。”沃尔特说道，“不过那个姑娘后来怎么样了？”

“哦，无非就是布鲁斯的伤好了，和她结了婚，他们又搬回加拿大去了。运木材的小路那里有个渡口。”

几分钟后，他们到达了目的地，并且把小船搬上了岸。岸上有一条伐木工人的小船停在那里，可以听见他们的前面有人说话的声音。

“我猜这群人是要去布朗营的，听说离这里五千米的地方已经开始伐树了。”沃尔特说道。

两个孩子脚步轻快地走在小路上，一边走一边聊。“阿弗里说去木屋的小路都被草盖住了，很不好找，不过那个路口有一个童子军标记，还有一道很早以前就刻在树皮上的指示。”哈尔说，“都在离湖八百米左右的路右边呢。”

他们渐渐放慢了脚步，一边走一边往右边仔细打量着。很快，沃尔特就停住了脚步，指了指右边半掩藏在草丛里的一堆石头。那里有一块特别大的石头，上面有一块稍小一点的，另外在它们的右边还有一块，两个孩子都认出了这个古老的印第安标志，意思就是：向右走有路。

往右一拐，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一棵树上刻着的指示，不过那痕迹已经很长时间了，几乎看不清楚。接着他们又看见了另一处刻痕，很快就认出了那条路。

“这里好像很多年都没人来过了。”哈尔说道。他们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向前走着。

十五分钟以后，他们就看见前面的树顶上好像有一块空着的地方。不久，他们就来到了这个地方。这里以前应该是一片空地，不过现在已经长满了灌木和藤条，有的地方，桦树和枫树的树苗也都长了起来，“鬼屋”就在这片荒凉的空地中间。

两个孩子站得稍远一些，静静地看了几分钟，他们同时想起了那场发生在这里的悲剧。这个木屋的样子没什么特别的，只有一间屋子，一个小棚子，后面还有一些地方用作其他用途。房子盖得很结实，到现在还保存得很完整，就是屋



顶有些破败，露出了几个黑乎乎的大窟窿。屋顶是用草皮和泥做成的，现在一些地方还可以看到长得很旺盛的野草，总体来说，这个地方非常偏僻，非常荒凉。

“难怪他们会觉得这个地方闹鬼呢！好了，我们进去看看里面什么样子吧。”沃尔特说道。

他们从正门进去，很惊奇地发现屋门居然还完整无缺，而且居然还关着，他们试图打开屋门，可是两个人合力拼命地推，门还是纹丝不动，这让他们更惊奇了。很显然，门是从里面闩上的。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哈尔叫道，“我们从后门去看看吧。”

到了后门一看，他们更加惊讶了，后门和前门一样是从里面闩着的。两个人吃惊地面面相觑了好大一会儿。

“这真够吓人的呀。”沃尔特喃喃地说，“肯定是有哪个胆大的猎人住在这里，现在把它给锁上了。”说完，他假装笑了一下，算是给自己打气。他漫无目的地往四周看了看，突然，他的眼光落在了几米外的一个地方。“嗨，哈尔，”他叫了起来，“那里有一条路，看样子最近还有人从那里走过呢，我们到那里看看吧。”

那确实是一条小路，而且各种证据表明，最近确实有人从那里走过。两个孩子非常困惑，他们静静地沿着那条路向前走，可是路到了前面的泉水处就中断了。他们不需要怎么仔细观察就发现，这个泉眼是最近才清理干净的。两个人

不由得同时扭头往木屋那里看了看，可是木屋仍然静静地立在那里，一副荒无人烟的凄凉样子。不过这一次，他们总觉得这个破旧的老屋笼罩在阴险的气氛中，让他们感到压抑，它就像一条湿毛毯一样，压制住了他们刚到这里时怀揣的旺盛的冒险精神。

沃尔特尴尬地笑了笑，说道：“真奇怪，不过我总觉得我们一到这里，就好像有人在监视我们一样。虽然说不出为什么，可是我就是觉得有人一直在看着我们。”

“肯定就是在这里住的猎人。”哈尔也笑了一下说道，不过很快他就神色严肃地说道，“我也觉得很不舒服，沃尔特，我可不想从窗户里爬进去，不敢想象在里面会看见什么。我们现在就回去吧？”

“我也想回去。”沃尔特欣然同意，“怪不得他们说这里闹鬼呢，可能是那个故事让我们害怕了。我从没想过我还这么迷信，不过我可真不愿意在这里住上一夜。”

两个孩子经过木屋的时候，不由得加快了脚步，他们匆匆看了一眼那大张着嘴的窗户，可是里面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

“哦！”他们快步走出那条小路的时候，哈尔长出了一口气说，“终于离开了那个鬼地方，我真高兴。我想那个地方确实是闹鬼，一点不错。”

要是他回头看见窗子后面那双恶狠狠的黑眼睛的话，能这样轻易就离开那个鬼屋，他会更加高兴的。



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小船，可是那艘伐木工的平底小船已经不见了。哈尔在船尾，沃尔特在船头，没多久，他们已经在水面上行使了八百米了。到了这时候，哈尔才注意到小船里面有很多水，而且水面还在不断上升。他沮丧地叫了一声，沃尔特这才发现了他们面临的危险。可是这小船以前还从没漏过水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他们粗略地看了一下，发现水是从沃尔特的座位前面渗进来的，而且速度还相当快，照这样子，这艘船很快就要沉下去了。船上又没什么可以往外舀水的东西，他们只好用手和运动鞋盛水，他们俩一个人得划船，只能一个人去排水，速度肯定不够，可是又不敢回到刚刚离开的地方去，出于本能，他们知道，就是因为刚才去了那里，才会遇到现在的困难，而营地离这里还有四千米左右那么远，天色又晚了，这真是一个考验他们能力和知识的关键时刻。

沃尔特三下两下扒下了自己的上衣和裤子。“你要干什么呀？”哈尔不解地问，“我们不可能从这儿游回去的！”

“我没打算游回去。”沃尔特匆匆说道，“我要看一下这艘船到底是怎么回事。等我一下水你就赶快回到船尾去，这样船头会翘起来，我可以看一下底部是怎么了。”

说着，他就跳进了水里，哈尔也爬到了后面。沃尔特出现在船头下面，从那里能把船底的前半部分看得清清楚楚，不过他还是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在靠近龙骨的地方，有人在那里砍了两个平行的缝隙。

“有人把它砍了两下。”沃尔特叫道，“肯定是那边坐平底船的伐木工人干的。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前只听说他们经常会给那些伙计们开开玩笑，不过这么卑鄙的事情还从没听说过，这也太危险了。你就在那里先划一会儿吧，哈尔，我先游一会儿，船头这样翘着，渗进的水应该会减少，过一会儿，我们俩可以轮换一下。水温还行！”他笑着补充了一句。

可是现在，水已经漫到了船尾，于是哈尔就用沃尔特的一只鞋拼命往外舀水，舀了一阵子，他就继续划着船往前走，沃尔特就在一旁游着，哈尔划得很慢，好让那个游泳者能跟得上。风势渐渐加大，风从船舷左侧吹过来，哈尔觉得自己都控制不住方向了，因为船头高高地翘着，只要有一点风，就把它吹到了一边，哈尔在船尾，觉得自己好像是绕着一个轴在转圈。

沃尔特游得倒是轻松自在，不过他很快就发现，要游回营地实在超越了他的能力。他一边游，一边飞快地转动脑筋，哈尔游泳的技术不太好，游不了太久，不过总算能在他需要换口气的时候，接替他一下，可是渐渐地，他发现了哈尔面临的问题，这样下去，等轮到哈尔游泳的时候，他的胳膊肯定又酸又疼，根本就游不了了，看来他们必须得换个策略了。仔细研究了一番小船的结构，他认为要是两个人都坐在船尾的话，那个漏洞也会有一点露在水面上，这样，只要两人使劲划桨，说不定在船沉之前，还能划出很远一段距



离，到那时，他们就像现在一样，他还游泳，而哈尔就继续在船上划桨。

这个计划立刻得到了执行，两个人开始拼命划桨，就这样往前行驶了一千五百米左右，沃尔特不得不下来开始游泳。这一次，他们来到了一个小岛附近，于是哈尔把小船划了过去，等沃尔特游过来的时候，他已经把船上的水全都倒了出来。好好休息了一下，他们又准备出发了，就在这时他们发现有一只船朝着这个方向开了过来，只往船上看了一眼，他们就知道自己的磨难总算结束了，前面的船上一双有力的肩膀就像是上帝送来的救命使者一样。

“吉姆！吉姆！吉姆！”他们尖声大叫起来。

划船的人停了下来，扭脸看了看，很快就朝他们划了过来。不一会儿他就悠闲地坐在船桨上，听那两个孩子争先恐后地讲起他们的经历来，而且还让他看了看船底上的漏洞。大个子听了，脸上满是困惑，然后他让两个孩子坐到了他的船上，破了的小船拖在后面，一起朝营地划去。

“你们刚才说下了船之后去了哪儿呢？”他问道。

“去了那个鬼屋。”沃尔特回答。

“听到鬼哭的声音了吗？”他微笑着又问道。

“没有。”哈尔说道，“就是他哭，他肯定也是一个人在屋里哭，前后门都锁着呢。”

“你刚才说什么，孩子？”教练突然问道，他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我说门都关得严严实实的，我们根本进不去。”哈尔说道。

“而且旁边还有一条路通往泉眼那里，看样子最近一直有人从那里经过。”沃尔特补充了一句。

“可能是有伐木工人到那里去喝口水吧。”教练说道，他故意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不过很快就陷入了沉思，孩子们看了，也就不再说什么了，直到到了营地他才好像回过神来。

“这件事最好和谁都不要说，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就行了。”他说道，“我会跟博士解释的，因为这不像是伐木工人开的玩笑，我不愿意让大家因为这事感到不安，所以你们还是不要说出去为好。”

两个孩子爽快地答应了，然后吉姆就和他们道了别，转身向办公室走去。

“真奇怪，今天的事情都很奇怪。”沃尔特看着教练的背影，心里想，“不知道吉姆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教练跟博士谈了十五分钟，然后他一拳头捶到了桌子上，气愤地说了一句话。要是沃尔特听到了这句话，他一定会更加奇怪的。

“那肯定是他躲在那里！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抓住他，否则我的名字就不是吉姆·艾弗利！”

## 第十八章 值班



在斯科拉各光秃秃的山顶上，站着一个穿卡其色衣服的人，细细的身影，童子军帽宽阔的帽檐往后翻着，露出了一张清秀的、被太阳晒成了棕色的脸庞。他的眼神非常清澈，嘴角的线条可能不够硬朗，但是他闭紧嘴巴的时候，薄薄的嘴唇会露出一一种坚定的样子，好像有一种坚定的愿望，而这愿望总有一天会变成力量的。总之，这张脸让人看了非常愉快，因为他的性格都写在了脸上，而他又是个很有目标的人，他有坚定的决心去追逐自己的目标。

那孩子把望远镜举到眼前，仔细观察了一下眼前的森林和湖泊，群山就像绿色的波浪一样，渐渐消失在天边烟雾笼罩的地平线上。空气里满是烟雾的味道，西沃德山那边的天

空中有一大团乌云，阴云下面，腾起浓浓的铅黑色烟雾，在地平线上呈现出令人厌恶的昏黄色。通过他的望远镜，这孩子可以看到烟雾中闪着一块一块火红的颜色。即使他没见过这样的情景，他也能感觉到这烟雾非常危险，就像是一头巨大的野兽咆哮着，向自己的猎物露出了锋利的牙齿，在另一边的驮峰山上，大火正在燃烧，不过这火不会对森林夏令营带来太大的影响，因为中间还隔了一个大湖。

“太幸运了，火没烧到这边来。”那个拿着望远镜的孩子喃喃地说着，他把望远镜对准了下面的营地，营地离这里直线距离不超过六千米，但是走小路过来有八千米远，他从望远镜里看了看营地熟悉的景物，脸上的表情柔和了很多，心里有一首歌一直在欢快地唱着，“我又派上用场了！我又派上用场了！他们又开始相信我了！”没错，这就是哈尔·哈里森。

自从在点点溪碰到沃尔特以来，这几个星期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历了艰巨的痛苦的斗争。对他来说，有时这种斗争简直是无望的，可是最终他胜利了，他和伙伴们相处融洽了，他有了朋友，而且有很多朋友，有一两个甚至可以叫作“好友”，无论他走到哪里，总会遇到友好的招呼声，他从一个局外人变成了营地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大家在玩耍打闹的时候总少不了他。其实他也没做什么大事，就仅仅是跟同伴们友好地打招呼，日常生活中做好自己的工作而已。

他对待生活对待同伴的态度都有了巨大的变化，此时此



刻他想起这些，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好像发生了本质的变革。他也知道，自己目前在这个小小的民主国家的处境改变了，并不是由于同伴们对他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最本质的原因还是他自己对同伴们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目前的处境其实本来就应该这样的，只是他从来没有把它当回事。

金钱多少，一直都是他衡量伙伴们的标准，但是现在他觉得完全不重要了，他渐渐意识到，在衡量一个人价值、品质和男子气概时，金钱完全没有一点儿作用，他甚至有点憎恨起金钱来了。了解到这点以后，他渐渐摆脱了以前的那种骄傲，就像脱掉了一件不合适的外衣，甚至，他开始以一种谦卑的眼光去看待问题，这样，他才能看到事情的真相。

“我刚来森林夏令营的时候该有多讨人厌呀，而且那时我根本就不明白童子军誓言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喃喃自语道，“其实那些伙计们对我都很好，要是我……我能做点什么事情让他们知道我很感激，去补偿他们一下就好了。哎呀，好像烟气比刚才更浓了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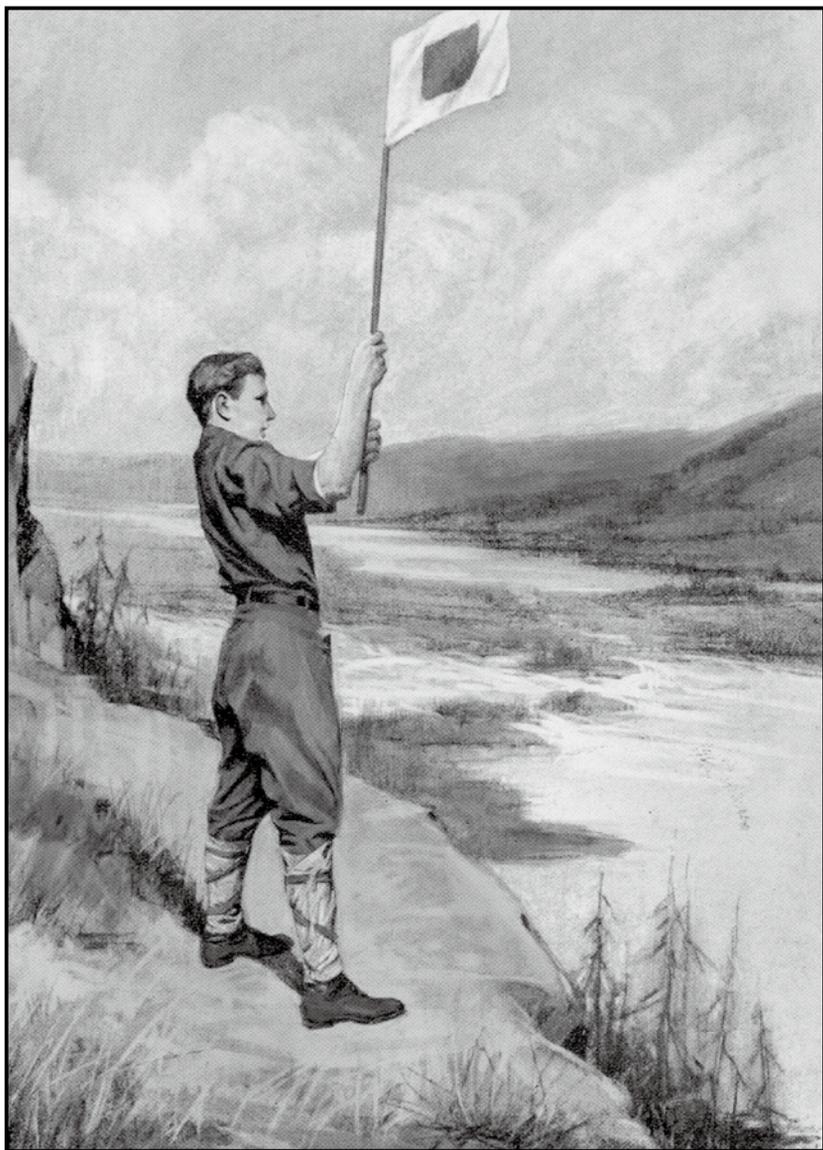
他又朝西沃德方向看了一下，风势比以前更大了，烟雾还没有聚成团，就被风四散吹开，在群山之间飘来飘去，山谷中蓝色的雾气加重了。他又扭头往夏令营的营地看去，那儿变得一片模糊。刚才还是阳光灿烂，天空中万里无云，可是现在太阳却有些朦胧了，像是在黑暗的浓雾中燃烧的火球。烟气呛得他喉咙发痒，四周寂静得出奇，似乎这片巨大的荒野在面对大灾难时，也感受到了一种敬畏，从而惊恐地屏住

了呼吸。

今天轮到哈尔值班。莫利安博士有个规定，一到天气干燥的时候，就要派人到斯科拉各山上去值班，一旦发现周围的山上起火，值班人员立刻就可以发现，并赶快向营地发送信号。学员们都会用旗语发送信号，也会用反光通信法，阴天的时候用前者，晴天就用后者。站在营地可以清晰地看到斯科拉各山顶，只要拿着望远镜就可以轻松地看到山顶上发出的旗语。每天天一亮，就有一名值班人员被送到山顶，而另一名就在营地里准备着接收信号，到中午他们的任务就算结束了。这项任务一般只有那些最认真最值得信任的孩子才能担当。这还是哈尔第一次值班，他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所以在上山的时候，他的心情非常激动，因为他知道，能做这个工作，是对他的一种奖励，这是不是说明他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已经焕然一新了呢？

烟气越来越浓了，眼睛和喉咙比刚才呛得更加厉害，哈尔在建在最高处的平台上不安地踱来踱去。突然，他的心跳好像停了一下，为什么斯科拉各左边的山脚下的烟雾也那么浓呢？他用抖动的手指拿好望远镜。没错，那里的烟雾在不断上升，而不是在渐渐下降消失！绝对没错，那里确实还有一抹红色！东山坡上也起火了！

他匆忙扑过去抓起镜子，打算用它来发送信号，可是拿到了镜子，他才意识到这样根本没用，因为太阳这时已经被烟雾笼罩住了。快拿旗子！他抓起旗子，想转向营地的方向，



他抓起旗子，想转向营地的方向。

可是营地在哪儿呢？他到处看看，却只是徒劳，烟雾弥漫，就像是盖上了一个巨大的毛毯，他的望远镜根本就不可能穿透烟雾。一阵恐惧攫取了哈尔的心。

他的脑子一阵混乱，可是突然之间莫利安博士冷静的声音出现在他的脑海里，这是他在一次篝火晚会上所说的话：“面对突发状况，一定要冷静，一定要冷静地思考。”

哈尔强作镇静，在平台边上坐了下来，重新审视自己现在的处境。这里离营地有八千米远，等他跑到营地报信，然后再组织一帮人员上来扑火，到时候只怕火势已经控制不住了。在西边，杜伦特营稍微近一些，离这里只有两千五百米，可是到那里去没有路，顶多只是一条荆棘丛中的小路，走起来很耽误事。且慢！那些伐木工人就在营地这边干活，他们离这里不足三千米远，说不定他们也发现了火情。可是再仔细一想，他觉得这根本不可能，或者，等他们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这时，他的心里涌起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难道他不是个勇敢的童子军吗？难道他连那三千米的崎岖道路也走不过去吗？

现在看来，要想及时报信，也只有这一条路行得通了，没有时间了！他咬紧嘴唇，“倏”地站了起来，系紧了腰带，他一定要试一下！一定要这么做！他又回头望了一眼火势，突然目光被平台角落里藏着一个盒子吸引住了。他飞快地跑过去，猛地跪下来，拿出了那个盒子，他松了一口气，差点哭了出来。为什么刚才他没有想到杰克·阿波比的无线设



备呢？

杰克前天曾在山上试验营地的无线设备，当时他没有把仪器带走，因为想着今天下午还要来继续他的试验。哈尔非常感激，因为他的运气居然这么好，这样他就可以操作这个仪器，和下面营地里还在试验无线设备的队员们联系上了。盒子里有好几套设备，只有一两套管用。他用抖动的手指，调好仪器，按下按钮，迫切地希望能赶快找到管用的一个，他一个接一个连上了营地站台的电话，期待着对方的回音，可是，他们根本听不见吗？咔嚓，咔嚓，咔嚓！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呼叫，额头上冒出了密密麻麻的汗水。难道他们真的听不见吗？一点都听不见吗？他是不是应该停止呼叫，赶快跑去杜伦特营？不行，这是他最好的机会。

咔嚓，咔嚓，咔嚓！下面那些家伙们到底怎么了？哈！这不是乔·布朗的应答声吗！他慌里慌张地敲出了摩斯密码：“是你吗，布朗？”对方很快就回答了：“我是，你是谁？”哈尔长出一口气，他弯下腰去，迫使自己尽量冷静下来，慢慢打字，免得对方有什么误解：“我是哈尔·哈里森，我在斯科拉各山上值班，现发现东山坡上着火，请通知博士。”

“通知博士火情，收到！”对方很快回答。

哈尔大吼了一声，他总算可以松口气了。他把仪器重新装好，扭头看看山下的火势，火势已经很大了，博士能及时带着人来吗？火苗冲过来的路上，有一片高大漂亮的树林，那是杜伦特营的伐木基地。哈尔看了看山那边的杜伦特营，

心想，要是他能通知那些伐木工人，说不定他们能及时赶到把火扑灭呢，不管怎样他都要试一下。他看了看口袋里的指南针，头也不回就向杜伦特营冲去了。

直到现在，那条下山的路对哈尔来说还像是一场噩梦。一不留神就滚下陡峭的山坡，在石头上磕得浑身瘀青，要爬过倒在地上的木头，有时甚至还要从木头下面爬过去，从看上去根本无路可走的地方通过。他的衣服都挂烂了，帽子也丢了，脸上手上刮出了一道道的伤痕，到处都流着血。只要有点缝隙，能通过的地方，他都得过去，不停地摔倒再爬起来，但他一直顽强地沿着指南针所指引的那条路向山下走去。

好像走了一个世纪，哈尔总算听到了有人说话的声音了，斧头的声音夹杂在其中，树木倒下时“咔嚓”的声音，这说明他真的快到目的地了。几分钟后，他就蹒跚着出现在目瞪口呆的伐木工人面前。哈尔带来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他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工人们就组成了一只救火队，带着随时准备好的斧头和铲子出发了。

他也想跟着一起去，可是老板拒绝了。“你已经做得够多了，孩子。”他和气地说，“你到那里什么也干不了，说不定还会有危险呢。你在这里歇一会儿，去下面营地让厨师给你包扎一下，弄点吃的。孩子，可能你还不知道这一点，可是你只能在后方工作。”

哈尔其实是明白这一点的，这会儿，兴奋的劲头儿过去了，他这才意识到自己有多累，他浑身虚脱，不停地发抖，



身上受伤的地方钻心地疼。那个老板说得不错，他确实应该在后方工作，在救火的前线根本派不上用场。

哈尔在杜伦特营休息了很长时间，厨师对他的亲切关照也让他觉得好受了很多。那天下午，他一瘸一拐地回到了森林夏令营。营地里差不多都没人了，几乎所有的学员都去了救火前线。沃尔特最先看见了他，立刻就跑过来向他祝贺，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是谁最先送来了消息。接着，其他人也跑过来跟他握手，还一再嚷着要听他亲口说说当时的情况。哈尔就如实说了，不过他没有讲自己去山那边报信的事情，只说自己身上的瘀青是在石头上磕了一下造成的。

沃尔特一有机会，就把哈尔拉到了一边。“嗨，”他急切说道，“看林人和一个副手今天一大早就去鬼屋了。”

“去干什么？抓鬼魂吗？”哈尔不解地问。

“一点没错，就是去抓鬼魂。”沃尔特说道，“而那个鬼魂就是雷德·皮特，那天下午，吉姆在湖上发现我们的时候，他就猜出来了。你也知道他们在静静池没有找到皮特，可能皮特打死那头鹿以后，他知道吉姆不会放过他，所以就跑了。那天，我们告诉吉姆鬼屋的门锁着，而且去打泉水的路上有人经过，他就知道肯定是皮特在那里。那可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说不定我们在推门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呢。吉姆第二天就去侦查了一番，他发现从鬼屋到湖边有一条小路，比我们走的那条近多了，可能皮特害怕我们告诉别人这里的门锁着，说不定会有人猜出来是他在哪里，所以一等我们看不

见他，他就赶紧溜到湖边，把我们的小船弄破了，他想把我们淹死呢。吉姆给那个看林人送了信，我猜现在鬼屋那里一定在上演一场搏斗呢。”

“可是你怎么知道这些的？”哈尔问道。

“是吉姆早上告诉我的。他本来也打算和看林人一起去，可你送信来了，他必须得去救火，这些都是他出发前告诉我的。”

“哎呀！”哈尔大叫起来，“今天可真是太带劲了！别的伙计们都知道吗？”

“不知道。吉姆说我只能跟你说说，不能告诉别人。”

太阳下山的时候，救火的勇士们都回来了，他们都累得精疲力竭，不过精神都很亢奋。火被扑灭了，还好没有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不过要不是杜伦特营的及时帮助，他们自己肯定不行，因为那些人都训练有素，而且首先到达了救火现场。他们的老板已经告诉了博士是谁给他们报的信。

博士回到营地后，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在晚饭后举行一场篝火晚会。篝火点起来了，全体学员也都聚集在一起，莫利安博士见状走到圈子中间，开始了他的篝火讲话。他首先简单重申了童子军的规则，以及在面对危急时刻时保持头脑冷静的重要性，然后就重点给大家讲了一下哈尔今天的壮举。最后他说，因为这孩子聪明地运用头脑，并且做出了非常勇敢的举动，所以挽救了大量的财产，他本人对此表示感谢。“并且，我想这种感激应该是我们营地所有学员共同的心情。”



博士最后说道，他的眼睛里闪着亮光。

路易斯“倏”地站了起来，大叫道：“我们森林夏令营全体成员为塞内卡队欢呼吧！”说着，他举起胳膊，有节奏地挥舞起来，顿时，所有人都叫了起来：“万岁——万岁——万岁——哈尔·哈里森！”

尽管哈尔想要逃跑，可是他很快就被揪回来了，被推到了篝火边上和总头儿站在一起，四个分队的队员就围着篝火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不过，对这个累坏了的孩子来说，最愉快的事情还是后来，他发现塞内卡队因为他的这次壮举又赢得了可贵的五十分。终于他又做了一件事情，补偿了从前的过错！他的目的达到了。



Money how less than nothing. It is in the find summing up of true worth, of character and manhood.

在衡量一个人价值、品质和男子气概时，金钱完全没有一点作用。

The man or boy to face an emergency is the one who keeps cool——who stops to think.

面对突发状况，一定要冷静，一定要冷静地思考。



## 第十九章 为团队的荣誉而拼搏



这天，森林夏令营所有会游泳的学员都下了水，而那些不走运的家伙们只有在码头或者岸上占据了有利的地势观看。莫利安博士和太太，以及来到营地的一些客人，还有一些学员的父母都坐在码头的最前面，观看这场每年一次的水上比赛，而莫利安博士就在那里指挥全场。在所有的观众中，最感兴趣的当属哈里森先生和由普顿先生了，他们都在那天早上不告而来，想给自己的儿子一个惊喜。

这次水上比赛将在下午进行，并将决出胜负。鲍勃队长领导的阿岗昆队，获得了枪击比赛的冠军；路易斯队长在登山比赛、潜行追踪比赛和不带指南针的徒步旅行比赛中均获得第一名，给德拉瓦队赢了许多比分；而驿马比赛、

跳高和跳远比赛的冠军都被胡伦队拿走了；塞内卡队得到的则是一百米和二百米的竞走冠军。今年夏天的自然研究各个项目的最佳个人奖也已经颁发，而两个木屋之间为了争夺鹿头所进行比赛的总分则为一号木屋：1460分，二号木屋：1450分。

而各分队之间的比赛，德拉瓦队则遥遥领先，但是冠军旗帜应由获胜木屋的获胜分队获得。大家一听立刻就像沸腾了一样，因为今天下午的比赛将决定整个赛季所有努力的结果。大家都认为胡伦队会拿走游泳赛的冠军，这是毫无疑问的，除非德拉瓦队中会出现一匹黑马，而塞内卡队在划船一项上实力很强，他们曾宣称说，如果胡伦队把游泳冠军拿走，他们肯定会赢得划船比赛的。

首先进行的是游泳比赛，在比赛开始之前，路易斯队长把德拉瓦队的队员都叫到了一起。“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他看了看队员们急切的脸庞说道，“只有一点：我希望每一个德拉瓦队队员都能尽力，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我们的分队还有我们的木屋。为了自己争取冠军很了不起，不过为了大家的荣誉而争取冠军则更了不起。当你累得筋疲力尽，觉得自己没有一丝力气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点，输了的不仅仅是你自己，还有所有信任你的队员。还有一点，即使为争取第二名或者第三名也要努力，就跟争取第一名一样努力。这些微不足道的分数加在一起，就能赢得锦旗，能不能获得每一分，就看我们大家的了。还有，”说到这里，他微微一

笑，“别的伙计们得了第一名，也一定要记得为他们欢呼，就算我们输了，也要输得很体面，只是——最好不要输。好了，就这样。”

下午的比赛万事俱备，湖面平静得就像一面镜子，没有一丝涟漪。在终点线前面的独木舟上、船上、汽艇上，都坐满了湖那边宾馆里前来观赏比赛的客人。从杜伦特来的伐木工人也来到了现场，坐在几只平底木船上。“哎呀，这场面可真大呀。”塔克和沃尔特来到了游泳比赛开始处的木筏前，他不由得惊叹道。

“真是的！”沃尔特也满心激动，“你觉得怎么样？”

“感觉良好！”塔克说道，“我一定要拿到一百米比赛的冠军，要不我就告别游泳。”

“希望我也能在我的项目中拿到一个名次。”沃尔特说道。

“看着我，沃尔特，你不仅能得一个名次，而且你肯定会赢的！肯定会！我教了你一个夏天，你觉得我不是好老师吗？”塔克说着，气愤地瞪着他的同伴。

说着说着他们已经到了，两个人跳下木筏，飞快地划动着独木舟。这时，他们听到第一场比赛也就是三百米赛开始的枪声。在下午进行的各项比赛中，第一名将会有十分的奖励，第二名五分，第三名三分。

这场比赛共有八名选手，三个来自胡伦队，两个德拉瓦队，两个塞内卡队，阿岗昆队只有一个。

“各就各位！”



“砰”的一声，八个孩子一齐跳进了水里。一开始，塔克是第一名，而距离又那么短，后面的人根本没有超越的可能。他用的是蛙泳，胳膊上的肌肉结实而有力，他在水中游起来像是一条鱼，而且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把各种技巧都用上了。两个胡伦队的队员在后面跟得很近，在离终点线只有十米远的地方，其中一个追了上来，两个孩子几乎并驾齐驱了。塔克往前看了看终点线的位置，他深吸一口气，把头埋进水里，拼命向前冲去，用尽了身上的每一丝力气，像一种奇怪的两栖动物一样。

“砰！”终点线的枪声响了，德拉瓦队队员的欢呼声响了起来，他知道自己赢了，可是他还没有缓过一口气来，第二第三声枪声就响起来了，他知道这表明，他们和自己的差距非常小。“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领先了两分。”路易斯过来拉他上船时，他严肃地说。

现在他们的比分有所变化，成了1470和1458，德拉瓦队和阿岗昆队兴奋地欢呼起来，可是他们的胜利只是暂时的，接下来的二百米赛中，胡伦队把第一名给拿走了，塞内卡队获得了第二名和第三名，现在胡伦队和塞内卡队的形势扭转了，他们极为兴奋，因为这么一来，二号木屋就领先了6分。

“现在看你的了！”塔克在沃尔特的耳边说道，他们两个肩并肩站着，等着四分之一比赛的枪声响起。“我是没有机会了，刚刚那百米赛上我都累死了。不过前半部分由我来给你定速度，你跟着我就行，不要管别人怎么样，只跟着我。

等我发话了，你再使劲游，肯定能赢。记好了，这可不是短跑赛。”

比赛开始的枪声响了。沃尔特抹去脸上的水珠，向四周看看，他发现塔克就在身边，很轻松地向前游着。在他们右边，胡伦队的两个队员使用的是蛙泳，也在飞快地前进，很快，他们就领先了，这让沃尔特的心里猛地一疼，塔克看看他，咧嘴一笑，说道：“水温不错呀。”看他的样子，好像这只是在水里玩耍一样。

塔克依然很轻松地游着，不过他的胳膊好像更用劲了，沃尔特也学着他的样子，两人肩并肩向前游着，他们现在已经落到了最后。胡伦队的两个选手猛冲了一阵子，冲到最前面去了，别的选手都在努力地向前游着，试图要超过他俩。沃尔特发现，他要拼命耐住性子，才管住自己不像那两个选手那样拼命往前冲。不过他们的速度很快就慢下来了，而塔克那有力的打水动作却依然轻松自如，沃尔特很快就发现，虽然很慢，但他们和前面那些选手的距离却在一点一点拉近。

现在他们已经游过了三分之一，最前面的选手依然遥遥领先，难道塔克永远不再加快速度了吗？他等了这么长时间究竟干什么呢？说不定真的像他说的那样，是“筋疲力尽”了，根本游不快。他真的应该听塔克的话，就在后面这么磨蹭吗？要是他什么名次都拿不到，那就只能怪他自己，跟塔克可是没有任何关系。可是，哈！塔克开始加快速度了，虽然速度没快多少，不过他抬胳膊蹬腿的频率明显是加快了。



已经过了一半赛程了，可是塔克还没有发话，他究竟是怎么了？他焦急地看了看塔克，可是那个家伙狡猾的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他是一点都不着急。前面两三个选手开始拼命地往前游，尤其是最前面的两个胡伦队选手。沃尔特发现他能很轻松就跟上塔克的速度了，他能听得见胡伦队和塞内卡队队员在终点线的尖叫声，鼓励他们加油，而且叫声中带着明显的胜利的欢呼，这让他的心沉了下去。

“开始冲刺吧！”这时他耳边响起了一个声音，他模模糊糊意识到这是塔克给他下了命令，于是他加快速度，把身上每一丝力气都用上了，效果非常明显，他一个接一个超过了身边的选手，后来，他和终点线之间只剩下一个选手了，那两个胡伦队的队员发力的时间过长，现在明显体力不支，已经落到了沃尔特后面，不过仍然在拼命游着。前面剩下的一个选手也是胡伦队的，他也在最后四分之一赛程的时候开始了冲刺。

现在他的速度开始显现出来。沃尔特觉得自己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疼，他的肺里简直吸不进一点空气，现在他差不多已经和前面的选手并排在一起了，可是身上的肌肉疼得像是不会再动了，要是能歇一会儿该多好呀。可是，那是什么声音？“万岁！啊——啊——啊！沃尔特·由普顿！万岁！啊——啊——啊——！沃尔特·由普顿！”

毫无疑问这是德拉瓦队的声音，这声音好像重新给沃尔特带来了活力一样，激励着他加油为自己的团队奋斗。他快

到终点线了，他能拿到第一吗？他一定要拿到第一！男孩深吸一口气，一头扎进水中，拼命舞动双臂，这一次，他觉得自己的动作好像是机械的，不用费劲就自己往前走。“要为团队争光！为团队争光！为团队争光！”一遍又一遍地，他脑子里不停响起这个声音。

“砰”的一声，终点线的枪声响起来了，可是有一会儿时间他根本没想到那是什么意思，只是在心里默念着“为团队争光！”而胳膊还在虚弱地拍着水面。

“也为这个孩子争光！”一个热情洋溢的声音说着，一双有力的大手拉住了他的运动衣把他拉上了船。

他抬起头，朦胧看见路易斯的脸。“我赢了吗？”他喘口气问道。

“你绝对赢了！”头儿回答。

“不是我赢了，是塔克赢了。”沃尔特这时看见他的教练疲惫不堪地出现在终点线上，他心里说道。

第二名被胡伦队夺走了，第三名归了阿岗昆队。现在一号木屋的分数，1483，二号木屋的分数变成了1481。在等着看划船比赛的时候，那些客人们的兴奋劲完全不下于营地的队员们。

首先出场的是四只小船，一个分队一只，每只船上都有四个强壮的孩子，由各自的头儿指挥着。他们要划八百米，然后再转回来，到湖对岸的码头结束。四只船并排在一起，整装待发，看上去威武极了。每个孩子都单膝跪着，分别靠



在船的一边，船桨一律在水面上放着，都伸到了很远的地方。

随着一声枪响，十六只船桨同时开始活动，在一片嘈杂声中，小船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直冲出去。

“你看见胡伦队的船桨了吗？他们出发的时候是远距离划一次，近距离划五次，然后再开始远距离划。”比利大声说道，什么新鲜事都逃不过他的一双尖眼睛。

事实上，这个小花招让胡伦队在一出发就占了很大优势，五次近距离划动船桨让他们超过别人很多，不过他们的优势只是暂时的，可以看见，在转弯的时候，他们已经落到后面了。

“不知道他们在转过弯后还有没有什么新花招。”比利喃喃自语道，他使劲往前倾着身子，都快把小船弄翻了，“啊，我就知道是这样！”

德拉瓦队首先到达转弯，塞内卡队紧跟其后，阿岗昆队第三，但是第一名还没有彻底转过弯来，胡伦队已经转了过来，开始领先了，好像他们船下面有个枢纽一样。

观众们屏住呼吸，看着小船上的船桨一上一下地摆动，就像钟表上指针的摆动一样，规律而整齐。这场比赛关系着所有的人，势必有人会为此“伤透了心”，就像斯帕德·伊莱所说的那样。阿岗昆队的选手划桨时身体也跟着前后摇摆，而塞内卡队的人则只是舞动着胳膊，他们划得距离较近，但速度很快，胡伦队有点落后了，但前面的三个却几乎是并排着。

“这可有点原始的意思吧？”由普顿先生把他借来的望远镜还给哈里森先生的时候说道。

“说得没错。”哈里森先生答道，这时，学员们的尖叫声响了起来，他们大声喊着给自己的小组加油。“四周到处都是森林，还有印第安木筏——这真像是一幅历史性的画面。”

队长们现在也高声叫了起来，鼓励队友们加油进行最后的冲刺。顿时，四只船的船桨更加卖力地摆动起来，队员们低着头，身子也向外倾着，他们的船桨一下子在水里，可是眨眼间就上来了，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塞内卡队离终点线只有十米远了，他们队员的动作整齐划一，简直要把船从水面上抬起来了。冲过终点线的时候，第一名和后面的距离还不足半米，四只船几乎同时从终点线冲了出来，场面非常壮观，岸上不由得发出了一阵欢呼。

阿岗昆队获得了第二名，以不足半米的优势战胜了德拉瓦队，他们的分数持平了。

接下来是单人划船比赛，沃尔特和哈尔都参加了，赛程只有二百米那么远。这场比赛的参加者都是年龄小一点的孩子，沃尔特觉得自己有很大把握能得到一个名次，不过大家都觉得胡伦队的托比相当厉害。另外，哈尔也是一匹黑马，除了他们的头儿之外，没有人知道他也会划船，因为头儿是在私下里教他的，而且别人找他打听这事时他回答得都相当谨慎。

“我一定会赢你的，沃尔特。”他们往起跑线划去的时



候，哈尔信心满满地说。

“我一定不会让你赢的。”沃尔特好脾气地笑了笑。

这还是哈尔第一次参加比赛，他明显非常紧张，所以出发的时候慢了一些，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平静，认真划了起来，一直在终点线注视着他的阿弗里此时不由得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哈尔没告诉他父亲他要参加比赛，广播上宣布比赛开始的时候，哈里森先生还在跟莫利安博士谈话，根本就没有注意那些准备比赛的孩子们，比赛进行了一半的时候，他才带上了眼镜，往小船上看了两眼。

“哎哟，那不是我的哈尔吗？”他大叫了一声，把眼镜摘下来擦擦干净，好看得更清楚些。这时，周围的人都惊奇地发现，这个百万富翁到底还是一般人，和别人没什么不同，只见他手舞足蹈，跟个大孩子一样，扯着嗓子大叫“加油，哈尔！加油，我的孩子！他要赢了！他要赢了！加油，哈尔！赶上去！快赶上去！”他一边叫着，一边拍着前面某个人的肩膀，根本就不知道他拍着的人正是莫利安博士。

哈尔非常努力。塞内卡队的队员们愕然了几分钟后醒悟过来，大喊着为哈尔加油，那孩子听到自己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地响着，不禁咬紧牙关，真的拼命了，他的小船也一点一点挤到了前面。

沃尔特也在拼命，可是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刚刚游泳比赛时用力过猛，现在已经体力不支了，不管自己怎么努力，他

的小船和哈尔的小船之间差距还是越来越大。“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能得个第二名。”他自言自语着，又开始一遍一遍地重复那句誓言了，“为团体争光！要为团体争光！”

哈尔赢得了第一名，沃尔特第二，比利第三，而众所瞩目的托比，只得了第四名。这一次，二号木屋领先了2分。

只剩下最后一场比赛了，这次比赛留下的悬念叫人揪心，这场比赛的名字叫“打包带走速度赛”，很多观众还没有听说过这种比赛，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也是最有趣的一场比赛，四只小船成一字排开，整齐地站在指挥台前的地面上。每只船的旁边都搭好了一个帐篷，里面有毛毯和一些厨具。四个队长各就各位，站在各自的厨具旁边，然后，随着一声枪响，四个人一齐开始整理他们的厨具和其他东西，收拾好行李的人就搬起独木舟，把它翻过来扣在自己的头上，背到湖边，然后再回来，把背包背到湖边，放到船上，把船划到一个做好标记的地方，然后再划回到岸边，把独木舟和包裹放回出发的地方。

路易斯赢得毫无悬念，但是鲍勃开始的动作很快，大家都觉得他至少会得第二名，但是他的船桨却不巧出了问题，成了最后一名，于是第二名和第三名就落到了塞内卡队和胡伦队的手里。

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在森林夏令营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运动会结束了，可是冠军仍未产生！鹿头到底归谁所有，就取决于接下来的森林知识测验的结果了，



而这在从前只不过是点燃篝火仪式前的一个有趣的环节而已！这次比赛规定，胜利者不仅跟以前一样，有点燃篝火的荣幸，而且还能额外为自己的分队和木屋挣得五分，而第二名和第三名就没有分数了。

大家太激动了，匆匆吃了几口晚饭，根本没有人能坐下来细细品味。很快到了八点，莫利安博士和营地的其他工作人员出现了，同时到来的还有一些没有离开的客人，于是学员们都在指挥台前巨大的木柴堆旁围成了一个圆圈。每个队长都从自己的队伍里挑出了五个成员代表整个团队，他们分成四组蹲坐在属于自己的那堆柴火前面，每个小组后面都有一个裁判等着宣布自己小组的篝火已经点燃。

莫利安博士举起胳膊下令开始的时候，全场一片沉默，沉默得让人揪心。孩子们冲上前去拿柴火，引发了一阵骚动的声音，不过很快这声音就沉寂下来，只听得见谁偶尔的喘息声和打火石“呼呼”的声音。二十秒，二十五秒，三十秒，三十一秒，三十二秒，三十三秒，突然一个声音大叫起来，“比利的火着了！”顿时德拉瓦队和阿岗昆队响起了一阵欢呼，比利俯身向前，小心翼翼地把微弱的火苗放到了柴火堆上的易燃物里面。一号木屋赢了！

## 第二十章 回家



这天，沃尔特站在渡口上望着下面漫无边际的水面沉思着，水雾氤氲，一切都笼罩在一片模糊之中。那一刻他突然觉得很孤单，他爸爸和哈里森先生站在“森林夏令营女孩号”上，正在和路易斯·伍德哈尔聊得起劲。这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呀，要走了，真有点舍不得，这个夏天过得多棒啊！

他的思绪回到了那个早晨，他和吉姆也是站在这里，那时，他第一次感受到这大森林神秘的气氛。难道那时离现在真的只有八个星期吗？这么短的时间里曾发生过多少事呀！那时他多幼稚呀！他觉得自己懂得很多森林知识，可是跟现在相比，他才知道那时真是什么都不懂。



可是，即使现在，他也只是学了一点皮毛而已，正如大个子吉姆说的“森林知识是永远不可能从课本中学来的”。当然，他得承认，自己从书本中也学到了不少。不过，与从课本上学到的知识相比，能把自己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真是好得太多了。教练也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现在总是不情愿地承认，即使他一向都看不起的书本，可能也有一点点好的地方。

沃尔特向静静的湖水和朦胧的远山伸出手去，说道：“真不想离开这里。”他根本没想到，他的声音竟然那么大。

“我也不愿意走。”哈尔说道，他不知什么时候悄悄来到了沃尔特身后，“可是几星期以前，我还想着只要让我走，我什么都不要了呢。我真等不及明年夏天了，到时候我一定会再来的。你明年肯定还来吧？”

“还不知道呢，我想来，就看我爸爸能不能支付得起了。”沃尔特实话实说。

就在这时，汽艇发出了“嘟嘟”的声音，他们就要坐汽艇去上街，然后在那里转车再去纽约。路易斯过来跟他道别。路易斯要和其他一些年龄较大的孩子一起待在营地，过了狩猎的季节再走。“我等着你明年再来，沃尔特。”他说着，伸出左手，两人握了一下。“我们德拉瓦队需要他。”路易斯跟由普顿先生握手时又加了一句。

然后他又转向哈尔，微笑着说：“哈尔，要不是顾及阿弗里的感受，我们真想把你挖过来。”

在上街的时候，他们要在那里等半个小时，两个孩子就一起出发再去看看那个锯木村。突然，沃尔特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欢呼着大叫起来：“吉姆！吉姆！”

听到叫声，教练扭过脸，一看是他们，就大踏步走了过来，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神色。“我还害怕见不到你们了呢，孩子。”他拖着长长的声音说道，“我刚刚从法院回来，我去那里看了你们的一个朋友，至少有一段时间他算是你们的朋友吧，我想。”

“是雷德·皮特吗？”两个人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教练咧开嘴笑了。他说道：“你们说得没错，皮特现在去了一个不用锁门别人也看不见的地方，他差不多要坐一辈子牢了——他判了十年。沃尔特，他一看见你的那张照片，就一下子瘫软了，把自己的罪行一五一十都供了出来，看来他干的坏事可不止打死静静池之王这一件。看林人在斯科拉各山着火的那一天就把他抓住了。那天，看林人和他的副手去到鬼屋的时候，皮特不在，所以他们就在那里等了半天，到了大概四点时，皮特回来了，一下子就落到了他们手里，其他人谁也没有看见。”

“我本来就怀疑皮特肯定知道斯科拉各山着火是怎么回事，他们审问他的时候，他也承认了，他是为了报复莫利安博士，因为博士竟然让看林人去抓他。所以呀，沃尔特，我猜，要是皮特知道你那个照相盒子是干什么用的话，你那天在候车室看见他和我的时候，他肯定就把你的照相盒子摔个



稀巴烂了。嗯，这下好了，”他吸吸鼻子，嗅了一下满是锯末味的空气，“我觉得没有他在附近晃荡，空气都好闻多了。”

他们回到火车站的时候，发现还有另外一个熟人在等他们，那正是帕特·马龙。马龙一看见他们过来，满是雀斑的脸上就绽开了一个大大的笑容。沃尔特非常高兴，他都一星期没有见到帕特了，要是不跟他说声再见就离开森林夏令营那真是太遗憾了。

帕特走上前去，跟哈尔握握手，他的样子相当腼腆，哈尔也红了脸，不过很快他就大方地向那个爱尔兰小伙子道歉，说这个夏天的买鱼事件一切都是他不好。帕特听了，眼睛兴奋地闪起了光。

“没关系，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了到底什么是信誉。我在想，”他说道，“以后你是不会再从我这里买鱼了，不过要是明年夏天你再来，我一定要告诉你那些鱼都是在哪儿钓到的。”

然后他转向沃尔特，把一双雪地靴塞进了他的手里。“你把这双靴子带到纽约去吧，让纽约也看看最流行的款式是什么样子的。”他说得飞快，“这是我自己做的，你可别把我忘了。你刚到这里我就成了你的手下败将，不过现在你可打不过我了。”他又加了一句，眼睛又闪闪发光起来。

“对了，”他又说道，列车这时缓缓驶进站里，“我要在上街也成立一个童子军巡逻队，等你明年再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都非常珍惜自己的信誉。”

告别的仪式结束了，沃尔特和哈尔舒舒服服地靠在座位

上，普尔曼列车在群山中飞速奔驰，带着他们回到现实世界里去，那是一个由砖瓦、石头和钢铁构建的世界，满是烟雾和灰尘，钩心斗角永无休止。其实他们对那个世界非常熟悉，那曾经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可是现在，那个世界却非常陌生而遥远，反倒不真实起来。

森林渐渐变成了黑色，一片朦胧。两个人都默默无语地看向窗外，各怀心事。他们都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他们已经不是当初的孩童了，那时他们满怀梦想初次踏上这列火车奔赴远在大森林里的那个目的地，在这里他们都变了，可是这种变化又非常微妙，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太容易被忽略了。

哈尔首先从他的沉思里回过神来。“我觉得，”他说得很慢，若有所思，“我刚刚才知道了什么是生活。生活在林子里的人才是真正的活着。”

在他们前面的座位上，两个爸爸正在热烈地谈话。哈里森先生说的话和他儿子的话简直一样：“由普顿，我觉得，他们那里才是真正的一点不掺假的生活！莫利安的想法不错，非常好！那不仅仅是一个夏令营——那简直是一个‘男子汉训练营’。你看看我的孩子！我把他送去那里其实就是为了不让他碍事，同时也为了不让他淘气。送去的时候他还什么都不会做，像个婴儿，整天都有人伺候着，哄着，什么都随他的意。唉，那也是我的错，我承认，不过同时你也得知道那都是钱惹的祸，有了点钱，好像什么都变成了假的、不真实的。不过这次我一时冲动，跑过来看了他一下，可是我发现



了什么呢？我发现我的儿子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了！”

“说实话，我这一辈子，哪次做生意成功都没有像昨天那么骄傲过，连那一半都没有！昨天我看着儿子划着小船冲过终点线的时候，我真激动啊！他们还跟我讲了山上失火的那件事，我真是太高兴了，即使我把全世界的市场都占领了，我也不会那么高兴。我真为他骄傲，先生，跟你对儿子的骄傲一样！你把一个孩子养大，可是根本不知道他将来是不是能独立，可是他必须得独立，要不然就完了，莫利安就教给他们怎么样才能独立。对了，我给这两个孩子想到一个主意，让他们明年夏天再来，也许还会再加上营地里的几个孩子，不过，你知道，费用的问题都包在我身上。”

他说着，就往前凑了凑，两个人在一起热烈讨论了有半个小时。后来，由普顿先生扭过头对后面的孩子说道：“沃尔特，你明年夏天还愿意再来森林夏令营吗？”

“愿意！”沃尔特大叫道，“我真是太愿意了！非常非常愿意！”

由普顿先生微笑了一下，说道：“也许你还愿意做另一件事呢，哈里森先生刚刚说，要让你们进行一次独木舟巡游呢。”

“独木舟巡游？”

“没错，你和哈尔，还有营地里一个年龄大一点的孩子，或者你们可以再找一个。在假期的最后两三周你们就驾着独木舟出去巡游怎么样？”

“万岁！”哈尔大叫着，向他爸爸扑了过去，使劲抱了一下，“这是你做过的最棒的一件事了！我们要让路易斯跟我们一起去，你说行吗，沃尔特？”

“我也这么想呢。”哈里森先生说道。

列车在越来越深的夜色里行驶，它越过大桥，穿过隧道，在经过路口时尖声鸣笛，到了繁忙的车站就缓缓停下来。但是车上的普尔曼车厢里，两个兴奋的孩子对此却毫不理会，他们只是激动地讨论着明年夏天要邀请谁一块儿去，要去哪里，到了那时，他们就可以进行自己的巡游计划了！



Woodcraft never get out of books.

森林知识是永远不可能仅仅从课本中学来的。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森林探险 / (美) 桑顿·伯吉斯著; 南来寒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9

(伯吉斯野外生存系列)

书名原文: The Boy Scouts Of Woodcraft Camp

ISBN 978-7-308-15939-5

I. ①森… II. ①桑… ②南…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23510号

### 伯吉斯野外生存系列

SEN LIN TAN XIAN

森林探险

[美] 桑顿·伯吉斯 著 南来寒 译

---

选题策划	平 静
特约策划	稻草人童书馆
责任编辑	平 静
文字编辑	吴美红
责任校对	赵 坤 赵 伟
封面绘画	王 欢
装帧设计	林 智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a href="http://www.zjupress.com">http://www.zjupress.com</a> )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875
插 页	2
字 数	150千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5939-5
定 价	22.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行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sb.tmall.com>

## 伯吉斯经典自然启蒙系列



大自然的每一个领域都是美妙绝伦的。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只有了解自然，才能热爱自然；  
只有热爱自然，才能保护自然；  
只有保护自然，才能拥有自然。

- 美国总统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都是看着伯吉斯的书长大的！
- “睡前故事之父”代表作品 原汁原味呈现传世经典
- 212幅精美插图，认识神奇自然
- 探秘森林深处，欣赏奇花珍草，了解空中精灵。  
视觉艺术的一场饕餮盛宴，阅读体验的一次神秘旅程。  
让孩子认识自然，亲近自然，爱上自然。

